

在所不息

我到底是覺得自己特別，還是每個人本來就都是特別的，我當真不知道。這輩子，我也許努力想證明什麼，但到頭來只能明白自己的平庸，就像銀翼殺手2049的K，最終得接受自己是一般的複製人。

聽起來真是沮喪。

這樣吧，我來假設。在現下已經實質發展的科技當中，生物科技是終端科技，所以複製人是終端工程，而複製人的智慧是終端工程智慧。如果發展到那個時候，我們明白受限於個體記憶容量、處理能力等，因此每個複製人都必需獨特，才能確保每種工程智慧能妥善發展，那也許就間接證明了人類每個個體的獨特性。

想到這裡，我的心情就好多了，畢竟這樣我就有理由滿足我過剩的自我意識，因為我著實特別。

如果每個人的確獨特，是否有數學公式可以證明每個人所能獲得的機會也是獨特的，重點在於，因為每種機率都會存在，因此必定會有具有才華的人一輩子都沒有機會展現。

量子力學所提到的量子疊加以及以及量子糾纏讓我有理由這樣想像。我想像人類是這麼被創造，以確保每種智慧都能妥善發展，確保彼此影響，確保群體絕對動能。有人相信宗教力量，有人篤信機會主義，有人確信資本社會，有人什麼都不信。主觀意識隔絕每個人，也驅動每個人，對立必然存在，衝突在所難免。我想像生物彼此是重疊宇宙，我的失敗以及你的成功都只是機率結果。

如果未來我們以量子力學如此發展工程智慧，且最終已經無法分辨人類與這樣工程智慧的差異時，我相當好奇，人類在能夠自我生育延續的情況下，發展與自己無異的工程智慧有何意義。當然，我更好奇，如果真有神，且神創造了我們，那我們跟神究竟有多相似。

究竟，神是否跟我一樣，到頭來只能明白自己的平庸？

是暢又澍 2024 在 Wrocław

本故事絕對虛構

環顧頂樓，邊緣攀爬著廉價水泥牆，地板有著零散破碎的磁磚，這裡像是無人之境，時間過得絕對緩慢，在人造之顛，卻毫無生機。

年輕人像是時間被鎖住動也不動，愁著眉默著情緒，看不出掙扎也看不出動機，可能由於純粹暫停動作看起來像猶豫，或者強烈猶豫看起來像暫停。放在水泥牆上的書包搖搖欲墜，年輕人並不在意，就像他不在意自己的生命，就像沒人在意他的生命。

大家會這樣說，一旦一個地方有人跳樓自殺，這個地方就會形成強烈的氣場，不斷吸引人過來自殺，也有人說，這樣的地方本來就有怪異的氣場，不斷吸引人，一個接著一個的過來跳樓。通靈的人總說，經過這樣的地方，會看到無數的人一直往下跳，全部都是過去在這自殺的人，因為在死後，他們的靈魂會不斷重複自殺，週而復始。越多人在這跳樓，氣場會越強，越黑越暗，凝聚異常能量，有時難免好奇，第一個跳樓的會是誰。

「你在這幹麼？」

原本在一樓的警衛出現在頂樓。

「要看這樣的風景，只能在這，我在這要幹麼，很好猜吧。」

年輕人似乎有點意外在頂樓會有人，但還是鎮定地回答。

「顯然是沒人要看的風景。」

「我不是人嗎？」

「你是唯一宣稱要在這看風景的人，如果也真的是要看風景的話。」

「唯一是有趣的形容。」

「不然你說，這裡有什麼風景可以看？」

「這些水泥大廈，人造建築，我不知道誰覺得雄偉，我覺得純粹就是金錢以及勞力堆砌的磚頭，毫無生命力。」

警衛年紀還算年輕，即便沒有年輕人年輕，看起來仍離所謂的中年有一段，皮膚還算是光彩細緻。

「是吧，既然這是一個毫無生命力的風景，你幹麼會想看？」

「我好奇這樣的景色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

「如果你有特別注意的話，這些沒生命力的風景是被生命創造出來的。」

「是被有靈魂的生命創造出來的嗎？」

「不確定，但我不認為所有建築師都沒有靈魂，換句話說，肯定有建築物是被有靈魂的生命創造出來的，我認為重點不是被有沒有靈魂的生命創造出來，重點是怎麼樣的機制讓本來可能富含生命的設計變成了然無趣的水泥殼，不是嗎？」

年輕人沒有反應，兩個人對看了一眼。

「你不用下去回到崗位嗎？」

「我何必下去？」

「我剛剛在一樓看到你，以為那裡是你上班的地方。」

「之一。」

「之一，好，你說了算。」

停頓。

「你在這到底幹麼？」

「我剛講了，看風景。」

「看毫無生命力的風景？」

「是的。」

「相較於山上看到由非生命所建構的自然景色，你要在這邊看生命體所建構無生命力物件？」

「自然景色富含生命。」

「這倒是。」

「說山上的自然景色是由非生命所建構，是一個相當有趣的假設。」

「我承認。」

停頓。

「好了，可以告訴我你在這到底要幹麼了，不要跟我扯看風景，我們都知道這是胡說八道。」

「你打算要問我何時才會放棄拐彎抹角。」

「我沒有打算，我是直接地問。」

「你希望我直接地講？」

「我希望你放棄拐彎抹角。」

停頓。

「是這樣的，有些話說出來，就會進一步產生經典台詞。」

「像是？」

「像是看似大智慧意圖點醒盲點好改變觀念，實則僅是抄襲毫無創意的無腦台詞。」

「像是？」

「像是，你還很年輕，有大好前途在等待，未來可以是美好的，應該要再多想想，不要這麼衝動之類的。」

「坦白說這種經典台詞用的場合還不少，還有其他進一步的例子嗎？」

「像是，人生有時難免會挫折，但挺一下就過去了，不要這樣就放棄，像是，人生本來就該是奮鬥，誰誰誰也是這樣來的，再堅持一點就好了，不要現在放棄，這類型的精神雞湯。」

「我確認一下，像是強調下一個時間點必定會比現在更好，但其實只是要阻止你現在要做的事的精神雞湯？」

「是的。」

「喔，哈哈，你是指這種經典台詞。」

「對，我是指這種經典台詞。」

停頓。

「那麼，你要開始說經典台詞了嗎？」

「你有感覺在你提到經典台詞之後，經典台詞還是會發生？」

「我不知道，我不是會使之發生的人。」

「這倒是。」

「所有你有經典台詞以外的梗？」

「其實有。」

「喔？」

「當你提到了毫無生命力的相關描述後，我就覺得我們可能可以有所連結。」

「毫無生命力只是一個形容，有何可以連結的部份？」

「其實有的。」

「是。」

「我猜你在打算的事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事。」

「是這樣嗎。」

停頓。

「也許我們不需要講出來。」

年輕人點頭。

「只是沒有講出來，很難明確表明我的想法，到底你是不是打算要做我打算要做的事。」

警衛穿著制服，其實還算體面，看來是一個保全公司受僱於這棟大樓，再派其員工過來輪班。

「我先開始說好了。」

我認為這個社會缺乏衡量個人價值的手段。有很多能力是需要付出相當時間才能累積和培養，但很多時候，擅長這樣能力的人在付出相當時間後，並沒有獲得基本的報酬，因為衡量價值的手段純粹是市場供需，需求端改變需求，比方說技術自動化，或者供給端改變供給，比方說增加供給量，價值就會因此下降，甚至低於基本，最後導致已經付出時間培養能力的人連基本回報都沒有。」

「可以冒昧地請教，你提到你所謂的能力，你是有能力的人嗎？」

「我是鉗工乙級。」

「喔，不太清楚這是什麼，我假設這是很厲害的事情好了。」

「所以會有某些特定的職業和技能比較受到青睞，因為這些職業和技能在當下的價值比較高，所能獲得的金錢報酬高於其他，但這跟職業不分貴賤的邏輯有所衝突，而且會導致擅長價值較低的職業和技能的人會去選擇不擅長的領域，進而造成社會最後不能由精英來發展該項職業和技能。」

社會變成某些領域快速發展，且犧牲浪費許多可能不擅長這個領域的人。同時，其他領域因為沒有精英投入或者投入不夠而導致發展緩慢，影響整個社會可以均衡發展創造更大機會的可能。」

「聽到這裡，我就先同意你了。」

「一個人的選擇如果被金錢所拘束，這個人其實並非真正擁
有自由。」

「絕對同意。」

「而且所謂的價值差異並不是表示價格比較低而已，很多時
候是低於基本，買不起房子，無法成家立業，我已經盡力了
，但無奈是在沒有價值的技能上盡力。」

「你認為你已經把事情做到最好了。」

「我認為我已經把事情做到最好了，沒錯。」
停頓。

「換你啦，你是怎樣？」

「你知道我還在唸書。」

「顯而易見。」

「我認為我們的教育制度歪斜扭曲，用志願來衡量個人智力
這個制度是很荒唐的。我們目前實行這個制度，是假設社會
上年齡每差一年，都會有差不多數量的人可以考上第一志
願。這個假設似乎在說，人體這個生理的製造，每過一年，
只會有相同比例或者相同數量的人有較佳的腦部運作能力，
也只有這些人可以成為絕對精英，但我不知道這個假設是從
哪邊來的，假設這個假設毫無根據，那麼我的假設，假設我們
們把十年來第一志願的人全部都擺在同一年考試，我們知道
結果肯定不會是所有都是第一志願，就能夠說明用志願來
衡量個人智力是很可笑的。」

「嘖嘖，雖然年紀不同，我覺得我們的想法已經一致到最極
致。」

「我是沒有遇過想法相同的人。」

「我也沒有，想的跟別人不一樣並沒有好處，跟別人不一樣，真的很孤單。」

停頓。

「當沒有辦法證明自己的時候，真的很難在社會立足啊。」

「沒錯，都沒有活著的意義了。」

「有人還會說，用自己的方式活出自己，真的不知道在講什麼，活出自己要成本的，自己的價值低，沒有成本，要怎麼活出自己。」

「講什麼活在當下，爽的人才會講這個。」

「是啊。」

「當個人價值低的時候，為了提高價值，必須放棄很多事，必須妥協，什麼友情親情的，沒有空去弄這些事情。」

「是啊，必須要非常專注於事業讓自己成功再說。」

「是啊，必須先能夠證明自己再說。」

「是啊，什麼跟朋友出去晃晃，沒空交朋友啦，先唸書考上第一志願再說吧。」

「是啊，什麼為了兄弟拔刀相助，沒錢買刀拔小鳥刀啊。」

「是啊，麵包和朋友，會有人說，當然友情重要。」

「那是因為你有基本的麵包了。」

「對於有些人而言，基本麵包是容易的。」

「但對於有些人而言，基本麵包是要犧牲很多的。」

「犧牲很多是客氣描述。」

「是的，是犧牲全部的客氣描述。」

停頓。

「我是不願意活著被壓榨來滿足別人的夢想，同時還要被貼次等標籤。」

「我是不願意活著替別人證明別人的智力比我高，同時貶低自己的價值。」

這次的停頓比較久，兩人似乎看懂對方，所以表情不再是猜測對方的動機，而是在評估自己，也許因為這樣，花比較久的時間，直到年輕人率先開口。

「聽了你這樣講，有可能你是知道我要幹麼，而且你也想這麼幹，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打算今天。」

「我確實沒有特別打算哪一天。」

「我是很清楚，就是今天。」

「看來是這樣的。」

「那麼，你打算在旁邊看？」

「喔，沒有沒有，我是打算參與。」

「但你剛說你沒有打算哪一天。」

「是的，我是這樣想，如果真的有天遇到有人也想幹麼，那可以一起。」

「一起？」

「一起。」

停頓。

「也不是不行，畢竟我們想法相似。」

「沒錯。」

「哈，雖然你剛剛講了想法不同很孤單，我也覺得如此，但在這最後一刻卻遇到想法相同的人，這感覺有點奇怪。」

「喔，這是經典台詞的起手勢嗎？」

「哈哈，這個起手勢就足夠阻擋你的話，我是沒意見啦。」

「不要想太多，我剛說了，我是在等可以一起的人，畢竟我沒有價值是不爭的事實，並不會因為遇到想法相同的人而有所改變。」

停頓。

年輕人緩慢移動，跨坐在水泥牆上的書包前，一腳懸在半空中，警衛見狀，停頓但沒有遲疑，緩慢移動到水泥牆，朝下望了一眼。

「現在是數到三一起嗎？」

「沒有沒有，我先。」

「你先？」

「是的。」

「有沒有搞錯。」

「敬老尊賢。」

停頓。

「這不會是經典台詞的一種形式吧，因為我同意了你要先，而你一直不先，導致我也就一直等你無法進行。」

「是不是，我沒有辦法用這種技倆來阻止什麼事發生，你真的要做，你還是會做，因為你已經下定決心了，對吧？」

「那當然。」

「我完全明白，因為走投無路的時候，沒有無法下定決心的問題，要主宰自己的人生，沒有無法下定決心的問題。」

「確實無法阻擋已經下定決心的事。」

「畢竟你已經評估過了，如果手上的東西都沒有價值，那還怕犧牲什麼，對吧。」

在頂樓環顧四周，所有視線都被現代建築遮蔽，也許在城市，所有物件都已然為人造，都是精心規劃的科技產物。年輕人手一揮，看著書包墜落，神情篤定，對著自己說。

「沒錯，我沒有什麼不能犧牲的。」

一樓街道旁停靠一台轎車，看來是普通階級的小轎車，車頂，有一個書包，像是剛剛從頂樓落下的書包。

沒有度量衡可以計算一個人究竟有多特別，所以無論多特別，都是這麼默著一輩子，獨著一輩子。有天離開，這特別就這麼無人知曉地走了。

自殺前是一場夢，自殺後像一場夢。

接到電話，對方緩和了幾句，再用最輕微的方式描述，在那當下並沒有辦法釐清，是語言上有任何誤解，或者這事件有別種可能的發展結果，還在心中嘗試推演，對方便肯定了所需要傳達的消息是當事人已為死亡狀態。那一刻並不像賞巴掌那樣乾脆俐落，但可以預期，之後的每一天，事實會慢慢滲透皮膚，侵蝕血管，脆化心臟。這個震撼完全掏空了親情，所有對話都是沉重，街頭陽光像是背叛，路人笑容成純粹虛情。或者心頭有太多東西整理不來所以一片空白，或者就是心頭被掏空了而整理不出東西，林佳澍拒絕參加告別式，捨了任何關心，沉默隔著家人，腦子什麼聲音都沒有，什麼色彩都沒有，每天照常上課，發呆，下課，什麼聲音都沒有，什麼色彩都沒有。

父親經商一輩子，強勢主導生意，沒想到金融海嘯一來，反被金融市場主導，家中經濟一洩見底，摸不著一粒米，一時間神佛無語，所有是非信仰被全盤推翻，加上親戚閒言閒語從沒停，人嘛，生來就是評是論非，嫌家話藏的，沒什麼好稀奇，人情冷落，一次嘗盡。原本忙碌的家，進進出出的人情，逢年過節聚著舉杯談論的生意人們，充斥著噓寒問暖的客戶員工們，這麼一下，人去樓空，門庭羅雀，連電話都捨

不得響，家人自然抹去臉上的笑容。是說，父親與兒子向來就吝於分享笑容。社會給於父親的壓力，父親放大傳授給兒子，從來都不滿課業表現，嚴厲否定教育體制外的個人思想，次等學府、社會失敗者等等詞彙穿插在所有威脅指責中，這樣的親情自然不是愉快的。

金融海嘯，工廠倒閉，哥哥自殺，母親送進醫院，留下錯愕的林佳澍。

在學校三樓走廊，背著教室貼著牆，空無一人，絕靜似鏡，一會，引力下沉，林佳澍的眼珠反射著走廊外的地面，像是正從三樓往下墜，然後一片漆黑。重擊造成身體各處崩裂，無數神經傳遞強烈電流，刺激腦袋反應痛楚，意外的是，這痛楚並沒有隨著時間減弱，即便無數神經逐漸被切斷，腦袋仍重複處理著最後的訊號，產生相同等級的痛楚。這個時刻其實已經沒有身體各處所在位置的知覺，就像精美雕塑碎灑一地後靈魂不在，純粹一盤散沙，毫無生機，不過，比方說，腦袋還能夠同時處理欲望，當然，假定原本有欲望的話，也許，會產生後悔，也許會進一步希望發生的事情沒有發生，希望在哪個時間點可以做什麼事情阻止事情發生，重組世界，重組自己。

台北的學校一般都有圍牆規範範圍，建築風格明顯不同於民宅、政府機關，壁磚至少選用兩種明顯差異的顏色，中型尺寸的半透明玻璃窗戶緊密排列，水泥堆砌形成的走廊連接各個教室，大理石鋪設的地面承載木製課桌椅，畫面投射到腦袋中，可以輕易折射出這是一個提供莘莘學子學習的空間。位於台北縣雙和市的公立莒光國中主要建築有四棟，彼此相連，從上往下看像M字型，除了一棟提供像是化學教室這種

特殊教學以外，三個年級分別在另外三棟。每一棟共五層樓，每一層樓的廁所在走廊的一端，所以要到廁所，難免得經過幾個班級。學生制服依照學校規定，三個年級都相同，女生是學院風配上裙子，男生則為類西裝款式，但運動服則是相同設計，僅於年級不同有不同顏色，紅色、綠色、紫色三種，所以不同年級的學生穿著運動服混在一起是很突兀的。

「欸欸，植建，是馮計堂。」

回過神來，眼前的李宗於扭著凝重的臉色，可以明白這時說話的聲音是警訊頻率。

下課休息時間，學生原本輕鬆地依照自由意志穿梭走廊教室，還在想說哪邊的騷動，整條走廊所有人骨牌式地讓到一旁，湊著不安的鼓譟，接著，見到馮計堂穿著不同顏色的運動服，殺氣騰騰從面前經過，單手臂拖著黃漢廷，後方跟著梯田和米漿等一票人。大家驚訝又驚慌，沒人理解眼前突如其來的狀況，就算學校本來就有流氓，像這樣行刑式拖著人，還是前所未有的。

「應該是上次的事，黃漢廷白爛說什麼他跟馮計堂釘古支不會輸，媽的瘋了這樣亂講，當德光街車隊都死人喔。」

曹植建沒有回話。

「可是，都過這麼久了，還有必要這樣嗎，搞的這麼大，聖龍宮一定會有回應的啊。植建，我們去跟梯田講，就提醒一下說黃漢廷是聖龍宮的人就好，表現我們的積極。」

久了就會感受到，李宗於的座右銘是所有事情的最初以及最終手段都是協調。協調要籌碼，而籌碼，假如沒有實力的話，就是要有作為，在適當時機的適當作為。

「他們很清楚黃漢廷是聖龍宮的人。」

「我們不管？」

曹植建搖搖頭。

「確定？植建，我們如果只這樣在旁邊看，不知道陳明皇之後又會有什麼理由找我們麻煩。」

「想太多，我們又不是流氓，管這些流氓事幹麼。」

「白爛，你別自我感覺良好，你以為你廖意漳品學兼優好學生喔，媽的。」

「我們不管我們不知道的事。」

曹植建冷冷的搖頭，但同時像在心理估算。

「操，這麼高調，一般都是等放學才會動手，挑這個時間很故意，唉，佳澍，有沒有想法？」

林佳澍心不在焉，轉頭看著走廊的一端，馮計堂正把人拖進廁所，外頭已經擠滿人，連風都得繞著才能穿越。

「能有什麼想法，人都進去了。」

群眾開始喧嘩，顯然裡面已經在動手。

即使派系間不見得融洽，學校其實鮮少有暴力事件，更不可能有這種行刑式的示威，畢竟也只是國中生，不會有什麼深仇大恨，偶爾血氣方剛衝動一下，也都盡量鎖小範圍。馮計堂這麼高調的把人拖到廁所，很多人抱著看新鮮的心態湊著，一方面沒有經驗理解這種暴力衝突可能的結果，另一方面也許評估自身沒有能力阻止也就乾脆當純粹旁觀者，甚至有人認為受害者肯定做了什麼才自己招致這種結果。馮計堂除了高壯，手掌特別大，握力很足，確實，沒有被打過，很難想像這樣被打會是怎麼樣，確實，只要不是自己，看到這樣的畫面，腦子不會產生警報來想像可能發展。

「媽的，聖龍宮的人來了。」

李宗於嘀咕。

「讓開，喂，讓開！」

蕭重為領著一票人，瞥過曹植建一眼，接著與德光街的人對上，想推開人群通過。不同於蕭重為，澎懷恩情緒高昂地走過來。

「幫忙啦，一句話！」

曹植建直接搖頭

「幫一下，聖龍宮欸。」

「植建，我們也不用幹麼，就跟著壯個聲勢就好了。」

李宗於跟澎懷恩是舊識，出來嘗試協調，但曹植建斬釘截鐵地搖頭拒絕，澎懷恩表情顯怒，罵了幾句，轉身加入蕭重為。

兩邊的人在走廊推擠，就算德光街人看起來多了些，聖龍宮的人也少不到哪裡去。

「欸欸欸，我在這邊礙到你了喔。」

「讓開啦，媽的。」

「站在這邊不行喔，校規有規定我不能站在這邊嗎？」

德光街的人態度傲慢，顯然就是要擋在這，蕭重為無能為力，聖龍宮的人就這麼跟著杵著。

「我們聖龍宮很重視義氣。」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宗教信仰的關係，當看到印在手上的符咒刺青高舉於人群中，會先感受到一股磁場，像是曝曬在高輻射環境當中質疑溫熱感真實性的感受。接著，符咒刺青開始晃動，魅惑視覺，吸引目光，所有行動暫停，所有爭論中止，然後，陳明皇開始發言，具有主宰力的發言，具有煽動力的發言。

父親是乩童，家裡有強烈的道教色彩，自小身上就有符咒刺青，本身也相信宗教力量和神明故事，而這個信仰，是他群眾魅力的來源，也是他定義正義的參考字典。相較於其他加入八家將、盲從教規的成員，陳明皇有著完全不同的動機，完全不同的主宰力。父親一直是宮廟的成員，無奈染上了毒品，停了乩童的身分，還欠下了一筆錢，接著跟高利貸借錢，有天墜樓死亡。

「所以任何聖龍宮的人有難，每一個成員都會出面相挺。」手上的符咒刺青領著陳明皇穿出人群，德光街的人見著消了不少傲慢，如果稍微注意一點，還可以看到吞了吞口水。

「不求你其他的，讓開讓我們過去就好了。」

「陳明皇，我只是站在這而已，真的沒怎樣。」

「你不是站在這裡而已，你是擋在這裡，擋我進去救我的人，換做你是我，你會怎麼做？」

「哎唷，叫同哥來跟馮計堂說嘛，我只是站在這裡而已。」

「換做是神，神會怎麼做？」

這個德光街的人靠著走廊牆面，出牆便是直接墜樓，陳明皇看了一眼，突然伸手架住對方的脖子舉高並往牆外推。

「神，一定盡全力保護他的人。」

對方被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嚇到，雖然大部分身體仍在牆內，但感覺隨時會從樓上被推下，慌張抓著牆。德光街的人紛紛退讓，與陳明皇保持距離，聖龍宮的人開始吆喝聲援，並陸續往前推開德光街的人。即便對方仍嚇得靠在牆面不敢輕舉妄動，陳明皇見已取得優勢便鬆手，接著稍微與曹植建對上眼，便轉身投入聖龍宮群眾。

聖龍宮氣勢高昂，但德光街畢竟不是軟腳蝦，越往前推進，阻力就越大，一群人擠在那，林佳澍只聽得到吆喝聲，看不到實際發生情況。

眼前雖然充滿血氣張力，林佳澍看起來仍舊很難將自己抽進現實，所有吆喝聲像晨霧般，看得著，摸得著，甚至聞得到，卻無關緊要，像是過去是沉睡的，現在是這輩子頭一次甦醒，還未完全通過夢境與現實的重疊區域。

情勢轉調，一群人很突兀快速地經過林佳澍面前，包含蔡老師，其他雖然穿著便衣，回個神就會發現這些是警察，走在最後的，不知道是不是警官，同樣穿著便衣，但有著截然不同的神態，眼神銳利，雙手將運動夾克往後撥再插在腰間，駕馭前方所有步伐移動。

「通通給我讓開，讓開，誰敢擋，少年隊直接把你抓走！」蔡老師把學生推開，跟著幾個便服少年隊殺進人堆，亂了原本已經升溫的場面，直接斬斷可能擴大的衝突。便服少年隊衝進廁所，從聲音可以辨別出廁所內有跟先前不同的混亂。過了一陣子，聽到走廊發出幾陣驚呼，一會，看到黃漢廷從人群中雙手抱著一邊耳朵穿出，還在納悶為何這麼抱著，才注意到有血從指縫中溢出。

「你的耳朵掉下來了！」

雖然塞滿紅色鮮血，黃漢廷仍然聽到有人大喊，回頭在地上摸索著，撿起掉在地上的耳朵，然後轉身趕緊要離開，走沒多久一個嗆倒，耳朵又掉在地上。僅靠文字敘述，便僅能想像這血腥畫面，實際上若親眼目睹，掉下來的耳朵只是一團染紅的肉，不甚看得清楚，甚至不甚能夠感受到這驚恐。

蔡老師從人群中走出，趕緊扶上將傷者帶離現場。接著，少年隊們將馮計堂以及米漿反手帶出，經過林佳澍時，可以看到馮計堂已無殺氣。

走廊仍舊充滿著緊繃，但在警察走後多了一點不知所以然的氣氛。

「梯田，你沒動手喔，怎麼沒被抓？」

看到梯田走出來，曉文俏皮地問。

曉文是七大金釵之一，跟德光街車隊本來就走得近，但同時跟聖龍宮的關係也不差。無論兩個派系彼此多不合，曉文認為自己有著過人的社交魅力，能夠輕易在派系之間遊走，獲得大家喜歡。也或者，曉文喜歡在有權勢的人之間遊走，所以喜歡往來這些非常人物。

「我那敢動手，我很乖的，不要亂講，我勸架啊！」

「喔，最好是啦，最好你最乖了啦。」

也許真的是勸架，畢竟針對黃漢廷口出狂言這件事，之前是梯田在童示同以及馮計堂居中協調的。

「我現在把你從這邊丟下去，德光街會有什麼不一樣？」

走廊仍是滿著學生，有圍觀的，德光街的人，聖龍宮的人，還有陳明皇。

「沒有什麼不一樣，少了一個出事時光站在旁邊的人而已，沒有影響。」

陳明皇相當搶戲，吸引所有目光，中斷所有雜音，梯田臉露不悅，比了中指。

「又如何，我沒動手。」

「沒動手不表示你沒責任。」

「哼，為何？」

「操，之前是你負責協調的，不然你協調好玩的喔？」

「之前是之前，現在是現在，不一樣的事。」

「幹你媽的，一樣的理由打他你跟我說這是不一樣的事，你番仔喔？」

「我怎麼知道馮計堂突然又想打他，我也擋不住啊。」

「奇怪，之前協調是假的嗎，不是兩邊都講好了？我以為事情就過去了，結果今天馮計堂又動手，要動手，你事前都不知道？」

「我事前知道又怎樣？」

「幹，可以跟我們講一聲吧。」

「跟你們講我有什麼好處？」

「老雞巴哩，你負責協調的。」

「幹，不要一直跟我講上次的事，上次是上次，這次是這次，都要我協調，媽的，有什麼好處，我很窮了還要做免錢的事？」

停頓。

「為什麼我覺得你們在玩聖龍宮。」

「明皇，你知道我喜歡以和為貴，馮計堂也沒喜歡鬧事，但今天你的人有問題耶。欸，媽的，黃漢廷到處跟人家說他可以跟馮計堂單挑，可以海扁馮計堂，我哩幹，你覺得馮計堂聽了很爽喔，操，你們要管好你們的人吧？老師哩，都這麼久了，也沒看你們有什麼表示，那馮計堂就覺得，既然你們聖龍宮很屌，隨便一個人就可以扁馮計堂了，然後到處大小聲，幹，好阿，來看是有多屌，幹你娘，看是多會打，對不對，剛好而已吧。」

「什麼叫做沒什麼表示？所以我們才有協調啊，不是嗎，我現在是問你，為何協調了還是這樣。」

「幹，我只知道我們沒人講童示同可以被我們打好玩。」

「所以現在德光街要跟聖龍宮幹起來就對了？」

「我怎麼知道，我又不是老大，問馮計堂啊。」

陳明皇轉頭面對聖龍宮的群眾。

「梯田的意思是現在開始見到我們聖龍宮一個就打一個。」

「哼，操你媽的，明皇，等童示同跟馮計堂說嘛，你又想搶鋒頭？」

梯田手一甩要離開，陳明皇伸出腳絆住梯田，一個踉蹌雖然沒跌倒，但夠讓梯田顯得狼狽。

「幹你娘，陳明皇，你是..」

陳明皇表情一閃，手舉起剛好掐著梯田的脖子。

「梯田，真的不把聖龍宮當一回事？」

「我管你他媽的。」

梯田脖子被掐著難以講話，一手緩慢從口袋亮出一把短刀匕著陳明皇。

「陳明皇，你知道我不想要惹事，我也一直很客氣，有問題，等童示同和馮計堂談好再說。」

陳明皇完全忽略威脅，加強掐脖子的力道。

「你別逼我，陳明皇。」

梯田看來在猶豫，實則在警告。

「進教室啊，在幹什麼，還在湊熱鬧啊！」

方才的警官走出，大聲斥責在場所有人。這麼斥責，斥破對峙，兩人退開，收起殺氣，焦點瞬間迴轉，頻率重設。大家有點意外，以為警察都走了，原本還正期待另一場好戲要上演。

「你這個在幹什麼？啊？拿刀？」

警官上前手一扭，扭下梯田的刀，陳明皇被推開。

「哎唷，警官大哥，是他剛剛掐我的脖子啦，咳，你看，都紅了，不是我啦，咳。」

「明明就是你拿刀，還什麼不是你，你們兩個跟我來！」

「警官大哥，我沒有幹麼啦，真的，我喉嚨很痛，咳。」

「你們其他在幹麼，通通給我進教室！」

警官拉著兩個人，斥責所有人離場。

煞氣已經完全消散，原本一觸即發的對決一吼成煙，匕首閃光，符咒刺青，在警官面前渺小無懼。街頭流氓有街頭秩序，學校幫派嘗試用街頭秩序挑戰界線，就算跨過了學校秩序，還有警察的強力壓制。

警官眼神掃蕩所有人離場，確保每個人有效服從。曹植建等人走進教室，意外的，林佳澍仍然雙手架在牆上無動於衷。

「喂，我他媽的叫你們進教室，你現在給我有障礙？」

停頓。

「你有聽到嗎？」

「聽到什麼？」

「上課鐘響。」

語言之所以細膩，是因為每個人的差異是很細膩的，總會有人注意到他人沒有注意到的事。林佳澍離開牆面，無所顧慮地面對警官。

「每節課四十分鐘，間隔十分鐘下課休息，聽到上課鐘響進教室，換取下課鐘響的自由活動。我沒有聽到上課鐘響，你有聽到嗎？」

警官不敢置信聽到的話，調高怒容，靠近上下打量眼前少年，包含掛在制服上的姓名牌。

「你很跩啊？林佳澍，非常好，非常非常好。」

「如果還沒上課鐘響我就必須得進教室，那還沒下課鐘響是否就可以自由活動？」

警官穿著運動夾克，廉價的襯衫以及西裝褲，插著腰的時候會把夾克往後撥，然後雙手放在廉價皮帶上方的腰間。

「聽清楚，我叫做林福德，大家都叫我土地公。哼，也真好笑，我常常移動來移動去，從來沒有像土地公坐在固定位置，不過，叫我土地公也不為過，因為只要有我在的地方，都會按照我的規則走，都會有我的秩序。我剛調來這，所以，林同學，你不認識我，你不知道，我有多麼在乎我的秩序。」

鍾聲響起。

「這是你他媽的上課鐘吧？林同學，可以給我進教室了？」話雖如此，林福德並沒有給太多空間，林佳澍推開警官，朝向教室走去，避開黃漢廷留在地上的血，進去前回頭，看到林福德仍插著腰，維持怒容，便雙手比中指、大拇指以及小拇指。

林福德打量了一會，把空間留給響後鐘聲。

走廊空無一人，一抹方才暴戾血氣。

「你又這麼嗆，好屌喔，有聽到鐘響嗎？哈哈，三小啦。」曹植建坐位就在林佳澍前方，看到好兄弟慢慢進教室，笑了笑打著趣。

教室課桌椅排列整齊劃一，井然有序，女生制服以及男生制服有著清楚界線，黑板反射所有人的視線，但大家腦子想的不同，幾個人討論著方才發生的事，幾個人如往常翻開書本，幾個人置身世外，幾個人專注等待上課，相同的是，大家都已就坐，課堂準備開始。

台灣的本省掛幫派，是指蔣介石政權到台灣以前就在地方有勢力範圍的幫派，地域劃分明確，長久下來承襲相同收入業務，管理風格大多為一個角頭平坦式管理幫派內所有人，資深人員可以獲得尊重。外省掛幫派指的是跟隨國民政府來到台灣的外省人勢力，由於地盤大多早已被本省掛的佔據，總在尋求不同業務機會，管理風格是採公司制度來治理，中央集權下分堂口，以能力和表現來獲得升遷。

早期，本省掛的人多勢眾，外省掛難以有空間發揮。進入八零年代，台灣發生一清專案，政府掃蕩所有外省掛以及本省掛幫派份子，重要角頭大哥通通被抓去坐牢，江湖因而失序。後來政治氛圍改變，市場經濟活動也不同，外省掛掌握到資源，成為主宰勢力。本省掛比較晚跟上市場變化，不如以往有主宰力，但仍是一方之霸，而且外省掛以及本省掛彼此沒有直接對立，沒有戰爭，本省掛的實力並沒有被明顯削弱，只是外省掛從新市場找到自己的地位。

萬華區早期幫派林立，多為本省掛勢力，萬芳館只是其中之一，有格調但影響力有限。萬子掌權後，萬芳館逐步掌握多項重要收入，成為萬華區最大幫派，一躍成為台灣本省掛幫派看板之一，與中山區的鐵桶幫、台中的角頭無聲大哥等地方勢力齊名。當時甚至有一句話，要混就要混萬芳館，說明萬芳館當時的名聲和勢力。一清專案發生前不久，萬芳館內的新生代企鵝以及三一崛起，與長年跟在萬子旁的師公對立不合，萬子大位接掌不明，萬芳館也未有未來藍圖。一清專案幾年後，幫派份子陸續出獄，企鵝因為在牢獄中代表萬芳

館與其他本省掛幫派結盟縱貫線，在萬芳館內形成無法忽視的勢力。接著萬子過世，企鵝接手成為萬芳館幫主，師公則完全失勢。縱貫線聯合所有台灣本省掛幫派，以合夥制的方式形成聯盟。就像律師事務所，每個律師有自己的人馬，平時也獨立行動，但彼此聯合形成實力堅強的律師事務所，有需要的時候相互協助。雖然決定事情的時候是一人一票，每個角頭大哥齊頭式平等，但遇到事情還是需要一個對外的代表，於是推舉了盟主，而第一任被推舉的，就是企鵝。

許多幫派份子有窮苦背景，企鵝，卻是富裕人家，而且是二千金之後的唯一男丁，異常受寵。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企鵝總是為所欲為，無法無天，加上魁武雄壯，欺凌向來是主動式不是被動式。年輕時大家還可以忍受，出社會後的企鵝依舊如我，目無法紀，一次惹到黑道大哥，被人打斷雙腿，之後走路無法彎曲膝蓋，便有了企鵝的綽號。萬子是老江湖，在位時能夠制得住企鵝的霸氣和野心。一清專案發生，幫派份子分在不同監獄，企鵝沒了老大哥萬子的束縛，自然很想有所發揮，聽取同牢房的政治犯高學歷律師提供的意見，在監獄內與其他本省掛角頭大哥成立聯盟，然後再變成盟主。要知道，鐵桶幫、台中無聲等實力都在萬芳館伯仲之間，企鵝的盟主地位當然會影響萬芳館內部權力分布，加上有好兄弟三一撐腰，助長企鵝奪權態勢。企鵝並不擅打，靠其領袖魅力吸引歸隨者，三一則是出了名的好身手，且行俠仗義作風領得人心，兩個拜把兄弟在萬芳館內聲勢本就銳無可擋，確為一時之選，萬子過世後，大權便落到了企鵝身上。好景不長，掌位沒多久，江湖謠言三一毒害萬子大哥，企鵝下通殺令，因而在萬芳館內造成一股風暴，三一失蹤，長臉被迫離開，原本支持的人氣因此有所動搖。好在已握實權的

企鵝最後仍熬過這股亂流，穩住萬芳館大位，現在，還要競選國會議員，在各地延伸勢力，包含姪子馮計堂所在的雙合市。

有企鵝這樣強力的靠山，德光街車隊當然我行我素，整個街道區域沒有違停只有臨停，噪音從來沒有人會反應，地方安全由車隊來定義，交通路線依循車隊走向。幾家機車行聯合，整合生意收入，在地區影響里長、議員選舉，德光街車隊擁有當然實力。車款時髦新潮，精裝版的偉士牌、改裝的DIO、Kawasaki B-125、戰車速可達、野狼，到訂製的重機都有，只要看到地上的車痕就知道進入了德光街車隊的地盤。馮計堂把叔叔當學習目標，也總力求表現，年紀輕輕就開始學著跟成年人喝酒交際，與地方商家建立關係。德光街所有大小事情當然有個成年人來決定，但這個人從未浮出水面。

聖龍宮的格局就小了很多。一個台北縣轄市的地方宗教宮廟，每年固定時間配合地方宗教活動，平時培養八家將成員，在這普通住宅區，扮演自己的角色。地方宮廟在台灣到處都有，有些是曾經發生過地方性重大事件，像是兇殺案，為了去煞，就設立這樣的宮廟來坐鎮。小型的宮廟可能會跟簡單的里民服務結合，有些大型的地方宮廟，像是台中無聲所掌控的，除了一些香油錢以及跳八家將的青少年，還有絕對能力影響地方性選舉，甚至間接操作地方公共建設等龐大利益。聖龍宮由長臉來主持，不談過去作為三一心腹的日子，僅專注於地方性服務，試圖低調過日子。

青少年難免還是會神化這段歷史，也成為聖龍宮與德光街車隊不睦的原因，不過，畢竟都是無所無謂的謠言，青少年彼此沒深仇大恨，與任何利益沒關聯，所以，兩個派系雖然不

合，從未有過檯面上的衝突。依照長臉指示，童示同是聖龍宮的帶頭，而陳明皇是童示同代理首選。

曹植建並非聖龍宮的人，也沒有在攬和這種街頭事，但曹植建的哥哥過去是八家將成員，是童示同學長，因此整個關係就這樣被連上。曹植建的哥哥是聖龍宮第一代八家將的帶頭，至今仍是聖龍宮決策者之一，跟長臉的關係從未因為減少見面次數而疏遠，每個八家將的成員加入以前，都會參考曹植建哥哥的意見。像是童示同，有非常清晰的是非善惡哲學，相信真誠換取真誠，所以被曹植建哥哥推薦為現任八家將的帶頭。是說，曹植建的哥哥已經好長一段時間沒有回來了。

不確定聖龍宮有何收入來源，看起來僅有對面轉角的電動遊戲間，綽號黑店，很難想這樣的電動遊戲場可以有多賺錢。黑店遊戲選擇多，相較其他電動間只有四、五電動台選擇，黑店有超過二十台。最流行的遊戲是格鬥天王，草薙京、八神庵或者不知火舞等角色和招式人盡皆知，遊戲規則是選擇一個角色後，逐一擊敗其他角色成為最後的勝利者，中間隨時有人可以單挑，勝者繼續遊戲。每個角色似乎都有獨特的能力可以剋制對手，整個遊戲的設計像是公平的競爭。快打旋風是在格鬥天王以前最熱門的電動遊戲，在黑店仍然有兩台，不過很多關卡都已經被破解，挑戰性已經不如以往。除此之外，俄羅斯方塊也是一大熱門，有些人可以駕馭非常高速的方塊墜落，然後結合、消除方塊。黑店唯一的燈光來源就是電動台的光線，整個電動間感覺很暗，空氣瀰漫著特殊空調味道，總有人說這是安非他命的味道。黑店老闆綽號跛仔，一隻腳掌被截肢，時常坐在聖龍宮內與長臉啃瓜子聊天。曾經有一次林佳澍在黑店內看到跛仔神情沒落，突然整

個人癱軟坐下來，除了拐杖倒在一旁，身上掉下針頭、橡膠管、湯匙等等器具，現場一時沒人知道該如何反應。

林佳澍時不時會去黑店，倒不是為了打電動，是莊琇媛時不時會在櫃台收錢，雖然從未搭上話，但就想見上一面。這很兩難，黑店是聖龍宮的地盤，來這邊多少會感到壓力，踏進來，總感覺自己的一舉一動被黑店支配，總感覺自己是非法闖入，即便陳明皇、蕭重為等人對自己基本上視而不見，這種被支配感並不會消失。這就是黑店，冰冷的吸引力，無形的支配力。

十一班沒有人是聖龍宮的，也沒有人是德光街的，這個班沒有人屬於任何派系，這是異常獨特的班級。

有想法認為，因為資源有限，透過考試流程分出智能，再依照智能高低分配資源，預期智能較高的可以獲得較多的資源，再運用資源來為社會帶來貢獻，創造更多資源回饋給社會，讓大家都能分享到足夠所需。無論這個想法對或錯，有人總之不滿，而這不滿到了一個程度可能會影響社會的平穩，所以制度有了微調。考試流程仍然存在，只是延後到高中階段，所以國中階段不再進行考試，不以任何考試結果調整教育資源。即便如此，還是有學校會進行測驗並依照結果來分班，因為事實是，如果最後升學率低，沒人想來念，那是學校自己要去煩惱的，所以莒光國中還是在入學前進行了智力測驗，並在檯面下依照智力測驗結果分班。

十一班是智力測驗結果高的班級。假定智力測驗真的是測出智力，要知道，智力高並不等於課業會好，因為課業會好需要的不只是智力，還要有其他要件，像是良好的學習環境，專注力、決心等等。結果是，十一班的課業並不好，表現大

失望，學校最後停止安排專門教育資優班的老師。真的深入了解，確實可以感受到每個人都是聰明人，有獨立思考能力，隨時在盤算未來，總是觀察環境，總是在調整適應。如果這樣的形容不明確，那麼這麼說，這個班上的人，每個人都是主動的，對自己的事都是主動的，對於在這個制度下要怎麼存活，是主動的，沒有人簡單按照制度規範被動跟隨等待，每一個人，都有主動力，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而已。背景不同，成長環境不同，對社會的認識也不同，當接收到訊息，在腦部處理後會有不同響應，但腦部有主動的處理能力，所以都有自己的一套邏輯。這個班沒有人會加入幫派，然後被動等待命令，沒有人會純粹崇尚現有教育制度然後盲目遵循，大家都獨立盤算，獨立調整，所以這個班級是異常獨特的。

黃老師向來不喜歡這個班，這個班的學習讓他感到挫折無奈，甚至曾經建議同學轉學到別的學校去，否則留在這個班是在浪費能力。曹植建不喜歡這個數學老師，課本懶得拿出來，歪著頭望著黑板寫上因式分解原理，再望著這些原理被擦掉。林佳澍已經翻過課本，大概知道原理後就沒再理會課程。有人也是早已理解，只是在等待老師提供特例，有人沒打算這個時候花精力理解，在筆記上打轉自己的煩惱。老師純粹展示如何拆解一個多項式，並沒有提到何時可能會使用，有特別強調何者為正確答案，好把數學原理收斂為特定考試模型。相同的科學，在相同空間以及時間內，大家在腦子以獨特的方式在處理。

「曹植建，接下來呢？」

黃老師突然這麼問，班上的人停下打轉的思緒，曹植建沒打算回答，一個表情讓問題僵在那。

「不會怎麼不拿出課本？啊？」

同樣的事實，當事人有截然不同的解讀。對黃老師而言，曹植建不拿出課本就是在挑戰，對曹植建而言，不拿出課本是一種表達。黃老師的喜好很明顯，對心理認定的好學生很有耐心，不好學的學生就相當鄙視。至於好或壞，會是以所謂的學習態度來分別。老師絕對不會說自己有偏見，會說自己是客觀對待所有學生，態度差的，當然就是差別待遇，而上課沒拿出課本，就是態度差，這是客觀的。老師不會進一步分析態度差的原因，是學習挫折還是劣根性都不重要，沒有時間分析，沒有能力分析，也沒有義務分析。曹植建認為黃老師本來就對自己有偏見，不拿出課本也是剛好而已。

黃老師現下往前一步，公開挑戰曹植建，作為被挑戰者，可以有的作法是站起來道歉，但這表示未來都必須拿出課本，妥協不小。或者，也可以翻桌、丟東西來表達老師這麼公開挑戰是踩到底線。曹植建並未選擇以上反應，他維持相同姿勢，相同表情，讓沉默來面對，讓時間來吞食挑戰，這雖然不是往前回擊，起碼也不是後退，或者說，不是明顯退讓，未來仍然不需要拿出課本。這有效，黃老師回頭繼續自己的課程，曹植建繼續忽略課程，衝突獲得短暫解決，僵持並沒有惡化。班上每個人各自在腦子有不同處理過程，有人認為黃老師教訓了頑劣份子，有人認為曹植建態度惡劣，有人鬆了一口氣衝突沒有擴大，有人潛意識期待更大衝突。

「不會怎麼不把課本拿出來。」

廖意漳模仿剛剛黃老師。

「靠背啦，幹。」

「幹，看我們不爽就明講嘛，雞巴哩。」

廖意漳表達同樣對黃老師的不滿。

「幹，明講可以解決問題喔？」

「啊，幹，對啦，哈哈，明講就幹起來了啦，操。」

「最雞巴數學課了，幹。」

李宗於參與話題。

「最雞巴那你不要上課啊，最雞巴哩，幹。」

「幹，廖意漳，你他媽的在靠背喔。」

「我靠背怎樣？」

廖意漳推了一把，李宗於回推，兩人打玩起來。

一般這個時候曹植建跟林佳澍會到學校後方小台子抽煙，但考慮到才剛上演的血腥劇碼，兩人很有默契的打消這個念頭。

走廊有人在清理方才的血跡，畢竟現場是有人耳朵掉下來的地方，每班都有人提著水桶，拿著刷子忙進忙出。林佳澍眼神鎖著隔壁班的莊琇媛，提起水桶進教室換水。莊琇媛是七大金釵之一，是曉文的好朋友，同樣跟德光街車隊、聖龍宮的人都有往來，但她很沉，話不多，隱著領袖魅力，含著神秘氣息，像是天空，像是雨，像是有復仇故事可以講，像是早已哭乾的神話。

「幹，同哥來了。」

學校有髮禁，所有男生必須理平頭，女生也有特定髮型，每個月學校會檢查頭髮，沒有理平頭的，會在後腦杓理掉一塊頭髮，看起來十分丟人，以此作為處罰。身為叛逆的頑劣份子，在頭髮上面挑戰髮禁界線是最基本不過的事情，童示同就是如此，完全不理會平頭規範，頭髮長到可以中分。訓導主任有一次要處罰童示同，當眾羞辱一番後，要拿理髮器理掉長髮，童示同手一揮拍開訓導主任的手，訓導主任撿起來

要再嘗試，童示同再次拍開，兩人就這樣來回僵持，最後訓導主任退讓。當天，訓導主任返回家裡，在開門前被人用布袋罩住頭，狠狠痛打一頓。之後，童示同會避開每個月學校例行檢查日，特別缺席，而訓導主任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童示同確實有霸氣的一面，曾經有同班同學在校外被勒索，被拿走了珍貴的籃球卡，童示同單槍匹馬到對方的地盤要求單挑，並拿回籃球卡。平時對於其他八家將的成員也都很照顧，懂得分享，會記得每個人的個性，適時關心。不過，這個領袖不善於做決定，面對重大事件，總會顯得猶豫，像是黃漢廷的問題，當知道他在外頭亂講話時，陳明皇提過要有所表示，對內得樹立典範確保不再犯，對外要對德光街有交待，但童示同最後什麼決定都沒做，直到梯田過來協調。

「植建，我問一下，你有跟梯田說黃漢廷在協調後還一直亂講可以打馮計堂打好玩？」

「沒有。」

「有人說你有說。」

所有在童示同後方的人都搬著面無表情，但眼神緊抓著曹植建。

「有人說就是有的話，那還要警察？」

曹植建這麼回，童示同轉頭看了一下蕭重為，露了一臉尷尬。

「幹你娘哩，梯田和陳明皇還在警察那邊，聽說黃漢廷斷了兩根肋骨，耳朵要縫起來，嘖嘖。」

蕭重為在旁一副就是沒打算開口，連平時喜歡幫腔的澎懷恩也是安靜無聲。

「好，沒事，這個我來處理，你哥最近如何？」

「很久沒看到了。」

「他都沒回來，我有點擔心，如果他有什麼需要幫忙的，你跟他說我同哥一定第一個站出來。」

曹植建輕輕點頭。

「植建，你知道我永遠都歡迎你加入，你哥以前對聖龍宮很有貢獻，我希望可以多一點像他這樣的人在我這。」

童示同拍拍曹植建肩膀，幾個人零散跟著離開，蕭重為尾隨其後，但眼神留在莊琇媛身上。

學校後方是一片荒廢田地，偶有白鷺絲鳥停駐，圍牆上有個小台子，斜斜地平躺在上可以挑望田地。田地是最近開始荒廢的，早先不知道種的是什麼，有傳聞說這些田地準備改為非農業用地售出，也有說法是農作物的銷售管道中斷所以停止耕種。放學後，林佳澍和曹植建時常在小台子上抽煙，七星或者是黃長。七星比較好抽，但價格比較貴，黃色長壽負擔就低了不少，但相當難抽。

林佳澍跟曹植建的友情幾乎在第一次碰面就建立。林佳澍說，剛到班上時，他全班都看不爽，唯獨曹植建例外，曹植建則說，一個正確的朋友，可以影響一輩子，人可以不需要朋友，但要有的話，就是最好的。每一個人看到曹植建就會問林佳澍在哪，看到林佳澍就會想到曹植建，兩人的友情是公知，沒有被挑戰過。

「我覺得你哥真不錯，有這樣的哥哥很罩。」

「哈，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不錯。」

兩人稍微帶到了學校的事，沒有深談，林佳澍知道曹植建的哥哥總是要他遠離麻煩，目前看來也是遠離就好，不用操心太多。

林佳澍總感覺曹植建的哥哥很大尾，畢竟是童示同的前輩，沒有可能小尾。除了本身是聖龍宮第一代八家將帶頭的以外，這個區域的竊盜犯大概都是曹植建的哥哥教出來，從闖空門、偷摩拖車，各種鎖頭拆解都精通，蕭重為就是他哥教出來的。後來他哥認識到，竊盜是個沒有價值的技能，風險又很高，若要冒相同風險，應該要找比較高利潤的事情來做。曹植建的哥哥從那學來這些的沒人知道，也沒人知道他有哪些人脈，他可以久久才回聖龍宮一次，長臉從未改變對他的態度。有次林佳澍在曹植建的床頭看到一把改造的九零手槍，打開抽屜有一排子彈，曹植建介紹槍枝如何擊發，子彈如何與彈殼分離通過螺旋射出。不過，他哥並不要曹植建加入聖龍宮，而且要他遠離任何幫派是非，至於如果有幫派麻煩找上他，曹植建只被告知，無論如何都不要妥協，一旦妥協，將永無止境地妥協下去。曹植建的哥哥要弟弟思考未來應該要找如何的正當職業，還定義了正當職業可以是玻璃裝修、汽車修護等，總之不會是幫派。

「如果你明天就得死，你今天會做什麼？」

「嘖。」

「怎樣？」

「你總是會想一些我沒想過的問題。」

「總是？」

「常問一些怪問題。」

「舉例一下。」

「你有一次說，人類喜歡把自己當成主角，所有神話故事都是假設人是重點，如果把人拿掉，這些神話故事就會很無聊，所以神話故事重點是人不是神，是人喜歡把自己當主角。」

「喔喔。」

「然後你就問，人可以不把自己當主角嗎，操，到底是怎樣的人可以產生這麼多奇怪的問題。」

「幹，哈。」

曹植建聳肩微笑。

「你上次還問，一樣的智商，狗微笑會讓人覺得可愛，智能障礙的人微笑就讓人覺得悲哀，為何。」

「我忘了我問過這個，不過，似乎是如此，你當時怎麼回？」

「我沒回，不知道怎麼回。」

「喔。」

「沒回是因為沒想過，但我猜就算給我時間想還是不知道怎麼回。」

「哈。」

「那是為何？」

「我也不知道為何，狗六歲智商我們覺得很聰明，成年人六歲智商我們覺得很可悲，這就是事實，但沒人注意。」

「哈哈。」

「所以呢？」

「怎樣？」

「如果明天就得死，今天會做什麼？」

「喔，想辦法可以不用明天死。」

「靠背。」

「哈哈，不是該這樣嗎？你哩？」

「確保明天不會後悔今天的事。」

「操，好深。」

「所以要想辦法完成最重要的事，但我現在不知道什麼是我最重要的事。」

天空跟田地相互嵌著，但又互不相干，望著天空，搜尋不到自己的影子，搜尋不到未來，鳥飛過去，雲飄過來，什麼都沒有，大地創造了問題，天空沒有解答。到底老天爺只是保護萬物隔絕宇宙，沒打算插手，也沒能力插手。

「你不知道你最重要的事，我知道我的。」

「什麼？」

「想辦法跟黃琳容和好。」

「又吵架了？」

「又？講得好，又吵架了。」

有一次校慶學校找了七個女生當接待，七個穿著相同服裝，被認為展現出七種不同態樣的美麗，因而有了七大金釵的封號。曹植建的女朋友，黃琳容，就是其中之一，與莊琇媛、曉文等在校慶後開始成為好朋友，不乏有追求者，看起來溫柔婉約，講起話來自信有主見，與曹植建斷斷續續在一起已經一段時間了。不過，即便是曹植建最好的朋友，黃琳容卻跟林佳澍鮮少交談，兩三句都嫌太多，很難搭上話，如果兩人在路上碰到，在沒有曹植建的情況下，可能連個招呼都沒有。

平躺的時候，兩人就是這樣任由天空仰望，與宇宙對立。

香煙抽到一半，曹植建把煙反過來，放到嘴裡，才那麼一刻，林佳澍很是驚訝，整個人起身，想看個究竟，因為那怎麼

看都像是他要用舌頭把煙給熄滅，但沒有，吐氣後，煙從香煙的濾嘴噴出來。

「幹，這三小。」

「什麼這三小。」

「幹，你怎麼用的？」

林佳澍拿起自己的香煙，看著在燃燒的煙頭，再看看微笑的曹植建。

「我不知道，你不要試啦。」

試了，香煙倒過來，白煙從濾嘴噴出，林佳澍覺得很有趣，再嘗試，又有更多白煙噴出，整個畫面，無論天空或者田地，全佈上白煙，兩個好朋友，陷入迷濛煙霧。

一清專案促成本省掛形成縱貫線聯盟，改變了本省掛彼此的關係以及內部管理，從原本井水不犯河水的型態變成聯手同時又競爭的型態，從原本角頭以下平坦式管理變成階級式組織管理。不過事實上，一清專案是衝著外省掛來的，而且是衝著特定外省掛幫派，和平會。是這麼謠言的，台灣政府的情報單位訓練並派和平會的幫主，陳總，去美國殺一個雙面間諜。陳總帶了和平會的殺手小林一起過去，任務成功，回國時兩人在海關被逮捕。有人在美國境內犯下謀殺案，當然是大事，美國執法單位後來追查到台灣，要求台灣有關單位交出嫌疑人物，但台灣方面回應正在執行一清專案，其目的在於掃蕩所有黑道份子以維護治安，而這個所謂的嫌疑人物，正好在一清專案名單中，目前正在監獄服刑，無法見客。既然是肅清行動，總不能只抓陳總和小林，所以政府把所有黑道份子通通抓起來，沒有經過任何審判過程，台灣所有黑道角頭大哥入獄服刑，其中，和平會的人佔大部分。這就是為何本省掛的幫派份子會在監獄內形成聯盟，因為監獄內都是外省掛的人。

陳總是聰明人，知道在執行任務以前政府不僅不會關他，還會保他的命，利用這個優勢，一次壯大了和平會的實力。執行任務後回國，同樣，這是傳言，純屬傳言，政府要滅口禁聲，打算在監獄內殺了陳總和小林，但陳總早做了準備，居然在情報單位交待任務時偷偷錄音，並將錄音帶交給另外一個和平會幫派份子雀狼，要求雀狼離開台灣到美國舊金山，如果陳總被滅口，就會將錄音帶交給美國聯邦調查局。所以

陳總不僅沒被殺，一清專案後，順利出獄，而和平會在隨後的黑金政治，實力直上登頂。

和平會有七大堂口，其中，太平堂是最有錢的堂口，是黑金政治的重要推手，政府多個工程承包案都有太平堂在後，而太平堂的堂主，是唯一一位本省人堂主，傅宗理。早期跟著嚴董討債，傅宗理總能以有效率的方式取得欠款，當和平會要從五大堂口擴編到七大堂口的時候，嚴董便提拔自己的愛徒成為堂主。一清專案後出獄，嚴董墜樓過世，太平堂完全放掉高利貸業務，專注於政府承包工程。這是黑社會的創舉，在此之前沒人想過可以用這種方式賺錢來經營堂口，傅宗理的名氣扶搖直上，太平堂成為黑道最響亮的招牌。企鵝就是氣不過，為何同樣是本省人，這個矮子客家人可以如此成就，因此總是把傅宗理當成自己的假想敵，見自己的萬芳館承攬工程有困難，便動了要來選立委的念頭。

傅宗理有對雙胞胎兒子，住在雙合市，正是莒光國中另外一個勢力，傅家兄弟，傅千佑以及傅千堂。雖然從未招搖，大家自然知道傅家兄弟的父親是非常人物，所以很輕易就可以在學校形成一股勢力。基本上，以太平堂的利益規模，根本看不上莒光國中這種偏遠地區，所以傅家兄弟在這個區域並沒有像聖龍宮或者德光街車隊那樣的地盤勢力，不過當然，任何地方都得歡迎傅家兄弟。傅宗理跟自己的孩子關係不惡劣但也不親，對話僅止於基本問候，雖然孩子對父親有種崇拜之情，傅宗理從未跟孩子太過靠近，反倒像是跟一個叫做獵保的比較常往來。

獵保也是莒光國中，留級生，年紀問號，皮膚不好，講話陰柔娘腔，沒太有人緣，原本並沒有涉及任何幫派。一次一個綽號老頭的人，仗著跟梯田是同班同學，沒有理由地狠狠修

理獵保一番。當時梯田在旁邊看著，老頭跟著幾個人抓著獵保的臉猛鎚，鎚到牙齒掉了，老頭停止，要求獵保撿起牙齒裝回去再讓自己繼續打，獵保乖乖地抖著手拾牙，再繼續被打。結束後，獵保被警告未來在學校每看到一次就打一次。獵保後來有好一陣子的確沒有再讓老頭看到，事實上，根本就沒有再到學校了，無所事事到外頭工程單位尋求打工，想不到遇到太平堂的人，得知是莒光國中後被引薦到傅宗理本人。在被老頭打到掉牙後一年，獵保回到學校，找上老頭，這回，梯田一樣在旁邊看，換老頭被打到牙齒掉下來，獵保要求老頭把牙齒找回來，老頭在地上摸索，找到了兩顆牙齒，獵保要求老頭吞下去，老頭顫抖吞下後，獵保繼續打，再把牙齒打斷，再要求吞下牙齒，再繼續打。君子報仇，一年不晚，又，一年河東一年河西，兩個人，兩次被打到滿地找牙。

黃漢廷僅有祖母在照顧，看到孫子被打成這樣也只是哭哭啼啼，童示同建議大家湊錢，幫忙一些醫藥費，陳明皇則認為要找律師，將起訴馮計堂的訴狀寫好，再以訴狀來要求德光街的人賠償。見眾人一面倒的支持陳明皇，童示同拿不定主意，整個事情就這樣被拖住。聖龍宮還在想辦法，馮計堂這邊主動表示願意到黑店談判，但要求傅家兄弟得當第三方。童示同同意了在黑店談，但時間卻怎麼都橋不隴，馮計堂總挑理由，還指控童示同佔了地盤優勢以外，專挑對聖龍宮有利的時間。陳明皇認為沒有什麼時間是只對聖龍宮有利，且地點明明是德光街要求，所以這些都是不實指控，說明德光

街沒有誠意談合。馮計堂一直反覆，童示同一直猶豫，兩邊往來越來越失焦。

「當然，澎懷恩有他的版本，我是從他的版本來解讀實際情況應該是這樣。」

四個人走進一棟像相當老舊的大樓，李宗於一邊說著。這個年久的住宅，中庭沒有陽光可以照射進來，可能有一半沒有住戶，空著像廢墟，到處是剝落磁磚，牆壁滲著參差不齊的裂縫，樓梯間潮濕，且有不知從哪來的水滴聲。

「我就問澎懷恩，接下來哩，他說，馮計堂覺得聖龍宮的會耍詐，為了避免，他們會臨時約談判，這樣聖龍宮就沒有時間準備。」

水泥地板上方隨便掛個微弱燈光敷衍一下昏暗的走廊，有幾戶人家鐵門關著，但內門打開著，經過時可以看到電視正在播放節目，漫著怪異氣氛，林佳澍看到有一戶裡面掛著一把武士刀，上方還有很大的青龍圖騰。

「這什麼東西，臨時約的話，傅家兄弟會有空嗎？」

「誰知道。」

「也不知道傅家兄弟打什麼算盤，他們從來沒有興趣插手任何聖龍宮和德光街之間的事。」

「聖龍宮就這樣答應？」

「很明顯陳明皇反對，認為這樣聖龍宮都被牽著走，但如果不同意，同哥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李宗於邊說邊拉開撞球場的門。

撞球場的門是透明玻璃，走到門口就可以看到場內漂亮的裝潢，在這個怪異的老舊大樓內顯得相當突兀，閃著唯一的生氣。白光明亮，裝潢以木製混搭合成塑膠，顏色圍繞黑色、咖啡色以及綠色，禁煙空調，工整潔淨。球桌規則排列，上

方對應一盞照明燈，燈亮了表示該球桌被開啟，就是有人要付費的意思，一個小時四十塊、六十塊不等。球場有很多梁柱，梁柱上掛有球桿，供球友自由取用。每個球桌旁邊都有椅子環繞，所以原則上，每個球桌都是獨立的空間，除非要特別去拿球桿，否則不會經過任何人的球桌。

「這些人專門在玩手段，幹。」

「你不計算別人，別人就計算你，利用所有人脉，賺取最大利潤。」

撞球很奇怪的，被設定為不良少年的專屬運動。所謂的優秀學生不會去撞球間，自然推演到撞球是不良少年的活動，是個無奈的結果。如果有撞球間沒有不良少年聚集，好學生可能會去，那撞球也許就不會是不良少年的專屬活動，問題就在於，撞球間確實總有不良少年聚集，確實偶有衝突，所以到最後也只有不良少年會打撞球。當然，不是說學生非好即壞，只是社會沒有明確的標章給中間的學生，總之，這是很無奈的。

「我去開桌。」

廖意漳從來都不打，但每次都跟著，唯一有的參與感，就是去櫃台開桌。

「操，米漿怎麼在這。」

「別管這些流氓就好了啦。」

望著米漿那端，將近一打人圍著一桌，李宗於露出不安，廖意漳搖搖頭走向櫃台，曹植建聳聳肩膀沒有回應，林佳澍抓起梁柱上的球桿，在球台滾動，測試球桿是否直。

「好學生就不用擔心這些街頭事了，要怎麼成為好學生。」

「唸好書吧。」

「幹，你說的沒錯，植建，壞學生的問題不是在於壞，壞學生的問題是在於未來有穩定收入的機率比較低，難以找正常高收入的工作，所以才會用唸書結果來衡量學生的好壞，唸不好，未來難以找到高收入的，甚至沒有正常的工作。」

「也許吧。」

曹植建看著米漿，像在心理估算。

「坦白說，我覺得是德光街的人在故意鬧事，嘴巴上講說是黃漢廷亂講話，幹，可是誰不知道黃漢廷腦子有問題，誰會把他的話當真？這也不是他第一次亂講話，他以前也亂講傅家兄弟貪污，傅家兄弟也沒動手。」

「所以我說不要管，想太多也沒用。」

球桌上方照明燈亮起，表示已經開桌，時間開始計算。

「操，沒有比較直的球桿。」

三人掃描了一下撞球場，只有另外一頭還有放球桿，而米漿就在那一頭。林佳澍並沒有猶豫，直接走過去。

米漿的外套別著一個精緻小銀飾，普通的校服突然變得很有時尚設計感，原本的白色襯衫換成深黑，看過去俐落又顯著。一等人安靜地讓林佳澍從面前經過，交叉形成一個特殊的氛圍。林佳澍挑了兩個球桿，雖然仍然不直，起碼比剛剛好，便準備離開。

「欸，球桿都拿走，那我們哩？」

米漿突然開口，算是突破了這特殊的氛圍。

「你們？」

「對啊，你拿走了，我們怎麼打？」

「用現在正在你手上的球桿打可能是個好主意。」

「我不想用我手上的球桿打，我想用你手上拿的球桿打。」

「你正在用你手上的球桿打，你從什麼時候開始想用我手上的球桿？」

「我現在想。」

「這幾根沒很直，你們是不會要的，你要的話我就留下來，等等我會觀察一下你怎麼拿沒有很直的球桿打球。」

「你在跟我靠背喔，幹，我看你真的蠻不爽的，什麼時候才有理由可以打你啊？」

林佳澍手拿著球桿沒有輕舉妄動。

「媽的，我不喜歡跟弱者打交道，你要拿球桿，挑贏再說。」

米漿站起來，旁邊的人自動自發排球。

「挑就挑啊，用我手上的球桿？」

「哈，幹你娘哩，來啊，就用你手上的球桿。」

林佳澍不擅長籃球，跑不快跳不高，撞球，不好意思，也是普普通通。

「植建你來插花喔，幹。」

曹植建走過來，沒打算留著自己兄弟在這尷尬。

「看你挑桿啊，還能幹麼。」

「幹，看三小，要就直接挑桿啊，怎麼跟某人很像，都是在旁邊看而已。」

說完米漿與德光街的人互相笑了出來。

「喔，好啊，那我跟你挑，佳澍，我來。」

「欸欸欸，我們剛講好了啦，贏的拿球桿，好啦，你在旁邊看。」

米漿跟林佳澍要手上的球桿。

「幹，這個真的很不直，你娘哩，沒關係，我開球。」

米漿面帶笑容，十足強勁地開球，兩球進袋。

「拍誰啊，運氣好。」

米漿很快計算下一球的路徑，瞄一下，再進一球。

「欸，幹，這麼不直，媽的，還打得進，幹，是不是我是神？哈哈，你老師哩。」

林佳澍和曹植建兩人在旁邊看著米漿一顆一顆地吃，好不容易失手，白球貼壁，林佳澍架了球桿，出桿沒進，再換米漿，再進，這回沒有再失手，就這樣直到最後只剩九號。

「欸，如果打進了我就贏了，幹，這樣是不是欺負你？是你同意讓我開球的喔，不然這樣，現在我給你打，你打進這個九號我就讓你拿走球桿，打不進，換我打，我打進了，球桿留下來，打沒進，再換你，以此類推，有沒有問題？」

「好啊。」

九號靠近球桌一端，幾乎在中線，白球在另一端貼壁，林佳澍只想到倒灌的方式讓九號球進袋，好不容易架好了球桿，瞄了一會，出桿，白球撞擊，九號反彈朝向尾袋，看起來就像要進了，無奈，停在袋口。

「幹，你還算準喔。」

米漿笑了笑，輕輕鬆鬆把停在袋口的九號球推進。

「願賭服輸啦，沒欺負你喔。」

曹植建拍了拍無奈的林佳澍，把球桿放回原處。

米漿摟著在位置上的辣妹，顏笑開懷，為自己身體素質或者優秀基因感到愉快，也摻雜賭博勝利的喜悅。辣妹倒是很冷，被摟在懷裡，像是很難伺候的冰山美人，惜那一焉一笑。德光車隊總有一些辣妹跟著，而且很多時候是不同校的，可以想像必然有跟其他學校的流氓爭風吃醋，也可以明白德光車隊確實是強勢的地痞流氓。

米漿的態度在視覺上產生特定訊號，透過眼睛接收可以傳遞到大腦，勝利的聲音同樣也透過耳朵傳遞到大腦，加上大腦可能已經產生其他情緒，比方說因為輸球自身產生不愉快的感受，參雜這些訊號以及情緒後，大腦進行處理，也許會產生惱羞成怒的反應，也許產生這樣的反應但又隨即衡量了米漿等人在生理上可以輕易凌駕在自己之上因而再進一步產生壓抑的反應，也許僅產生無奈的反應，也許任何反應都沒有，沒有憤怒的能量、難過的能量。林佳澍以及曹植建，兩個獨立運作的大腦處理後產生的後續動作是平靜離開，兩人並沒有露出不愉快或者是壓抑的感受。

撞球場放著一些舞曲的東西，像是〈All that she wants〉，或者〈Scatman〉、〈Coco Jamboo〉之類的。當然沒人聽得懂英文，看廖意漳在那搖頭晃腦亂哼，李宗於便在旁邊學，搞得大家一陣笑。

「幹，你不會英文在那邊唱屁啊。」

「幹你老頭仔，你爸我爽啦，幹。」

李宗於持續嘲笑，廖意漳一陣脹紅，突然猛地打了李宗於一拳，這一拳不小力，李宗於臉色沉下來。

「廖意漳，你現在要幹架喔，啊？」

廖意漳的臉紅轉成憤怒，但沒有說話。

「你現在要幹架，啊？好，來啊。」

說完，拿起桌上的可樂玻璃罐。

「我們現在出去，我他媽的會用這罐可樂撕爛你的臉，操你媽的。」

廖意漳往前一步。

「我用我的手就可以把你的眼睛挖出來。」

「好啊，幹你娘我們現在出去。」

曹植建在一旁搖頭笑了一下。

「兩個白痴。」

說完，廖意漳和李宗於兩人笑了出來。

「媽的，什麼出去，你怕在這邊打被店員罵對不對，幹，李宗於，要打還怕弄髒環境喔。」

「幹，我看你嚇成那樣，要帶你出去給你秀秀啦，媽的。」

「幹。」

「幹。」

兩人打玩起來。

林佳澍的目光被米漿那一桌吸引，莊琇媛不知何時來到現場。原本的辣妹被晾在一旁，米漿似乎在邀請莊琇媛坐下，看著她神秘冷酷的表情，對米漿的邀請無動於衷。

「植建，為何你要跟梯田說黃漢廷亂講話。」

回個神，撞球桌這邊圍了很多人，遮住球桌上檯燈的光線。

「曹植建跟他哥這種人是亂源，插手我們聖龍宮的事，讓我們人事不穩定，沒有解決，大家會無所適從。我們好心邀請他加入他不要，沒加入又在外頭亂講話，我們到底該怎麼做。」

有人坐在撞球桌上，有人把李宗於推開，最吸引目光的，是一隻手搖曳刺青符咒從群人中穿出，直接拍打在撞球桌上。

「我就說，黃漢廷被打，我們要跟德光街的討回來，也要跟曹植建討回來。」

也許曹植建正在心理估算，沒有表情，沒有反應，瞪著陳明皇。現場氣氛相當緊繃，所有人似乎已經準備好，所謂的討回來，也許就是現在。

「喂，陳明皇，討什麼，我們可沒欠你。」

廖意漳擋在陳明皇和曹植建中間，李宗於也繞過來拉開兩人距離。

「陳明皇，我們沒有亂講，梯田如果真的這樣說，不然當面理論。」

「李宗於，你也真熱心，當事人嘴巴咊咊站在那，就是因為有你在插嘴。」

「懶的跟你們說，走開，別擋我檯錢。」

曹植建把人推開，打算繼續撞球，但陳明皇把白球丟到地上，可以感受到沉重的球體撞擊地面。

「我沒動你，不是不敢動你，我沒動你，是在給你機會。」陳明皇揮著刺青符咒，聖龍宮所有人點頭，就像空氣染上汽油，只稍一根小火柴就能引爆現場。曹植建沒有退讓，退讓不會是現在的選擇，但不知道心理估算地如何，不知道是否拿不定主意該怎麼做。

「操你媽，在衝三小？！」

聲音從米漿那一桌傳來，大家注意力轉移，看到米漿抓著蕭重為，旁邊站著莊琇媛，像是兩人在爭風吃醋，童示同正嘗試拉開兩人。

「欸！米漿，冷靜。」

「你跟她講什麼，跟她講什麼！？」

蕭重為沒有出聲，表情沒有示弱，但被這麼大吼，滲著一稍淚。

「米漿，你現在就這樣打起來，等一下怎麼跟馮計堂談？」陳明皇手一揮，所有聖龍宮的人往米漿那邊走過去。

「植建，我覺得要趁現在離開。」

李宗於立刻靠上曹植建的耳朵。

「佳澍，剛剛這樣你要來幫忙自己的朋友，陳明皇可能會動手，你不能這樣站在一旁很像沒你的事，這樣很不夠意思。」

廖意漳表情嚴肅，像是責怪像是提醒，林佳澍吞了口水，對了曹植建一眼。

「沒關係，我們走。」

曹植建放下球桿，拍了拍林佳澍的胸膛，四個人準備要一起離開。

「米漿，你冷靜一點。」

米漿那一桌圍滿了人，感覺球桌上照明燈的光線在晃動。

「冷靜什麼啦，童示同，我哩幹你娘！」

聲音來得突然，沒人確定方向，接著看到馮計堂帶著一群人，拿著球棒衝進來。所有人一陣錯愕，而童示同露出比誰都還要驚訝的表情。撞球場陷入混亂慌張，兩派人馬殺氣瞬間引爆，大家從四面八方相互揮擊，不怕打到自己人，就怕沒打到人。

曹植建推著林佳澍要離開，陳明皇擋住去路。

「想走？」

「你瘋了嗎！？」

廖意漳一股勁提上來擠開陳明皇，曹植建把林佳澍往另外的方向推。

「快離開！」

林佳澍眼角掃到一扇門，趕緊衝過去，原以為起碼有李宗於跟著，回頭看三個人都還在裡面，猶豫了一下，打開門，眼前，不是陌生人。一個警官穿著運動夾克，廉價的襯衫以及西裝褲，插著腰的時候會把夾克往後撥，然後雙手放在廉價皮帶上方的腰間，林福德。

「喔喔，想不到在這看到你。」

「你來的正好，裡面有人打架。」

「我知道啊，我只是不知道你也在裡面打架。」

「我沒有，所以才跑出來。」

「喔喔，你剛剛在裡面跟人家打架，看到警察來了才逃跑，好好，我知道了。」

「我沒有跟人打架，我不是看到警察才離開的。」

「我不是警察嗎？」

「你是警察，我們在外面遇到，所以沒有所謂的在裡面看到警察來了才逃跑，是逃跑時在外面遇到了警察。」

「不是不是，嘖，你有沒有打架是我說了算。我說，你剛剛在裡面跟其他流氓打架，這叫做聚眾鬥毆，看到警察來了才心虛逃跑，顯然是畏罪潛逃。來，沒關係，我們早就接獲通報說這邊會有群聚鬥毆，我的人會去處理，裡面你不用擔心，現在是你有問題。」

「我會有什麼問題。」

「林佳澍同學，我說你有問題你就是有問題，以後你要知道，事情是我說了算。哼，我記得你啊，很屌的，上課鐘響才會進教室的林佳澍同學，他媽的很屌的，不是嗎？」

「大家都是上課鐘響進教室，這樣就很屌？荒唐。」

林佳澍想要繞開，被林福德抓著手臂。

「我當警官，不嫖不賭不收紅包，為何？因為我要的是做對的事。讓有我在的地方治安好，就是對的事。來了這一陣子，我發現這裡有我不知道的力量在影響這邊的秩序，這讓我

很不爽，我的地方應該是我的秩序，按照我的意思走，我不管那個人有多大條，在我的地盤，就是我的秩序。

現在，我要你去找出誰在後面搞鬼，是誰要這群青少年在這邊亂來，是誰允許的。從今天開始，你要主動去知道哪邊要打架，誰要偷誰要搶，或者誰說了什麼東西，不管用什麼方式，你要去想辦法知道。就像今天，如果你能事先通報這邊會有群架，那會是好事，你看，我可以來阻止。

如果你瞞著我，不告訴我事實，那我告訴你，我會因為你打架指控你傷害他人，搞不好我還會找到你有在吸毒的證據。你懂什麼是傷害罪？你懂吸毒是什麼意思嗎？這些都是要坐牢的。所以你要告訴我任何你知道的事，而且你要想辦法去知道。」

「我澄清一下，你在這邊非常清楚我沒有吸毒，我也沒有打架，但只要你個人判斷我沒有告訴你特定事項，上述指控都將因此成立？」

林福德雙手插腰。

「喔，抱歉，你用詞不夠謹慎，更正一下，是任何指控，都將成立。」

街道兩旁都停著汽機車，感覺相當擁擠，如果有對向來車，會車可以耗上好一陣子。雖然沒有停車格，電線桿的設置卻很巧妙的限制停車空間，中間穿插摩托車，可以想像汽車會很難移出。這些住宅區並沒有規劃人行道，預期除了住戶以外不會有外人開進來，所以行人就是走在街道兩旁停滿汽機

車和街道中央汽車行進路線的中間，人不讓車子開不了，車子不讓人走不了。

林佳澍貼著路邊車子緩慢行走，眼珠透著前方的來車。在巷子中，對方來車速度相當快，似乎沒有把行人放在視線中，眼看就是要逼到身體，林佳澍卻無所無謂，沒打算閃避，車子掃過身旁，後照鏡撞到手掌，碰的一聲，車子繼續快速行駛，林佳澍也沒回頭。

「人之所以害怕死亡，是因為死亡決定人的終點。」

前方又有來車，速度似乎更加猛烈，眼看就要逼近，林佳澍沒有展現閃躲，後照鏡再次掃過手掌，且這次更為猛烈，後照鏡斷裂脫落掉在地上，林佳澍的手似乎也被劃傷。抬起手，先看到一些白色表皮劃開的痕跡，接著鮮血慢慢滲出。

回頭，車子已經不知去向，並看到街道上趴著一個人。

不確定是否是從上方掉下來所以趴在那邊，還是被剛剛的車子撞到而倒在路上，這個穿著學生制服的人就是趴著動也不動。

「換句話說，如果人的終點由人來決定，就無須害怕死亡。」

林佳澍像是肯定這個人是從上方墜落，像是想起墜落時的聲音，原先不確定是不是後照鏡掉落的聲音，但現在確定了，這是生命落地時的撞擊聲。過了有那麼一下，碰的一聲，眼前的畫面改變，又有一個穿著學生制服的人墜落，就在相隔不遠處，現在，有兩個身體趴在地上。不確定到底身體還有沒有在動，遠看像是動也不動了，接著令人吃驚的，又有人墜下，又有人撞擊地面，林佳澍不由得抬頭，像是不該抬頭般地抬頭，只見兩側公寓樓頂不斷有人墜落。

「林佳澍。」

教室內蔡老師停下講課，林佳澍撐著頭沒反應，前面曹植建的座位是空的，包含李宗於三個人今天沒有到學校。

蔡老師走下講台，拿起林佳澍桌上的課本，扭了一個表情，示意這不是這堂課的課本。

「下課來教師辦公室找我。」

蔡老師是十一班的班導師，風格強硬，戴著有色眼鏡，不知道的還以為他是流氓。在轉到莒光國中以前在別所國中教書，街頭幫派見識多了，所以學校發生流氓鬥毆事件，通常只有他敢站出來。學校原本期待十一班會是資優班，想不到是個課業糟糕的怪異班級，認為這群學生沒救了，便換了蔡老師當班導師。成為班導師，第一件事是重整服裝儀容，鞋子需要全面白色，頭髮過長的必須要剪，而第一件事，就讓蔡老師知道林佳澍是班上的問題人物。

鞋子需要全白色的定義就如字面所述，任何一點黑點或紅線都不行，林佳澍的鞋子印有Reebok的彩色標誌，蔡老師依據校規要求隔天換成全白的鞋子。隔天林佳澍將彩色標誌用立可白塗成白色，這沒有讓蔡老師覺得林佳澍在妥協，而是認為他作怪，兩人一番辯駁後，蔡老師同意這個作法，但警告如果立可白掉色露出非白色的顏色會沒收他的鞋子。

「林佳澍，頭髮怎麼這麼長？」

一踏進教師辦公室，蔡老師扳著臉問。

「你是說從三毫米長到五毫米這種長嗎？」

黃老師在相同的辦公室，看到林佳澍，露出鄙視的眼神。

「頭髮這麼長，這個月明顯沒有剪，明天去給我剪一剪。」

「老師，剪一次頭髮要六十塊，這錢對我來說有其他更好的用途，況且頭髮沒有影響到唸書，沒有影響到人品，我真的不知道為何要剪。」

「沒有嗎？從你嘴巴講出來特別有趣。」

雖然不關黃老師的事，但他就是插嘴了。

「沒有啊，黃老師，頭髮長短要怎麼造成唸書困境？要怎麼影響人格品行？」

「你們這些人就是喜歡強詞奪理，就是愛作怪，找一大堆作怪的理由，剪了頭髮你就不會再作怪了。」

「可是我的偶像都是長頭髮。」

「偶像？喔喔？說說你的偶像是誰，我來看看你這樣的人都把什麼人當偶像。」

「喔，我的偶像可是很特別的。」

黃老師停下改作業的筆，雙手抱胸，加強鄙視的表情。

偶像是關鍵字，腦子接收這個關鍵字後會搜尋相關記憶，這記憶有可能是一些年輕偶像歌手，而年輕歌手可能反應年輕人膚淺，在擷取這樣相關記憶後，腦子就像有方程式一樣將參數套入，再控制人體做出反應。

「說說看啊。」

語言之所以細膩，是每個人對於相同關鍵字所延伸的觀點都不同，林佳澍無所顧忌，侃侃而談。

「我的偶像是牛頓，他是機械力學之母。牛頓運動定律奠定了我們當今的力學，相當地偉大，我以後想要念機械工程，所以我把他當偶像。除此之外，我也很崇拜達文西，他可不只是只有畫蒙娜麗莎，他其實還是機械製圖之母，現今的機械製圖是從他開始的。我把他們兩個當成我的超級偶像，而且

他們兩個的頭髮都超級長的，證明了力學研究或者繪圖發展，不會受到頭髮長度的影響。」

停頓。

黃老師顯然不知道怎麼回答，假裝有事得離開辦公室。

「過來，林佳澍。」

整個辦公室，也許只有蔡老師看林佳澍的眼神不含有鄙視。

「我知道這段時間對你很艱困，家裡的事情肯定讓你很心煩。」

只是簡單對話，似乎有特定思緒埋在蔡老師的表情下，操控非常細微的臉部肌肉變化，不確定林佳澍有沒有察覺。

「昨天你有跟曹植建他們在撞球場嗎？」

「有。」

蔡老師皺起眉頭。

「告訴我實際情況。」

「我們在打撞球，結果有人打起來，曹植建他們剛好來不及離開，接著警察就衝進去。」

「警察說他們也在打架。」

「沒有，他們是被扯進去的。」

蔡老師將眉頭鎖得更緊。

「你確定你們沒有捲入什麼麻煩？先前馮計堂這麼高調地打人，我本來就預期會有其他衝突。」

「我們沒有麻煩，而且我們只想避開麻煩。」

「但同時你們也知道，別人並不覺得你們想要避開麻煩。」

「怎麼說？」

「校規規定不能去不良場所，撞球間就是不良場所。」

停頓。

「佳澍，很久以前就已經想跟你說了。我覺得你是聰明人，跟其他人不同，我不是很能夠理解你為何跟曹植建走得這麼近，我不是說他不好，但你們是不一樣的。」

「跟其他人不同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你應該要比其他人還要好。」

「我確實是不錯，但沒有比誰好，我們都不一樣，但沒有誰比誰優越，我還蠻不爽有人這樣講，不爽憑直覺衡量一個人，然後看不起一個人。」

「我沒有看不起誰，純粹認為你跟其他人不同。」

「但你剛的句型是比較型的句子。」

「那是在激勵你，好，算了，撇開這個不講，我認為你在這個階段，應該就是專注學習，尋著這個制度往上。浪費時間去撞球場，是在浪費你的時間。」

「我覺得這不是公平的制度，我覺得這只是用來分配社會資源的制度，好讓特定的人可以獲得較多資源，說服其他人接受資源分配不均。不是大家以相同的學習方式都能獲得相同的結果，所以才要因材施教，但顯然制度沒有做到這一點，導致大家並不是在用自己擅長的方式在競爭。」

這當然會影響我唸書，因為制度沒有考慮到我擅長什麼，沒有在乎怎樣的方式合適我吸收知識，我當然也就不想在乎這個制度。除此之外，當我知道這些教育內容只是用來證明一個人的基本記憶力、邏輯運算能力，沒有在管是否未來能學以致用，我真的不願意花這個時間。假設我未來要當歷史學家，現在花時間在物理化學、數學、生物等科目的時間就完全浪費。相反的，如果我未來要當工程師，歷史地理、公民與道德就完全浪費。更極端一點，如果未來我是音樂家，現在所有科目都是在浪費我的時間。」

「可是你在這個年紀要怎麼知道未來做什麼好？」

「花時間跟朋友相處，從朋友身上學習，因為未來，我肯定也會需要朋友，這個經驗肯定能學以致用。所以我花時間去撞球場，學習社交相處。我們講五育，德智體群美，結果到頭來分配社會資源的標準只有智育，而且是不在乎學以致用的智育，這要怎麼說服我認同。」

「花時間跟朋友在一起不一定要搞到荒廢學業，更不一定要在撞球間，這是兩件事。現在把這些不同領域的知識交給學生，是為了讓學生可以從中衡量未來要做什麼。」

「假設學生不知道未來要做什麼的話。」

「不用假設，學生不會知道要做什麼。」

「我知道我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音樂人，我會是好的藝術家。」

「你看，這就是問題，你們不知道社會怎麼運作，你們並不知道有些職業沒有辦法維生，應該要當工程師、律師這種才對，有穩定收入才能維生。」

「為何，如果那不是我擅長的，我要怎麼投入跟其他人競爭。」

「沒辦法，這社會是這個樣子。」

「這說明了這社會的這個部份有問題。」

沒有社會是完美的，總有人是被制度無謂犧牲，蔡老師的表情像被刷上一筆否定，遲遲不願開口。

「我的工作沒辦法為你改變社會，我的工作是告訴你社會會怎麼評價一個人。」

林佳澍沉了一會。

「我以為你的工作是告訴我們該怎麼平等評價一個人。」

五點多的台北縣仍舊環繞陽光，但光線停在黑店門口卻步，往內掃，沒有看到莊琇媛。黑店對面一排騎樓，聖龍宮嵌在其中，一個不知道哪個神的神壇就在宮廟中間，神壇前有張桌子，長臉偶爾就在這張桌子抽煙啃瓜子，兩側零零落落幾張可隨意移動的椅子，整個宮廟顯得簡弱單薄，唯獨神壇旁一個通往內室的布簾子隱著一些神秘。每次經過聖龍宮，吸引林佳澍的就是那張布簾子，總深緩著異磁暗氣，讓布簾子看起來格外厚重，讓前方神壇看起來像是紙搭的，當長臉在前方桌子啃瓜子時，就像在守護這張布簾子後方的祕密。

聖龍宮旁邊有個正在裝修的店面，目前還看不出來會是怎麼樣的店面，內部有工人正在趕工中，但其中一個人很明顯有別於工人，眼睛異常有神氣，一身黑色襯衫以及黑色西裝褲，掛著特定符咒形狀的鏈子環在襯衫外，有著長及頸的白鬚。這個人抬頭看到林佳澍後，便沒有再移動視線，林佳澍的視線含著這個人，兩人就這麼對著。這個人走出店面轉到隔壁的聖龍宮，坐在長臉平常會坐的位置。這是非常位置，連童示同、陳明皇都不會坐在這，這個人居然這麼坐下，勢必與聖龍宮有非凡關係。

林佳澍緩著步伐回家，思索著每一步每一踏。

離開時朋友都還在撞球場面對混亂，也許這是林佳澍腦子在想的事。這個訊息在發生當下就算進入腦部後有相當被過濾，只要腦部足以判定當時的狀況是拋棄朋友自己離開就會產生愧疚感，而現場的吼叫聲、撞擊聲，血腥的暴力畫面可能會產生害怕，愧疚感以及害怕相互交錯，影響儲存在腦部的

記憶態樣。不確定是否看不清楚的人會產生比較低的愧疚感，聽力較差的人是否比較不害怕，林佳澍隔天看起來是不斷回想反覆塑化這個記憶，像是相當後悔當下沒有為朋友挺身而出，然後告誡自己未來該如何的樣子。

回家的路上仍被陽光覆蓋，擠條小巷穿梭在公寓之間，這正是大家準備收拾忙碌一天的時刻，再一個小時，城市將重新漆上黑色，家家戶戶陸續入眠，直到夜曲結束演奏，大地才會重獲黎明。

總共十四戶人家，林佳澍家在七樓公寓的二樓，樓下一道兩扇設計的鐵門，不時是開啟狀態，就算關著效果也不大，真要用力撞是撞得開的。二樓家門口只有一道單扇鐵門，一把簡單的鑰匙就可以開啟。家內格局是兩房兩廳，二十多坪的面積容納一家幾口。林佳澍在樓下躊躇著天黑，再用非常非常緩慢的步伐一步一步跨到二樓，被好幾分鐘拖著，勉強停在家門，猶豫了許久拿出鑰匙，拿出鑰匙卻遲疑插入門鎖，插入後不願轉動。整個過程是很緩慢的，非常非常緩慢插入，幾乎聽不到機械摩擦聲，接著，停滯許久後才輕輕轉動，考驗著鑰匙機械裝置是否可以完全沒有發出任何聲音就解鎖。沒有，解鎖瞬間還是發出機械聲響，門打開，一股抑鬱輻射衝擊胸口，刺穿心臟，落進肺腔，導致心跳沉重，肺腔收縮。林佳澍深深吸一口氣，嘗試緩和心跳，重新膨脹肺部。父親不在客廳，林佳澍聚精會神確保每一個角落都已經被掃過，父親的的確確不在客廳，才伸手開燈。一側沙發、一側電視櫃，客廳一端是餐桌，餐桌上有父親前公司的阿娟阿姨帶來的晚餐。蚵仔麵線，林佳澍撈了一口，冷掉了，也都稠在一塊，雖然很快吃完，但並不像在享受，接著，很快洗澡回房間，在家，與家隔絕。

每天清晨剛天亮，只要是晴天，林佳澍會去打籃球。到不是因為有多愛籃球，畢竟本來就不擅長運動，也許純粹想要證明自己就算不好也沒有那麼差，有天開始練習投籃後，就這麼持之以恆，每次總是會要求投進一百顆三分球才休息。這不是容易的事，特別對於運動細胞不好的人而言，要像運動員一樣機械式地出手是困難的，常常連續好幾球碰框不進，那種孤獨挫敗感很容易點燃怒火。

「幹。」

球碰到籃框彈開，滾得很遠，林佳澍相當生氣的樣子，但也只能無奈跑過去撿球，再回來，重新穩住情緒，繼續投。投籃手感時好時壞，情緒也就時好時壞。結束後，坐在籃框下休息。

早晨總是孤零零的，沉默迎接陽光，沒有紛擾，寂靜環繞。

幾個青少年被帶到警局後，都有成年人來接走，長臉帶走聖龍宮的人，律師帶走德光街的人。林福德拿律師確實是沒辦法，但長臉就被拖在警察局好一陣子，後來有個叫做蔡順佳的人也到場，三人談了很久，才讓聖龍宮的青少年被帶走。蔡順佳是莒光國中這一區域的大地主，本身經營瓦斯行的生意，行為低調，是現任雙合市長邢維安的好朋友，選舉時總是相當幫忙。

陳明皇認為蕭重為被米漿找麻煩，且當天馮計堂根本就是來打架，一點談和的跡象都沒有，要求童示同必須要有所反應。長臉提過警察已經在盯，童示同認為長臉的意思是先緩著，不要輕舉妄動，但陳明皇認為這樣無法對弟兄交待，會影響帶頭的威信。在壓力下，童示同帶著人跟蹤梯田，蓋布袋，準備拳打腳踢一番。梯田拿出匕首劃破袋子，割傷圍攻的人後逃離現場，不僅沒有被教訓到，還丟了聖龍宮的顏面。長臉對此舉相當生氣，警告不准再有任何不當行為。德光街的人像是抓到機會，要求童示同對梯田動手的事情道歉，聖龍宮自然是搬出先前黃漢廷的事情還未了結，跟梯田的小推擠事件完全不能比。兩邊的人就這麼樣相互指控，相互威脅，一下子要出來談判，一下子又說對方爽約沒誠意等等，隔空叫罵沒有停過，但沒有再動手。

澎懷恩說完整個故事，李宗於瞄了一下曹植建。

「然後呢？」

「沒有啦，就這樣一句話。」

「怎樣一句話？」

「就一句話要討回來啊。」

「靠腰，長臉哥不是說不行？」

「所以就一句話要不要而已。」

「在講什麼東西啊，什麼一句話啦。」

跟澎懷恩講話真的很累，也只有李宗於有這個耐心。

「就欸，你要幫忙。」

「欸你娘，欸是誰。」

「就你啊。」

「我是誰，幹。」

澎懷恩看著曹植建停頓很久。

「你植建啦，對啦。」

「靠背，幹你老頭仔。」

「你不是聖龍宮的人，你可以幫忙。」

「好笑。」

「去啦，一句話啦。」

「不要。」

「幹，我們要討回來啦，去啦。」

「幹你番仔喔，要我講幾次。」

「好，幹，我回去講。」

澎懷恩一副等著要好看樣子離開。

從這邊的走廊看得到陳明皇的教室，所以等等看得到澎懷恩是否馬上就去報告。曹植建並沒有顯出焦慮，但也沒有很輕鬆的樣子，從外觀很難估算出到底他在估算什麼，或者是否有在估算。

「真煩耶，媽的，植建，他這樣去跟陳明皇說會怎樣？」

「不要去就對了啦。」

「白痴，廖意漳，誰在跟你說要去，我只是問陳明皇會怎麼反應。」

「李宗於，你每次都這樣，跟流氓不能妥協，跟他們談條件，他們只會得寸進尺。」

「幹你娘，你還知道得寸進尺這個成語喔。」

「幹你娘啦。」

澎懷恩到了陳明皇的教室外了。

「植建，無論如何，我一定挺你，我們是兄弟，如果他們要動你，我不會讓你一個人。」

陳明皇走出教室，跟澎懷恩對話一下，朝這邊看了一眼，林佳澍一閃避開眼神。曹植建回應李宗於，手勾著林佳澍的肩膀。

「我知道你們會挺我，但我希望你們不要挺我，這是我跟陳明皇兩個人之間的事，扯越多人會越複雜。也許我算錯，但我認為陳明皇不會動我，就算會，也不會太過分。」

「陳明皇還能怎樣，最多把我們殺了，最多就是這樣，換句話說，只要不怕死，根本就不用怕陳明皇。」

安靜了一會。

「幹，哈哈，佳澍，你每次都這樣，在旁邊很安靜，只要開口都很勁爆，你老師哩，什麼只要不怕死。」

「邏輯上就是這樣，這個結果是邏輯正確的結果。」

「邏輯正確你媽啦，幹。」

一陣笑聲。

李宗於和廖意漳當真覺得有趣，曹植建微笑，林佳澍眼前含著這些笑容。

放學曹植建沒有要跟林佳澍到學校後方小台子抽煙，說要去找黃琳容，兩人剛破冰，必須得積極維繫剛找回的感情。

林佳澍一個人看著籃球隊練球，在場邊平靜頂著球場背景，雖然不像想上場打的樣子，但像是隨時準備好的樣子。

「生命誠可貴，對，只是當你活著的時候，你感受不到有人覺得你的生命可貴，因為你是次等的，分配不到社會資源，得不到尊重，汲汲營營一輩子，最後只是貢獻給真正生命可貴的人。」

哥哥寫過一首歌，〈[存在感消失下的強烈自我](#)

誰的淚願意為我墜

誰的淚願為我傷悲

聽起來像是說，一個人自殺，是不會有人為他掉眼淚的，所以不該自殺。但同時也可以反向解讀，如果一個人的生命連一滴眼淚都不值得，那他又何必活著。

好不一會，林佳澍獨自到黑店。店內電動光線穿刺在黑暗中，格鬥人物的招牌聲音起起落落，櫃台看不到莊琇媛，坐著的是曉文。

「換錢喔？」

「沒，我沒有要打。」

「沒有要打來這幹麼？」

林佳澍也許意外曉文會跟自己攀談，但外表看不出來。

「還是來找陳明皇？」

「找他幹麼？」

「跟他解釋啊，看可不可以把事情講開，否則我覺得他就是今天要打植建。」

「打他？今天？」

「對啊，我等等會跟黃琳容一起去德光街找梯田和米漿，黃琳容說曹植建會跟她一起去，然後剛剛碰到陳明皇，我就跟他說了。」

「說妳會去德光街？」

「說曹植建等等會跟我們一起去德光街。」

「要怎麼打，難到帶人去德光街？」

「你不覺得這樣反倒剛剛好，一次處理德光街和曹植建。」

大腦接收到對話，也許理想上該搜尋各個關鍵字所有連結的記憶，但由於這樣耗費太大量的能量，所以可能會選擇有比較強烈的記憶，捨棄其他的部份，比方說，愧疚感可能就是強烈的記憶。

「為何陳明皇一直針對我們？」

「你們有誰，拜託，他只針對曹植建吧，你們其他人算什麼咖。」

「那為何針對曹植建？」

「誰知道，也許覺得聖龍宮有出力罩他，他卻總是一副人家罩他理所當然，也許覺得植建他哥沒在做事，卻還是聖龍宮的決策者，也許覺得他配不上黃琳容，你知道吧，陳明皇以前約過黃琳容被拒絕。」

旁邊一個在玩格鬥天王的人正在用連環記橫掃對手，林佳澍從來不會用連環記，每次有人來單挑都被輕鬆解決，他一直不懂為何有些人就是能夠輕鬆操作電動。

「陳明皇這樣對你好朋友的男朋友，你打算看戲還是打算幫忙。」

「講什麼奇怪的話啊，你講話很奇怪欸，那你會看戲還是幫忙，男子漢大丈夫。」

「我當然幫忙。」

「那你在這邊等好了，我覺得陳明皇他們等一下就會來，你就可以幫忙解釋一下，說曹植建會配合還是怎樣的。」

「要配合什麼？」

「我怎麼知道，我好心提醒你，你不懂就算了，還以為你是聰明人才來跟陳明皇談，不談就等著被打吧。」

曉文手一揮，起身往店內走，林佳澍才轉身打算要離開黑店，想也想不到，一個影子閃進門口，夾克往後撥，在廉價皮帶插著腰，林福德。林佳澍下意識要繞過，但被阻擋。

「欸欸欸，未成年可以進來嗎？」

「我進來換零錢的。」

「林佳澍，你還真被我逮到耶，未成年進來這裡，打算換錢參與賭博遊戲，嘖嘖，被我逮個正著。」

「不是吧，我換好零錢在賭博遊戲機台前投幣被你抓的話就是逮個正著，現在的情況是，我欲進來換零錢，剛好櫃台沒有人，轉身要離開，卻遇到了你。」

「是不是不是，是一個未成年人屢勸不聽，仍然進入年齡限制場所進行賭博遊戲，轉身要離開，卻遇到了我，目前我正在詢問這位未成年人。」

「好的，你知道嗎，店內確實有未成年人，我誠心建議你進去抓，保證你不會失望，同時也很高興有如此優等執法人員為了維護治安到處奔波，有你在的街頭，我感到特別安全。」

「喔喔喔，說到這個，這正是我要攔住你的原因，上次請你幫我收集的資訊，收集得怎麼樣了？」

轉頭並沒有看到曉文，店內實在太暗。

「最近要考試了。」

林福德臉色一沉，不知道怎麼樣的動作，林佳澍的大拇指被轉動並提起，整個身體翻轉，只差沒有跪下。黑店內的人突然都像是煙一般消失，獨留這一齣逮捕動作戲碼。警車就在黑店外，林佳澍被壓上車，後座有橫桿，顯然是上銬的位置，林福德坐在副駕，指揮開車。

「我們現在準備去警察局做筆錄，你要解釋一下你身上的七千塊現金是怎麼來的。」

林福德拍打著手上的七千現鈔。

「秩序是安全感。一個社會如果沒有秩序，大家會失去安全感，社會將無法運作，沒辦法上班，沒辦法買菜，失去合作、信任，停止進步。有些人認為競爭到最後本來就會重塑秩序，那個是錯的，應該是在既有秩序不變的情況下持續競爭，那才是對的。這就是為什麼我要站出來，我要恢復該有的秩序，大家才能安居樂業，公平競爭。」

秩序是關鍵詞，且是廣義的，就算被不同腦袋以同等質量接收，在腦袋中處理後會產生的結果很難相同。有人會將秩序簡單連結到安全，有人直覺反應是整齊劃一的景象。就像是政客表示會帶給人民幸福的日子，但每個人對於幸福的日子有著截然不同的態樣。

林福德從後照鏡可以看到林佳澍的表情。

「這些流氓幫派，他們想要在寬鬆的法律制度下創造自己的秩序，這是錯的，我這個人從來不跟這些惡勢力妥協，從來不同流合污，相反的，我要這些人跟著我的秩序走。」

警車不是一般民眾每天可以搭的，且一般人對警車應該都有刻板印象，所以在警車內應該相較於平時神經緊繃，在警車內所接收的訊息應該會相對強烈。除非同時腦子已經在運轉的其他事情更為強烈，強到腦子必須得忽略其他訊息。比方說很看重的友情最近不穩定，不斷思考著可能會失去的友情，該如何做才是正確的維繫友情，這個時間點是否是重要的等等，那腦子就不見得有能力接收並處理其他訊息。

「我說過，不管什麼手段，你要想盡辦法收集到必要訊息，如果沒有到訊息，那等等你就得跟我解釋這個七千塊是從哪邊偷的。」

停頓。

「聖龍宮的人今天會去德光街打我朋友。」

「什麼？」

「聖龍宮的人要去找德光街的人談判，同時打我朋友。」

「你朋友是誰？」

「我朋友是曹植建，你現在去德光街，就會等到聖龍宮的人。」

「曹植建？我沒聽過，為何要打他？」

「聖龍宮的人說，上次馮計堂在學校打人是因為曹植建的關係。」

「到德光街打他？」

「對。」

「他是德光街的人？」

「他不是，但他剛好會過去。」

後照鏡反射出林佳澍，林福德像是在盤算這個訊息的價值。

「我現在就去阻止這些青少年，以後，有任何消息，就像這樣告訴我，我會幫你的朋友，維持社會治安。」

一個青少年，離開警車，站在警局外，沒人注意是否有任何違和感，他孤零零的，沒人注意，沒人會注意。

下課鐘一響，許多人依照自由意志起身，像是方才課堂中的專注，只是一場學生與老師的對戲。

「昨天後來呢？」

林佳澍與曹植建一同要去抽煙，離開教室前，班上同學曾頌成站在門口，看到兩人要通過，沒打算讓。曾頌成個頭瘦小，不是起眼的人物，但畢竟這是十一班，沒有人不是特別的，曾頌成也不例外。大部分的時間花在武術，曾頌成想成為警察，他同意黃老師，認為這個社會就是有些敗壞風氣的不良份子，他相當嫉惡如仇，希望長大可以幫忙矯正這些社會治安破壞者，而曹植建這群人，就是標準的治安破壞者，幫派份子，社會敗類，不僅不能害怕這些惡勢力，還應該要正面對抗。

「幹，三小啦。」

雖打算側身繞過，但無論怎麼側就會撞到，索性直接推開，曾頌成掃個眼神，曹植建沒有理會，勾著林佳澍肩膀一起去學校後方圍牆。

還沒到放學時間，在小台子上抽煙太招搖，兩人在小台子下方點煙。

「沒怎樣。」

「怎樣沒怎樣？」

「唉，我跟她見面沒多久就吵架，然後我就回家了。」

「你有去德光街嗎？」

「去德光街幹麼？」

「昨天曉文跟我說她會跟黃琳容一起去德光街，我想說你會不會也有去。」

「沒有，她可能有去吧，我就回家了。」

有時腦子在想事情，周遭發生的事情能夠與腦子想的事情同步，像是接收到的訊息是原本預期內會有的，或者有辦法連結到相關記憶，存取後處理再輸出驗證，如此循環，成為一個有進程的思考程序。有時腦子想的事情與所接收的訊息沒有辦法同步，無論是無法連結到相關記憶，或者存取後無法處理，都會導致這個思考無法前進，這可能就是所謂的困惑。

「我昨天有遇到警察。」

「遇到警察？」

「記得上次我嗆的那個警官？他叫林福德，我昨天跟他說聖龍宮的人要打你，因為曉文說，她跟陳明皇說你會跟黃琳容一起去德光街，所以我說去德光街可以逮到聖龍宮的人。」

「所以警察昨天有去德光街？」

「可能吧。」

「靠背，噴。」

「噴，原本還想說陳明皇如果要動你，剛好會被警察抓..」

「幹，走人。」

兩人注意到有幾個人過來，很有默契地把煙蒂丟到地上踩熄要離開。所謂的幾個人是一群不可數的人，事實上也沒有數清楚的必要，走在前面的是傅家兄弟，而走在最後的，是獵保。離開時無法避免的會與傅家兄弟交錯，曹植建以及林佳澍只能避免任何眼神交會。

「這麼討厭我們喔，啊？」

「啊？」

傅家兄弟一個刁起煙，一個準備點，曹植建沒轉頭，含糊個聲音，繼續離開，林佳澍回頭了，知道傅家兄弟面帶微笑盯著曹植建看，而獵保，正盯著自己。

傅家兄弟在學校的圈子很窄，不是閒雜人等可以跟他們交往。畢竟這是相當背景，誰都想依靠強者，但一般門打開的結果，不會吸引到人才，只會有一堆想要狐假虎威的人，所以在正常情況下，傅家兄弟不會跟圈子外的人搭話，同理得證，現在是非比尋常的情況。

「欸，放學去哪？」

「當然是找馬子啦，幹，植建馬子最多了。」

回到班上，李宗於跟廖意漳湊著聊天，曹植建沒理會，獨自安靜心理估算著，林佳澍也是若有所思，或者純粹困在困惑當中。確實，曹植建很有女人緣，外型好看，沉穩有安全感，許多學姐學妹的都會找理由找他，也許因為這樣，學校大牌流氓不是很喜歡他，也許也因為這樣，常常跟黃琳容吵架。林佳澍從來不在乎自己是否會被女生關注，原則上不要被討厭就很不錯了，也許心理上只在意莊琇媛，所以從來不忌妒好朋友，也許友情真的臨駕於生理欲望，總之他不在乎。

下課後四人一起離開，到街上閒晃。路上經過幾台機車和汽車，曹植建照舊講解哪些車款的鎖該怎麼開，甚至會示範，但不會真的偷，每次解開了都是一陣驚呼，像是完成了一項成就，然後上鎖關上。

走著走，地上出現一些摩托車的車痕，看起來像是德光街車隊的，但這不是德光街的地盤，還在好奇怎麼會有這些痕跡，便聽到摩托車油門的聲音起落振動，慢慢圍住四個人。

「想不到在路上遇到你們。」

米漿載著一個辣妹，身上帥氣平整的襯衫只有最上一顆釦子是不同顏色的，外套別著一個精緻小銀飾，看過去乾淨又俐落。很難算出有多少德光街的人圍著曹植建等人，像是看著準備被獵補的動物，就等著一聲令下，好痛快地撕裂獵物。德光街車隊是平坦式管理，馮計堂在的時候馮計堂是老大，否則就是米漿是老大，雖然很多時候大家也會聽梯田的話。

「剛在陳明皇那才講到你們，喂，曹植建，幹你娘你是報馬仔喔？」

米漿照舊狂妄的口氣，直爽乾脆。

「你們跟警察講童示同要來我們這邊報仇，害童示同被抓。」

梯田的表情稍嫌複雜，跟米漿一搭一唱，帶有一點想把問題盡快釐清的焦慮。

「曹植建，是你就像個男子漢承擔後果，敢作敢當。」

「聽不懂？童示同昨天被逮捕了，看來要坐牢。」

「昨天有線報，說聖龍宮的人要去德光街報仇，所以警察帶人到現場，逮到童示同正要放火，直接以現行犯逮捕。」

「當時因為要開鎖，蕭重為也在現場，警察到的時候，童示同為了罩他，要他先離開，自己一個人扛下一切。」

「承認你是報馬仔吧。」

「還不只這樣，現場有抄到毒品，所以警察還找了馮計堂去解釋。」

當然吃驚，這是絕對吃驚。大腦原本並沒有預期任何事，換句話說，是預期了什麼事都不會發生，預期了什麼事都照舊。吃驚的程度因人而異，發生的事情對應不同記憶會驅動不同強度的吃驚。聽到這個消息，林佳澍藏著不同的表情。

「植建，陳明皇咬定就是你透漏的。」

「承認吧，曹植建，這樣大家都好做事。」

「或者你知道是你的人去跟警察報的？」

米漿下車，辣妹白皙的長腿留在摩托車上，梯田也下車，手插著口袋像是在找東西。估算，但沒有估算結果，曹植建的心理像是在估算，遲遲給不出結果。

「還是是你的人報的？」

米漿手指推著曹植建的胸膛，曹植建沒被推動，梯田在旁似乎已經準備要動手，眼神不斷落在林佳澍等人身上。

「我在這邊擔保不會是我們這邊任何人去跟警察講的。」
講得平淡，卻引來現場一陣長囂靜聲。

「你擔保？」

米漿笑了出來，顯露莫名雀悅。

「操你媽的雞巴毛，你擔保算個懶毛啊？」

梯田仍然手插口袋，表情仍然浮著焦慮。

「我哩幹你娘，貨被抄走，這多少錢你有概念？你他媽的擔保值個雞巴。」

米漿像是一直在刺激對方，但曹植建不為所動。

車隊的人沒人輕舉妄動，但同時又像準備好了什麼，現場的緊繃氣氛沉默低鳴，所有氧氣悄然滅盡。

「我們來打賭。」

賭局已經開了，米漿磨掌霍霍。

「這樣子，如果你贏了，我罩你們四個人，如果你輸了，我要你幫我脫手上的貨。」

曹植建沒有反應，甚至像是已經停止心理估算。

「我賭是你們這四個人至少其中一個去跟警察講的。」

米漿相當地興奮，像是無論對方怎麼回答都能佔盡優勢的樣子。

「怎樣？不敢賭？」

「我敢，我跟你賭。」

曹植建當真不動聲色，眼神篤定直視前方，把米漿晾在視線外，把所有人排除在視線外。

腦子在做決定的過程其實都是一種價值衡量的程序。由於每個人的價值觀都有些許差異，因此每個人所做的決定都有差異。困難之處在於，如果兩個主體在腦子中的價值是等量的，而且腦子必須得從中擇一，這時腦子的處理會出現過載，而過載可能會產生焦慮、緊張等等，以至於難以做出決定。又或者，腦子有其特殊處理，一個在特殊情況下會存取的處理方式，降低其中一個主體的價值，或是提昇另外一個主體的價值，進而能夠做出選擇，這時可能仍然會憂心，但同時會有壯士斷腕的決心。

米漿往前一靠，難掩興奮。

「幹你老頭仔欸，倡秋喔，囂擺什麼，你是賭我不敢喔？我當然敢跟你賭，我知道就是你們去告密，幹你娘哩曹植建，我手上有批貨，我要你用我的價格賣掉。」

梯田退回機車，米漿也回頭準備跨上機車。

「媽的，你們這些人就愛搞事，搞的我很忙，欸，我只想打籃球升高中，企鵝已經答應我了，結果你們給我一堆事，幹。」

一跨上機車，辣妹就抱著米漿。

「欸，一旦讓我找到證據報馬仔是你們，馮計堂會找你，陳明皇會找你，我會找你，曹植建。」

油門挾著摩托車亂無章法的好幾段弧線交錯後，彙整成同一方向駛離。

雖說曹植建外表仍舊冷靜，但可以感受到內心有壓力，沉默的方式與以前不同，現在的沉默少了心理估算，多了猶豫。大家開始想辦法，像是請曹植建的哥哥出來，跟長臉講清楚，把壓力從陳明皇那一端斬斷，德光街的壓力自然就消失，但曹植建一口否定了這個提議，表示已經很久沒有看到哥哥了。林佳澍則語出驚人地說直接去找聖龍宮的長臉，從上往下給陳明皇壓力，被廖意漳與李宗於否定，認為直接找長臉不見得能解決問題，但肯定會激怒陳明皇，接著林佳澍則說去找警察，更是被強力阻止。

「我們沒事去警察那邊，警察也不會理我們，難道派人保護我們？」

「不可能的事，而且長臉他們跟地方警察關係都很好，聽說每三年換一次警察局長，他們都會一起吃飯，警察來這邊，也是要跟地方打關係才好做事。」

廖意漳仍舊老調，認為不要理會這些流氓也不會怎樣，現在是下了賭，但只要沒有去告密，行得正坐得直，沒什麼好怕

的。流氓總是找理由要佔便宜，他們就是要受害者玩這些局，真的玩，才是中了圈套。李宗於實在也沒有更好的主意，插了幾句話卻難有建樹，但他直觀的認為這不是好事，因為這當中沒有協調，沒有各退一步，他甚至認為賭注是衝突的升級，當然先決條件是告密的人不在己方。最怕的當然就是被栽贓，不在乎是誰告密，只在乎是否有人扛這個責任。發生這樣的事，兩邊派系都有壓力，但兩邊並不會就此相互開火對幹，這種毫無意義的消耗大量成本不是街頭風格，找到一個弱勢的代罪羔羊才是這些幫派的行事作風。曹植建有自己的哲學，總之他現在是承擔了，以他精打細算的風格，應該已經盡量評估所有風險了，大家是這麼想的，雖然大家，可能不包含林佳澍。

「跟暴力妥協，那將會永無止盡的妥協下去，如果不以退讓為優先，本來就需要承擔壓力。」

曹植建拍拍林佳澍的肩膀，並沒有眼神交會，緩和情緒，示意大家回家，四人分開路線，廖意漳和李宗於領著書包朝家的方向前進，林佳澍略顯躊躇，心有所思好一會。

冰冷的家門鐵青著生鏽表面，微微淡淡印著林佳澍的猶豫，鑰匙小心翼翼地拿在手上，精細的手指動作將所有可能金屬碰撞聲降到最低。林佳澍現在給人的感覺就是他非常不想踏進家門，無奈天地雖大，他又只是渺小舉無輕重的生命體，就是找不到容身之地，一刻可求得安穩的環境都沒有。當然這是誇飾描述，明明就有個家，何來沒有容身之處，有手有腳的，豐衣足食的，何來有資格感到壓力，在校不求好，麻

煩都自找，何來需要有人關心他的安穩。如果有個頂尖的藝術家，將其在家門前猶豫的樣子精準繪製，好奇有多少人可以感受當事人的無依無助，又有多少人會認為這是自食其果的最佳寫照。

雖常有人說，勇敢面對任何壓力，習慣就好，卻很少有人可以進一步提出有效的習慣方式來面對壓力。長期接受壓力，腦子自然是需要調節的，有人調節的結果是奮發向上，這是好的結果，該要分享其有效的調節方式，畢竟有人的調節結果是導向自毀的。

家門打開，一陣黑暗絕望鞭抽著靈魂，林佳澍露出痛苦的表情，關上門，獨自面對冰冷的傢俱。玄關還有一點外頭的光線，稍微舒緩從家裡無限延伸的黑暗窒息。林佳澍的眼珠透著客廳，用想像力開啟電燈，用記憶帶回過去溫暖的感覺，客人在客廳坐下，必恭必敬地回應母親倒的茶水，父親繼續高談闊論，如何的商業方法，如何的市場運作。

「人類是工程結果，是經由設計的高精成品，可以自動演化，同時彼此合作創造再工程結果。」

氣體無色又無味，客廳的交談完全不受影響，說照說，容照笑。

「講演化，總是提到競爭。競爭的先決條件是差異，有差異才有競爭的意義。」

客廳是被刻意密封的，有人把窗戶完全緊閉，房間的門也都關起來，所以客廳再大，能容納的新鮮空氣也有限。

「有差異不見得會自動驅動競爭，所以我們有安全感的需求以及認同感的需求，一派追求穩定以獲得安全感，一派追求機會以獲得認同感，兩派意見相左，自動形成競爭。」

應該是廚房的瓦斯，雖然味道不強，有人聞到了，打算要去關閉。廚房門打不開，但氣體不斷從廚房內滲進客廳，只好

敲打碰撞門，否則不打開，在客廳會被氣體毒死。碰撞越來越大力，試圖打開門的聲音越來越強，突然，一點火花，非常細微的火花，在充滿瓦斯的環境很快速地蔓延，接著，就是一場爆炸。能量席捲公寓，掃盡喜怒哀樂，劇烈餘震後，由消亡劃下句點。

「是神設計的也好，外星人設計的也好，你跟我說這不是設計的，那是怎麼來的。」

才剛跨進客廳，響起門鈴，林佳澍放下書包，繞過死寂的傢俱。

「佳澍，還好嗎？對不起，今天來晚了。」

阿娟阿姨跟她的丈夫在門口，手提著晚餐。

「來，一切都還好嗎？」

林佳澍點點頭。

阿娟的丈夫想跨進來，但被拉住，也許是看林佳澍沒有打算讓出空間。

「佳澍，你知道我們很感謝你爸爸以前照顧我們，所以我說我們一定幫你們渡過難關。」

阿娟的丈夫拍拍林佳澍的肩膀，露出溫暖的眼神。

「不要太責怪自己，懂嗎？」

阿娟跟她的丈夫過去是父親的員工，欠了地下錢莊一大筆還不出來，被債主找上門，夫妻倆跟父親表示自己債務沉重不能沒有收入，但地下錢莊討債手法相當兇惡，決定要遠走高飛。父親當時生意日正當中，豪氣萬千地幫兩人償還債務，每個月再從薪水扣錢，夫妻因此很感激。

「謝謝。」

門關上，重新面對孤獨。

環顧四周，林佳澍把窗戶通通打開，看了一下瓦斯管線，手轉動確保關緊，然後在客廳發呆。

很難從外觀看出這個國中生是否在想友情，可能在腦中將友情連結到義氣，而義氣的定義是由有限的經驗和智慧所框架，且義氣可能連結到特定行動，情緒可能會驅動這些特定行動。也許林佳澍同時還想著家庭，過去的記憶在眼前的場景重演，這可能會讓既有的狀態染上更複雜的情緒，進而推動一些作為，或者不作為。

門鈴又響了，不會是父親，父親有鑰匙，八成又是阿娟。林佳澍沒有猶豫打開門，在眼前的不是不認識的人，但不是阿娟，不是父親，是蕭重為，精確的說，是包含蕭重為的一群人，坐在樓梯間的，靠著扶手的，大家的眼睛全看著開門的林佳澍。

「你是不是抓背仔？」

蕭重為說話總是客氣，沒有辦法不溫和。

「什麼？」

「沒錯，當我聽到消息的時候，我也是這麼反應，什麼。」一隻有符咒刺青的手高舉揮舞著，陳明皇踩著樓梯，一步一步緩緩現出，所帶的威脅輻射很快感染樓梯間。

「我們聖龍宮，團結有信仰，只要沒人犯我們，我們不會犯別人。」

陳明皇輕踏緩步，避免過度擾動周圍輻射，讓開了蕭重為，逼著臨界線，林佳澍沒辦法往前，挪移半步的空間都沒有，但也沒有往後，像是要擋住所有可能的威脅滲入家裡。

「我想曹植建已經表示他是抓背仔，他說，他保證他的人不是，我就想，為什麼他能保證？很簡單，因為他就是抓背仔，是他害我們聖龍宮的人被抓。」

所有人的視線都緊盯著林佳澍，像是在數他的呼吸次數，呼吸速度。

「神教導我們仁愛手足，同時也教導我們要勇敢。來，林佳澍，我們聖龍宮這樣被欺負，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做？」停頓。

「你覺得，如果是神，神會怎麼做？」停頓。

「不如這樣，你知道多少，就跟我們講多少。」

「我不知道。」

陳明皇笑了出來，轉頭面對眾人。

「是不是像我說的，他會說他不知道，對吧？」

眾人仍舊盯著林佳澍，數著呼吸，似乎只要呼吸急了一點，就會上前割了這個廉價的喉嚨。

「對我們而言，信仰是無價的珍貴，對曹植建而言，信仰是無價的空想，就像他哥，沒有信仰，僅靠著不三不四的生意在干涉聖龍宮，現在沒生意，還是半隻腳踩在這邊，沒信仰的人都是這樣厚臉皮。」

陳明皇靠得相當近，威脅感擾動林佳澍身體每顆原子。

「我確實同時還懷疑梯田，他這種人和事佬當慣了，習慣雙面，誰知道是不是他把毒品放在那，故意被發現，這樣他才沒有要銷售這些毒品的壓力？」

符咒刺青的手緩緩舉起，像是挾著威脅準備要掐住林佳澍的脖子，林佳澍不自覺吞了口水，但符咒刺青停在空中。

「我一定會找到人來負責，無論是梯田，或者曹植建，或者兩個都是。」

符咒刺青的手緩慢輕拍林佳澍的胸膛，陳明皇緩慢咬著威脅。

「或者其實是你？」

語言之所以細膩，是因為人的情緒差異是很細膩的，多了少了一絲緊張、一線憂慮，都會產生隻字片語的微妙變換。

「或者其實是你？」

林佳澍換了神氣，無所無謂，挺著胸膛反問。

「我不知道毒品的事，我也不知道同哥什麼時間要幹麼，我只知道，你都知道。」

沒等旁邊的人開口，符咒刺青的手很快抓住林佳澍的頸子，將其推向側牆，雖然疼痛，林佳澍沒有往後退半步，撐著沒讓威脅往家裡跨。

「或者你們三個人都是。」

放下林佳澍，陳明皇揮動符咒，指揮信仰，威脅逐步退開樓梯間，留下迴響警告。

林佳澍挨著身子，關上門，確認鎖上，一個人獨自坐在客廳，伴著關閉的燈光，消化著記憶。

如果陳明皇方才有拿刀，這麼刺下去，林佳澍會是一個人挨著自己，回到客廳，拿起電話叫救護車。劇情是沒這麼發生，但也是一個人在客廳，面無表情，任由黑暗以及時間吞食自己。

林佳澍在警察局外面，身著便服，擺明今天就是不會上學。警察局大門進去有個接待的檯子，一個警察低頭正在辦公，發現林佳澍，抬頭瞥了一眼便又低頭繼續辦公。

「我找林福德。」

警察像是原本不打算理會，但聽到林福德的名子不得不抬頭。

「你找林福德。」

「我找林福德。」

警察是放下手邊辦公了，但雙手抱胸態度並不友善，身體向後躺，椅子就僅有一個支點這樣前後晃動。

「而且你打算告訴我你為何要找林福德。」

「我沒有打算告訴你我為何要找林福德。」

「我這樣沒有原因地去叫他，會被罵。」

「怎麼會被罵？」

「每一個人就像這樣走進來，說這個說那個的，我不明究理地就照做，浪費警力，這樣會被罵。」

「每一個人都像這樣走進來，講出訴求，你不明究理地拒絕，這樣會被罵，我能理解。」

「這不是訴求。」

「這是人民來到警局請求幫忙的事件。」

「找其中一個警官，不是訴求。」

「找其中一個警官，才好講訴求。」

「為什麼一定要警官才能聽這個訴求？」

「為什麼一定要有警官以及非警官的級別差異？」

警察停止晃動椅子，指指旁邊的房間。

「你看一下，他現在正在會客，是重要的人，他沒空，」

房門半開，角度的關係，沒有看到林福德，倒是看到一個背影在抽著煙，吐出的白煙相當濃厚，即便仍透著背影，白煙深沉不可測，吸引人不斷注視，再過一陣子，會浮現一個白龍影子，白龍的眼神燃著白霧，表情像是要驅趕靠近的惡徒，同時也像在守護祕密，不讓人越雷池一步。

「離開吧，你們這些流氓都一個樣。」

林佳澍一個人站在警察局門口，來往人車都沒帶走他的遲疑，遲疑著要跨出那一步走錯路，還是要原地踏步。

台北縣住宅區的建築組成很常見是一棟連著一棟的整排公寓，排與排之間的距離相當近，可能只是一個人可以通過的小巷，不見得有消防安全的觀念。二樓以上基本上都是相同面積和內部設計，有些建築，一樓的部份設計為可以做生意的店家，相較於樓上的樓層，還會有一塊面積是供行人走動或者摩托車停放，看過去就像一樓是凹陷進去，這就是所謂的騎樓。有趣的是，每個店家前面的騎樓可能是不同高度，所以行人通過的時候需要上上下下。這些店家可能是摩托車修車行、牛肉麵店、文具店、五金行、小吃店、牛排店等等，任何一種想得到的日常生活的生意，讓這些區域顯得有生有氣，即便不到東區或者西門町鬧區那樣繁榮，卻有一定規模的經濟活動。

要有這樣的生意，水電供應勢必要穩定，除此之外，有些生意，瓦斯是絕對必要。在特定年代，要有瓦斯燒熱水，必須要跟當地的瓦斯行叫瓦斯，瓦斯行會把一桶一桶的瓦斯送來，連接到家家戶戶的熱水器，使用完了，再請瓦斯行換上新的瓦斯桶。現任的雙合市長邢維安在推動全面瓦斯管線的計

畫，就是將瓦斯管線埋在地下，輸送到每一戶人家，使得每一個店家，隨時都有瓦斯熱水可以使用。無論動機為何，這個計畫肯定有一個層面是居民可以受益，但另外一個層面，由於可能會影響某些人的利益，政客必須要有手段在這個層面跟這些人取得平衡，否則這些人會有一定程度的反擊，小則抗議，大則攻擊計畫本身，甚者攻擊市長本人。現金是單調乏味的俗物，這種層級的人看的是更大更遠的利益，這些人總是確保在權力更迭之後，他們的實力是更強大的。一般平民每日經過這些公共工程，踏過埋在地下的這一寸管、一斤土，其實都是權力協調妥協後，再這麼一磚一瓦的鋪設而成。

林佳澍走在騎樓，晃過街上，穿越公寓窄巷，延伸迷惘。這麼繞著大半個時候，停在黑店門口。這個時間點櫃台確定不會有莊琇媛，但也不會有陳明皇，林佳澍似乎沒打算進去黑店，正在猶豫中，望到對面的聖龍宮坐著的一個人，一環掛著特定符咒形狀的鏈子，長及頸的白鬚，身穿西裝外套，外套內這次打赤膊，是那個怪人。

陽光異常強烈，複數束黃色光線被地心引力層層嵌入柏油路，來往人車似乎因為重力偏移再也走不進這個空間，唯一穿越馬路的，就是怪人投射於林佳澍的眼神。神壇就在宮廟中間，前有張桌子，怪人在桌子的一側招手，邀請林佳澍過來。抑鬱心情此時被好奇心染色，眼前的聖龍宮，已經沒有幫派禁忌，純粹是供奉神仙的神壇空間。這是第一次踏進這個幫派禁區，絕無僅有的第一次。必定是由於這個時間點，人、事、物等結合，有其神聖之處，否則不會有任何一個學生，在跟聖龍宮八家將毫無關聯的情況下，獨身進入，就算是傳家兄弟，也不會狂妄到沒任何理由就進來。

桌子正中央擺著一台隨身聽。這是卡帶式的隨身聽，沒看過的牌子，裡面已經放了一捲錄音帶，外頭連接一副耳機。怪人白鬚掛在和藹可親的笑容上，皮膚細緻有光彩，像是有神佛保佑一般的自信，輕鬆地邀請林佳澍坐下。怪人雙手放在耳朵兩邊，示意掛上耳機。一般耳機會包覆黑色塑膠軟棉，但這副就是白色塑膠耳塞式的耳機而已。林佳澍將耳機掛上，怪人按下隨身聽播放鈕，保持微笑，隨身聽開始轉動，林佳澍聽到雜音。怪人的笑容維持一陣子後，表情變化，像是在詢問，然後拿過一只隨身聽耳機聽一下，表情納悶加不耐煩，按下隨身聽暫停鈕，再按啟動，林佳澍聽到雜音，暫停鈕再被按下，怪人取出卡帶，看了一下，翻個面放入，再按啟動。

「抱歉啊，抱歉，這隨身聽品質不太穩定。」

這是出現在耳機裡面的聲音，眼前的怪人維持笑容。

「很抱歉，我只能用這樣的方式跟你溝通，實在沒有個辦法，哈哈。」

隨身聽轉動卡帶，林佳澍相當納悶，按了一下暫停，聲音停止，怪人表情折個無奈，拿過隨身聽按下啟動。

「你按下暫停我就沒辦法講話了，我必須要將我的聲音傳遞到卡帶上，才能變成你能聽到的人聲。」

按掉隨身聽，怪人又要拿走隨身聽，林佳澍不給拿，兩人對看了好一陣子，按下啟動。

「好了，好了，不要再按掉了，我真的就只能這樣傳聲音給你。」

連鬆口氣的呼吸聲音都是從耳機傳出。

「你好，我叫做呂洞賓。」

停頓。

「你好，我叫做呂洞賓，有聽到嗎？」

「呂洞賓？」

「是的，是的，就是那個呂洞賓，哈哈。」

「那個神嗎？」

「不要叫我神啦，好沉重喔，我就是幹事情的傢伙而已，哈哈。」

呂洞賓一副想要低調，但被稱作神，還是露出得意的表情。

「好啦，講正經的，我是有正事的。」

來往人車依舊正常，黑店沒有人進出，但身處聖龍宮中心，林佳澍看似多少有點忐忑。

「我們要在這邊講話嗎？」

「你要去別邊嗎？我跟馬臉講過了，因為我那邊還在裝潢，他說如果要會客，可以用他的地方。」

「誰是馬臉？」

「喔，長臉啦，哈哈，搞錯了，哈哈，我之前也常叫錯，被罵，哈哈。」

「你跟他很熟？」

「我剛來啊，還好，不過他是這邊的鄰長還什麼的喔，總之就是照顧這邊鄰居的傢伙啦，看我要在隔壁開店，就過來關照一下。」

呂洞賓一派輕鬆。

「好啦，坦白說，長臉的好意我也感受到，不過他就算不要，我也得用他的地方來做事情。你知道這裡為何要設個聖龍宮嗎？」

這裡是這個區域的磁場中心，是絕對黑洞，嘿嘿，我可不是要危言聳聽，這是貨真價實的黑洞，好在今天變成聖龍宮，否則這個區域會被這個黑洞吞食。即便如此，黑洞的力量時

弱時強，有時聖龍宮壓得住，有時壓不住。當然，磁場強就會吸引更多精神力強的強者過來，可能最後還是壓得住，磁場弱，強者就離開，但總是會有萬一嘛，萬一沒壓得住不就開天窗？

這個地方有個歷史故事，好久好久了。

那時有個地主，一直苦惱土地種的東西有毒，總讓人昏昏欲睡，老蔡說他有辦法，地主就給飯吃讓他做。也不知道是真的有辦法還是只想先混口飯再說，總之老蔡種出了沒有讓人昏睡的農作物，地主很意外也很開心。就這樣，老蔡捧到一個難得飯碗。他任勞任怨，一年沒一天休，但後來遇到了歎收，地主沒一點仁慈，馬上停止供應伙食。以前的年代，不是像今天可以找工作獨立生活，必須要跟地主妥協、耕地，才能餬口飯吃，地主不給機會，那就是沒機會。老蔡當然很慌張，沒有東西吃要怎麼過日子，於是過去求地主，希望可以捨點食物，好捱過這段煎熬的日子。地主不願意，就這樣，把老蔡關在門外。地主有個女兒，心腸很好，爾偶偷個食物給老蔡，希望可以幫渡過難關。地主發現後非常生氣，沒收老蔡的食物，拿著鞭子打女兒，老蔡在一旁看不下去，開頭只是要阻止，接著打起來，再接著就失手殺了地主。女兒看了傻，嚷嚷著這邊有殺人，老蔡怕附近別人聽到了，一不做二不休，把女兒也殺了，最後把地主的資產整個搶過來，自己當地主。

老蔡這人有靈氣，懂一點氣場的事，明白這樣殺人會引來暗黑氣場，反正有了錢，便在案發地點設立了宮廟，要壓住這個煞氣。這個宮廟經過時間，變成今天的聖龍宮。

靈氣這種東西是這樣，如果被殺的是一般人，氣場很弱，這麼被殺掉，煞氣不會太強，但被殺的地主氣場很強，女兒被

殺時很錯愕，也留下一定的氣量，所以這裡形成的煞氣很強大。老蔡本身氣場也強，活著的時候都壓得住，現在老蔡當然早就掛了，而這裡的煞氣最近變得很活躍，沒人壓得住，所以我得來幹事情。」

「你要來幹事情？」

「你要知道，自然界的任何事，只有在這個自然界的生物才可以完成，很多事情，甚至只有人可以，神本身在這裡沒有主宰力。比方說我現在要你下跪，你就跪嗎？當然不會，就算我是神，你不想就是不想，這就是人在自然界的力，能夠主宰自己的能力。要移動在這個自然界的東西、砍樹、種樹，要說服人打仗、組織團隊、強迫勞動、設計財政、蓋房子、做機器人等等，都超出神的能力，只有透過人才能完成。當然，每個人都很重要，不過有些事是某些具有特定靈氣的人才能做。

這樣說吧，我知道怎麼制住這邊的煞氣，這種強度的煞氣，也沒太需要好稀罕，但這個煞氣不知為何影響到了某些人，會造成有些事情在未來沒辦法完成，這就是問題。」

「什麼事情？」

「與其問什麼事情，不如問哪個人，因為我是針對那個人來的，你哥。」

停頓。

「你哥自殺是在預料外的事，我們沒有計算到會發生這樣的事，他有很強的磁場，而他的獨特如果沒人繼承，將會少了一塊拼圖，有些能量將沒有辦法傳遞。更沒想到的是，你哥自殺讓這邊的煞氣變得異常不穩定，很多事情變得難以預測，為了要讓這個煞氣穩定，需要把你哥原本應該要完成的那

塊拼圖補起來，你，就是那個需要把這塊拼圖補起來的人。」

林佳澍拆下耳機，環顧一下周圍，嘗試找出不合邏輯的地方。太陽、來往人車，檢視自己正處在聖龍宮的中央無誤。呂洞賓起身雙手把耳機戴上林佳澍的耳朵。

「好了，別鬧了，我要開始講重要的部份，你不要這樣，正經一點。」

呂洞賓臉露不悅，重新坐下，拍拍大腿，嘆口氣。

「我解釋一下，地球上的生物是用來操作能量傳遞，所有生物都是。

一隻老虎本來儲有能量，看到一隻兔子，開始釋放能量追捕獵物，兔子同樣也開始釋放原本儲存的能量來逃跑，兔子後來成功逃脫，老虎放棄，兩邊的能量有所改變，就像是兩個星球差點相撞，彼此靠近的時候重力影響儲存的能量。老虎後來成功獵補到狐狸，吸收了狐狸的能量，也會像是宇宙星體互動，能量此消彼漲。

人類有更複雜而且高效的能量儲存以及傳遞功能。簡單的比方，如果劉邦殺掉項羽，並沒有辦法繼承項羽的能量，純粹是項羽這種高能量體消滅，但兩人組織大規模的軍隊，等於組織兩個超大型高效能量儲存器，兩個軍隊互動，無論是不是對打，都是高效能量傳遞。

之所以可以這樣，用你們的名詞來說，就是靈魂。每個靈魂都不同，有些靈魂彼此不合，會相互排斥，但有些可以彼此驅動彼此。

除此之外，每個人活著的時候都會完成某些事情，透過各種意念傳達的方式，像是講話，做出藝術品，實施政策等等，將部份靈魂存在其他人的記憶當中，所以一個人死之後，別

人的記憶就片段留著這個人的靈魂，別人的活著，就延續了這個人的部份。比方說，你的朋友表示他會為了你們之間的友誼死亡，假設有個機會，他真的就這樣為了你死了，你會繼承他對於友情的定義，你會繼承這部份的靈魂，所以未來，如果有相似的事件，這部份的靈魂可能會驅動你做相同的反應，再傳遞給其他人。

每個靈魂就像是能量組成說明書，有多少元素甲、多少元素乙等等以此類推，藉由彼此靈魂部份交換，每個靈魂會持續重組維持獨特，所以每個能量的組成都是獨特的。當有需要的時候，一次號召多人，演唱會、抗議行動、群眾演講等等，可以將多種能量組合在一起同時釋放，達到傳遞的效果。生物會自我驅動，產生相應行動，達到能量儲存和傳遞，人是這其中最高階的。我們神在意的是，於特定時間點，是不是有特定的能量儲存以及傳遞。

能量的儲存和傳遞，會需要有特定能量體的人來實現。剛剛講到劉邦項羽這種，是等級很高的能量體，靈魂組成特殊，具有高度號召力，當然不是每件事都要這樣等級的人來完成，而且全部都是這樣的人反倒無法傳遞能量，但沒有劉邦確實就會只有項羽。所以說是特定能量體的人，剛剛好就好，可以匯集所需的密度能量，再進行高效傳遞，如果沒有剛好能量體的人在特定時間點工作，能量的傳遞就有問題。

每個人都很特別，要找一個人可以完整複製另外一個人是不可能的事。一個解決辦法是，組合好幾個人的部份來替代一個人可以產生的能量，但這樣浪費很多資源，而且根本不可能這樣組合出來，因為每個人本來就有特定的位置，就算最後產生了能量，時間可能過早或過晚。從另外的解釋來說，當初創造自然，就是希望一切都是自動，而在這麼複雜的能

量自動傳遞模型當中插手一個點，會很難預期最後結果。所以我的理論是，找一個人，有相同強度的獨特性就好，不用完全相同，然後讓這個人的強度更高，這樣就有機會補到部份的拼圖，其他補不到的部份，就自然發展了，不然怎麼辦。

唉，每次都這樣，出事了就叫我扛，嘴巴講得很好聽，什麼我很厲害，非我不可，胡說八道，不想做的事就推給我。每個都是神，位階這麼高，結果還是只會動嘴，沒一個敢扛責任，也沒打算動手改善，出事再叫我處理，真的是喔，想到就生氣。」

呂洞賓雙手抱胸，臉部微顯怒容。

「抱歉，發個牢騷，哈哈。好，所以現在我來找你，就是要來補這個拼圖啦。」

呂洞賓停下講話，微笑停頓。

「至於要怎麼補這個拼圖呢？」

聲音透過耳機傳達，呂洞賓清楚咬字。

「聽清楚，你得離開你的朋友曹植建。」

訊號在耳朵內，傳達到腦子內，腦子處理訊號，做出反應。

「離開？」

「離開是指不要往來，你們兩個要相互遠離，你們交叉產生的能量不對。」

「交叉能量？」

「你們兩個在一起是相互傷害，為何，因為你們的能量不合，不斷抵銷精神力。我們神這邊的預設機制是，如果有兩個

能量不合，兩個能量會自動相互傷害，理論上也就會自動分開，但你們沒有，你們反倒更要好。」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但是這樣不對，你們是朋友會一直有問題，所以你要離開他。」

「什麼東西。」

「不要再跟他往來了。」

「這是在講笑話？」

「我有像在講笑話的樣子？」

「我是沒有想笑。」

停頓。

「所以記得，不要再跟他當朋友了，要遠離，否則會有問題。」

「會有怎樣的問題？」

「你們現在不是就有問題嗎？」

「我不知道什麼問題。」

「唉，怎麼會不知道，八道胡亂說，明明就有個超級霹靂大的問題。」

「怎樣的問題？」

「陳明皇要打他，你去跟警察告密，我問你，現在問題是不是沒解決，反倒還擴大。」

停頓。

「你怎麼知道？」

「這個問題有解啊。」

隨身聽自動跳停，看一下，錄音帶轉到底了。呂洞賓拿過隨身聽，打開翻面，重新啟動，林佳澍戴上耳機，呂洞賓開始講話，但耳朵聽到的是音樂。這是沒聽過的音樂，中文歌，

女生的聲音。呂洞賓露不悅，接過林佳澍一只耳機，拿過隨身聽，切斷再起，發現還是那一首歌，翻白眼，打開翻面，然後倒帶，好不容易才倒帶完成。

「這隨身聽真不好用，想換一個。剛剛那首歌是拜金小姐的〈青春驪歌〉，還沒發行。你如果喜歡，這卷錄音帶拿回去聽，但你別拿給別人聽啊，我會被罵。剛剛講到哪？」

「你說有解，怎麼解？」

「喔喔，那個解？」

「你剛不是說有個解法。」

「解法？」

「你說問題沒解決，還擴大的解法。」

「喔，對對對，好，來，聽清楚了，你要在關鍵時刻，清楚明白告訴對方事實。」

「關鍵時刻？」

「不是拐彎抹腳非直接的方式講出事實，是你明確知道這就是對方要的事實，且在你講出來後，對方沒有偏差地接受到。」

「什麼鬼？」

「你知道什麼是關鍵時刻，你會知道，在你不敢明白講出事實的時刻，就是關鍵時刻，你會想要隱瞞、避開的時刻，就是關鍵時刻。」

「聽不懂，有人要打我朋友，我想辦法解決，你說問題反而被擴大，然後你說有解法，到底是什麼解法？」

「這就是啊，這樣就可以確保你的朋友沒事。」

「可以再明確一點嗎？」

「直接跟長臉或者陳明皇明白說，是你去告密害童示同被抓的。」

「什麼？」

「這樣就沒有人會去傷害你朋友，他們會來找你。」

「這什麼解法啊？」

「是誰造成這個問題就是誰解決，你沒跟警察講，今天你的朋友不需要承受這個壓力，對吧。」

林佳澍看起來陷入停頓，非常停頓，也許像脫軌的火車嘗試在滿是泥濘的土地上打轉，也許像脫齒的齒輪在高速下帶著齒輪油空轉。腦子可能在權衡原則，自認很看重友情，自認為了朋友願意付出，不願意承認自己不是那樣，不願意承認就是自己阻礙了自己。

「這就是我說的，你們交叉產生的能量不對，所以你得聽我的，離開他。」

呂洞賓指了指桌上隨身聽內的卡帶。

「帶著這個錄音帶，有天你會聽到你需要聽的。」

穿過幾個騎樓，走進住宅小巷，路上難見到幾個人，也許都回家團聚了。台北縣住宅區可能會有小型的綠色園地，一般人把這個可能只有五十幾台坪面積的綠色園地叫做公園。綠色園地這個時間點可能會有老人，推著嬰兒車之類的在散步。林佳澍挑了一個公園椅坐下，沒有聚焦任何地方，獨自坐著，看不出情緒。才剛跟神對話結束，假定這不是鬧劇，不是魔術，是真的神，好奇的是，林佳澍究竟在驚訝與神對話的體驗，還是在細啄神所說的話。

一個人在公園，沒有人在乎這個國中生，一會，林佳澍起身回家。路上，走得很緩慢，還特別繞道，但到家的時候，林

佳澍仍覺得早到了。停在鐵門前許久，推遲了許久，插入鑰匙，轉動門，踏入客廳，看到父親在角落，林佳澍露出害怕驚慌，趕緊脫鞋要進房門。

現在的父親不會像過去嚴厲地斥責考試成績結果是如何等同於失敗者，現在的父親，是個物體，與世隔絕的生命體。開始時，父親會把燈關著沉默坐在客廳角落，接著酗酒，在角落不聲不坑地喝酒。過一陣子，喝酒後會大聲嚷嚷，餐盤掉落破裂，轉吼為哭，最後開始喃喃自語，可以持續好幾個小時，不斷自責地喃喃自語。

「我有說過這個故事了嗎？關於魔術師的。」

「都是我能力不足，害的我老婆重病，兒子自殺，生意失敗，都是我自己的錯。」

「我怎麼做這種笨決定，怎麼做這種蠢決定！」

「都是我不好，都是我沒想清楚，都是我的問題，我的問題啊！」

「再給我一次機會，再給我一次，這次我一定好好做，保證我兒子不會再自殺。」

「有天有個魔術師站在高樓，告訴大家，再過一個小時，他就會從高樓跳下去，他會因此死掉，但是過了幾天，他會再復活。」

父親邊喝酒，邊拿酒瓶敲打自己的頭。

「是不是腦子這塊有問題？還是這塊？這塊？」

「我明白我的基因不好，我為自己感到羞恥，所以我要終結這個差勁的基因，請再給我一個機會，再一次。」

「這很有吸引力，很快就聚集了一堆人在高樓下圍觀，記者過來，警察、消防隊也過來。警消單位派人到高樓，嘗試說服魔術師不要跳，但魔術師堅持這是他的表演，沒有這個，魔術師什麼都不是。時間到了，魔術師跳下去，現場觀眾目睹了一個人跳樓，頭部著地，一片血肉模糊。」

這個劇情不是只有酗酒戲碼而已，那種精神病態的氣場，一踏進客廳就撲面而來，瀰漫絕望，燃燒希望，就像是無底黑洞，一絲微光都被抽乾，所有情緒，悲的、歡的，全都扭曲歸零，這個表演沒有終場，沒有最後場，只能憋著呼吸，撐到沒有最後的最後。

「過了幾天，魔術師又出現了，披著同樣的披風，帶著同樣的面具，並且上了節目受訪問，表示會再跳一次。大家都感到新奇又震驚，並稱這個魔術是神蹟。新聞記者訪問了消防隊員當時是否處理了屍體，檢察官是否確定了死亡等等，這些官方機構肯定魔術師確實在當時已經死了，屍體也已經燒成灰，不能理解怎麼可能會有復活這種事。新聞開始大肆報導，坊間也大量流傳各種傳說。過一陣子，魔術師沒有食言，再跳了一次，同樣的，死亡後又再次復活。就這樣，反覆復活了好幾次，每次都上節目，每次都一派輕鬆侃侃而談，即便魔術師只有這項魔術表演，連基本的撲克牌表演都沒有，大家仍然覺得這個魔術師完全展現了神蹟。」

假定每個人有七情六慾，父親的七情六慾已經全然蒸發，在這暗黑焦慮的氣場，只是不斷重演自責，讓台詞一句一句吃掉靈魂。

「有個記者的好奇心驅使了去調查背後，結果驚人發現了魔術師是真的每次都死亡，但並沒有復活，而是總有另外一個人替代了魔術師，也就是說，有好幾個魔術師輪流死亡。由於納悶為何會有人願意這樣犧牲生命，不斷延續這荒唐的魔術表演，記者私下找了魔術師，質問了一番。魔術師表示自己是個失敗者，沒有工作能力，沒有錢，沒有任何可以翻身的機會，是被前一個魔術師找上正要尋死的自己。魔術師解釋，並不是不願意努力活著，但這個社會就是有一批人註定得失敗，註定沒有機會，真的沒有。如果有，只要有，這個荒唐的魔術會自動停止。」

進家門後總是步步維艱，眼前抑鬱的景象總讓空氣稀薄，最弱聲響功率放大成慢速強波，必須得捧著自己的心臟才能穿越，房門開啟，關上，林佳澍會隔離自己，躲避一切。

「魔術師總結了為何會有這個魔術表演：我只是想知道，是神蹟無法阻止人死，還是神蹟要人死。」

早上起床，外頭陰天下雨，看到父親仍倒臥在客廳，林佳澍嘆氣，混著痛苦、不耐煩以及憂愁，快速打理一番，拿了一把傘出門。傘很舊，握柄等都生鏽，林佳澍在樓下試著推開傘，來來回回的，一個不小心割傷了手。刀傷似乎夠深，很快就冒出鮮血，林佳澍看著傷口，像是遲遲感受不到疼痛。下雨天，無法練籃球，林佳澍到曹植建家等著一同上學，一見到面，開頭就提到昨天遇到呂洞賓的事，意外的，曹植建也有遇到。

吃晚餐的時候，呂洞賓跟曹植建剛好坐在同一桌，然後要他戴上耳機，過程就是同樣不可思議。關於內容的部份，呂洞賓同樣提到什麼靈魂怎樣怎樣的，跟林佳澍相同，都是有聽沒有懂，但很特別地問了什麼東西對曹植建是最重要的。

「朋友。」

這是意外的答案，至少對於林佳澍而言，在聽到這個答案的時候，雖然表面看不出來，臉部表皮下的肌肉拉扯到意外的位置。也許原本期待曹植建會回答哥哥，不過，再一步想，有可能這是曹植建哥哥教他的，找一個有水平的好朋友，珍惜相處每一刻，不需要永遠，因為不可能永遠，但擁有的時候要是最完美的，可以相互學習，觀念又相同，未來會是最有意義的回憶。友情是最脆弱的人際關係，相較於愛情、親情，都沒有友情來的脆弱，只稍一句話，漏接一通電話，或者純粹被時間沖淡，友情都很容易成為過去式。總之，友情是最容易在人生中失去的人際關係，一旦有了，就該要珍惜，有天需要劃下句號的時候，得讓這句號完美落下。

有了最重要的東西，呂洞賓表示可以幫助曹植建擁有一個有意義的友情。

「只要我們兩個不會往來。」

「我們兩個不往來就可以擁有有意義的友情？」

聳肩。

停頓。

「昨天陳明皇有來我家。」

「去你家？」

「對，開門，幹，就看到他們在門口。」

「要幹麼？」

「就說報馬仔一定是你或者梯田。」

「幹，那幹麼去你家？找梯田啊。」

「誰知道，就問我有沒有知道什麼，幹，這個要跟你哥講一下吧。」

「嘖，講什麼啦。」

曹植建難得連估算都不想，直接反應不耐煩。

「不然要怎麼辦？」

林佳澍似乎也不高興。

經過一夜，磁磚用相同方式重組學校牆壁，一切照舊，或者說，也只能照舊。四個人圍著，廖意漳與李宗於持續想著辦法，曹植建與林佳澍則是低頭沒做聲。四個人用相同語言對話，進入腦子後卻有不同解讀，重複的沉默，倒帶的主意，既沒發散也沒收斂，就是停滯不前。

數學課的時間，黃老師用粉筆演繹著數字，林佳澍冒著索然無味的表情，沒有發覺老師正在跟他對話。

「怎麼樣，這題不會嗎？」

班上不少人用鴉雀無聲來點醒正在做白日夢的林佳澍，換來的就是更寂靜的鴉雀無聲。

「老師在問你問題，不會就講不會，都不理人很沒禮貌。」對於這些頑劣分子，曾頌成決定這次要幫腔。林佳澍沒有回應，低頭抓了抓手上的傷口，看著紅色血液緩緩冒出，突發奇想，拿起原子筆，用筆頭沾傷口處，似乎想要看看是否可以寫出血紅色的字。不甚順利，沒有如預期的寫出紅色的字。黃老師與曾頌成仍舊皺著眉頭，林佳澍站起來離開教室。

「幹什麼，去哪邊？」

上課途中站起來走出教室是相當狂妄的事，而且林佳澍是一副沒有把老師放在眼裡的樣子，黃老師實在不滿為何社會教育資源要浪費在這種人身上，碎念了一番，教室氣氛稍微沾染一點錯愕後，隨即恢復上課秩序。

到健保室，探頭看看，沒人，進去。有個鐵架子放著消毒酒精、棉花等各種醫療用品，林佳澍打開消毒酒精，似乎沒有想到棉花，直接將酒精倒在傷口上。過去沒有相關經驗，也沒有預料到，神經反應速度相當快，酒精產生效果，傷口像燃燒一般，灼熱疼痛感很快刺激到大腦，反應手掌握著傷口，保健室沒有其他人，林佳澍獨自止不住哀號，慢慢等待疼痛感下降。這個短暫的能量衝擊很快被大腦處理，並且儲存在記憶內。傷口仍然在灼燒，但外表看起來就只是淺淺紅色一道劃痕，林佳澍再倒一點酒精，又加強了一點灼燒感，但遠不比剛才強烈。

外面持續大雨，突然有人一身狼狽，相當慌張走進健保室，是梯田。

「有什麼可以止血的嗎？」

「止血？」

「幹，平常任勞任怨還要受這種事。」

梯田慌亂翻著鐵架子，林佳澍注意到他的脖子有大量鮮血流出。

「是這裡嗎？」

「幹，白爛，少跟我廢話，趕快幫我止血啦。」

梯田拿出他的匕首架著林佳澍，臉上覆蓋慌亂的表情。

「要不要用這個？」

「這什麼？」

「消毒酒精，先用這個消毒。」

「這怎麼用？」

梯田讓出後方脖子的傷口，眼前的皮開肉綻讓林佳澍露出吃驚，看著鮮血泉湧而出，將手中的消毒酒精倒下去。

健保老師到達現場的時候，梯田暈倒在地上，手上的匕首沒有鬆開，血跡灑落各處，一時還以為是兩人在健保室打起來。梯田被送到醫院縫合，傷口太太太深，雖不到致命，仍需要相當醫療救護。晚點就有消息出來，陳明皇派人在校門口等梯田，顯然這回不是蓋布袋這種客氣的老招，是幾個人直接拿開山刀猛砍，梯田沒能招架，脖子被殺上這一刀。

回到班上，這消息讓四人更加沉默，每個人都藏著不同的恐懼和焦慮，討論越來越失焦，氣氛越來越沉悶。雨持續下，烏雲濕氣無形沾染，望不見陽光，揮不散抑鬱。

歷史老師上課時，雖無指名道姓，但提到了有些人就是懶惰不學好，這些人不是社會放棄他們，是他們自己放棄自己。這話不是第一次說，歷史老師很常說，帶有一點激勵的口氣，像是希望可以改變這些不良少年。不良少年們沒有反應，浸著耳邊風在思考自己的困境。

「你最近都沒有看到你哥？」

「沒有。」

放學後林佳澍與曹植建在回家路上討論著。

「現在是你叔叔睡你哥房間然後你在你的房間？」

「對啊。」

「要是哪天你哥回來怎麼辦？」

「會很麻煩，我叔叔會沒地方去。」

「所以當初是他來，你哥才離開？」

聳肩。

「因為你跟我說他們處不好嘛，所以你叔叔來，你哥就不可能在。」

「有可能是我哥離開，我叔叔看到機會才來。」

「你會跟他講話嗎？」

「我看到他就賭爛，感覺他想趕我走。」

「那怎麼辦？」

聳肩。

林佳澍顯然很想換話題，但也像是不想提起這個話題的樣子。

「我覺得現在需要你哥去跟長臉講，如果真的找不到你哥，那我們一起去跟長臉說。」

「去跟長臉說你跟警察說？」

「不是啦，跟長臉說，叫他跟陳明皇說不要動我們。」

「我哥不要我跟他們有往來。」

「我們沒有要跟他們往來，現在是他們要來找我們，所以跟長臉說，要陳明皇不要找我們，否則誰知道陳明皇會不會像砍梯田那樣砍我們。」

「他砍梯田是為了之前黃漢廷的事，現在童示同已經被關，陳明皇是帶頭，他可以決定事情。」

「他上次來我家可不是這樣說。」

「陳明皇要想動我們早就動了，他是在恐嚇我們，我們如果跟著他這樣，反倒落入他的陷阱。」

兩人經過一間泡沫紅茶店。這種店面一般會是敞開式的，沒有門，幾根梁柱，幾張桌椅，有人在吧台後方搖動飲料杯，可能會有炸豆腐之類的小吃，飲料最便宜的不外乎就是泡沫紅茶，此外還會有珍珠奶茶、蜜汁等。

「所以呢，我們什麼都不做就不會落入他的陷阱？」

「我們不要受陳明皇影響。」

「什麼叫做不要受他影響，我們去找長臉怎麼會是被陳明皇影響，這是兩碼子事，我們什麼都不做，你保證他不會找上我們？」

「他又沒有證據說我們是報馬仔。」

「他沒有證據都砍梯田了。」

「佳澍，冷靜一點，如果他要找你麻煩，我不會讓你一個人去面對，但你自己要挺住。」

「怎麼挺住，要怎麼挺住？」

林佳澍口氣有點急，曹植建似乎也不高興。

「你其實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對吧，你不知道陳明皇會不會動你，你沒把握。」

「那又如何，你都跟警察講了，警察會保護我們嗎？我們還能怎樣？」

「所以我們要保護自己，要去找長臉啊。」

「這只會讓麻煩變大，你看，你把警察拖進來，有幫到什麼？結果童示同被抓，陳明皇因為這樣逮到機會，現在還要擔心警察出賣你。」

「如果我們找長臉，要長臉叫陳明皇不要動我們，就不用管警察會不會出賣我。」

「你怎麼知道長臉會聽我們的？」

講到這，兩人好不容易稍有暫停。

「我不知道，佳澍，你以前不會怕，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次你會這樣，也許是你家最近發生的事情。」

「我以前？」

說著，曹植建視線似乎被泡沫紅茶店內吸引。

「如果長臉不幫我們，那就去找呂洞賓，他認識長臉，要他幫我們，管他是真的神還是三小。」

曹植建沒有回應。

「你不去，我自己去，媽的。」

曹植建還是沒有回應，但林佳澍轉頭後明白為何了。

泡沫紅茶店擠滿學生制服，座無虛席，有站著有圍著的，有抽煙有喝飲料，有兩個人很明顯的坐在中間，傅家兄弟，正看著曹植建這，拉開前方椅子，一人拍拍椅面，一人緩緩招手。猶豫的時候就是曹植建敲打算盤的時候，但顯然一時之間估算不出最佳值，迫於壓力，兩人走向泡沫紅茶店。跨進店內，有人擋住林佳澍。

「去那，有要你進來嗎？」

「我是他朋友。」

「幹你娘哩，你誰？」

「親愛的，他是林佳澍。」

這一邊的桌子，唯一坐著的是傅家兄弟，旁邊圍著一群人，擋住林佳澍，允許曹植建坐下。另一側的桌子，唯一坐著的人，優雅喝著飲料，旁邊的衛生紙整齊折疊，獵保。所謂的優雅，沒有定義還真難想像應該是怎麼樣，這麼說，有些貴族的優雅是來自於環境養成，這種優雅是形式上的優雅，這些人做這些是基於他人教授的結果，並非自身啟動這些優雅，女孩子應該要這麼坐，應該要這麼擦嘴巴，男孩子應該要這麼穿著，應該要有這些禮儀，都是他人教育得來。有些人是實質上的優雅，衣服的整潔，用餐的禮儀，走路的方式，講話的語氣，都是來自於本身想要這麼做，自己的標準，自己的意識，並非有人教授。獵保的優雅就是實質上的優雅，他的格調來自於自身，標準提高或者改變，都是他自己決定，非凡氣質，陰柔動作，聲線輕盈，整潔條理，都是他自己的。

「坐下吧。」

獵保非常精細地拿起衛生紙，拭著嘴唇。

「你知道陳明皇要你們兩個負責童示同被逮捕的事？」

「他有說要怎麼負責？」

「你也看過梯田被砍，親愛的，發揮一點想像力。」

停頓。

「怎樣？」

「怎樣？」

「我們剛剛在講什麼？」

「有人要我負責？」

「嗯哼。」

「嗯。」

「你沒有打算要回答我？」

「回答？」

「親愛的，剛剛是問句。」

「喔，我知道。」

「你知道剛剛是問句還是你知道陳明皇要你負責？」

「我知道剛剛是問句而且陳明皇要我負責。」

「這一刻。」

「什麼？」

「這一刻知道是問句，但剛剛我問你的那一刻你沒專心聽，或者你被我們這群惡棍嚇到了，所以那一刻你不知道那是問句。」

「嗯。」

「真有趣。」

「真有趣？」

「是啊，我覺得真有趣，人常常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常常言不由衷，只為了眼前一時短暫的解脫，什麼事情都胡說。打個比方，現在我要幫你，要陳明皇不要來找你麻煩，因為我喜歡你，覺得你有格調，不過，我不知道你要不要我幫你，你嘴巴可能說要，但你的心裡其實可能並不明白自己要不要。」

獵保精細地操作自己的動作，拿出一把相當鋒利的刀。正常人看到這把刀，在腦子會先根據鋒利的刀面擷取記憶，判斷出這是經過高階淬鍊製程形成的金屬製品，接著透過獵保手握微微下沉的姿勢反映出這把刀的重量，擷取像是致命、威脅或者害怕等記憶。

「傅宗理在太平堂還沒成立以前是在討債的。他說討債是一個認識自己的過程，每個人都會用不同方式來拖款，千萬種理由，顯示千萬種人格，需要花很多時間才有辦法讓一個人

真正明白自己為何總是沒錢、總是借錢、總是拖款，最後才能講出真話。在過程中，他會剝人皮，很慢很慢一塊一塊地剝下來，因為人皮要很漂亮地剝下來需要很精細的刀工，還要灌水銀，不是一個容易的功夫，但是這個過程，可以幫助一個人認識自己，每剝一點，人說的話內容都會改變一點，剝到最後，人總算看清了自己，總算明白自己要的是什麼。」

「你是指就算我說要，你覺得我可能並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沒錯，親愛的。」

「所以我要仔細想想我是否真的想要？」

「這就是等一下我們需要釐清的，否則接下來的討論都沒有意義。」

「接下來的討論？」

「接下來的討論。」

林佳澍坐得並不自在，可能純粹因為沒有過被一群人盯著的經驗。

「我們太平堂相信資本市場，認為自由市場可以帶來平等機會，課業不好沒關係，家境不好沒關係，在自由市場內，大家自由競爭。我們不喜歡懶惰不願意做事的人，這種人沒有資格擁有自己，沒有資格談機會，要自己去爭取自己的東西，證明自己真的想要。」

我們最近在這個區域要擴展生意，在爭取客戶蔡順佳，想要接下瓦斯管線工程承包案，需要有人可以協助處理一些跑腿工作。你如果有心要跟著我們一起擴展生意，我就確保陳明皇不會動你。」

「怎麼樣的跑腿工作？」

「就是一般跑腿雜事。」

林佳澍沒有反應，也許腦子正在處理過去所有的知識，嘗試理解獵保在講的事情。

「如何，找個時間一起去？」

「一起去問問跑腿的工作？」

「你看，來了，開始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了，親愛的，你知道現在就是那個你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的時刻嗎？」

動作非常細膩，獵保站起來的樣子像是怕被桌子弄髒，指揮旁邊的人把林佳澍往後拉，然後將刀子的刀鋒對準林佳澍的膝蓋。

「我不覺得傅宗理那樣用剝人皮的方式的好方法，搞的一身，而且非常耗時，我本身沒太有耐心的。來，親愛的，你怕不怕陳明皇？」

「什麼？」

獵保臉色一扭，抬起手，像是準備向下壓刀子，林佳澍倒抽一口氣，快速移動大腿，就在那瞬間，獵保推擠刀子往下刺。大腿已經移動，獵保的刀子撲了個空，重心不穩，倒向林佳澍，同時有個香水味灑過面前。

「哎唷，你的反應真快。」

獵保整理一下自己。

「要是有槍就好辦事了，不會這麼狼狽，對吧，左輪手槍，放一顆子彈，誰也猜不到，嘖，真該搞個一枝。」

旁人架住林佳澍另外一隻大腿，這次大腿可不能再移動，然後刀尖對準膝蓋。泡沫紅茶店內，所有人的視線對準刀尖。

「來，我們再來一次，你會怕陳明皇嗎？」

說完，獵保很快又抬高手準備往下壓。

「我會怕，我當然怕！」

傅家兄弟和獵保等人離開後，泡沫紅茶店的燈就熄滅，鐵門很快拉下，曹植建和林佳澍兩人背著書包乾在外頭，晾在街燈下，梗著半句話，掃過幾場沉默。

曹植建家的俯面視角是L形狀，先進客廳，再通往二個房間，兩人待在客廳，先讓電視空轉。林佳澍講了獵保願意提供保護，只要幫太平堂跑個腿就行，曹植建也同樣獲得傅家兄弟的保護，只要幫忙到太平堂的工地整理就行。

「但我說不要。」

林佳澍根本性地感到不可思議。

「什麼？」

「我說不用管我，我跟陳明皇是私人恩怨，我自己會保護自己。」

「你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我們不該跟他們有往來，佳澍，他們只想利用我們。」

「那我們要怎麼面對陳明皇和德光街的人？」

「沒有怎麼面對，他們不會找上我們。」

「怎麼不會，陳明皇都找上梯田了，植建，你在想什麼，你不要你哥出面，不要去找長臉，現在傅家兄弟要提供保護，你也不要，欸，傅家兄弟耶！」

「要靠自己來面對這些。」

「什麼鬼扯東西，要怎麼靠自己？到底是要怎麼靠自己？」

「你要有面對事情的尬小。」

「幹，你在講三小，什麼懶趴尬小。」

「即便有三十個人拿刀砍你，也不要害怕，抓著其中一個人猛打，他們就會收手。」

「我不知道這是三小，三十個人拿刀也不要害怕？幹，懶趴啦，欸，想辦法避免被三十個人拿刀砍，跟被三十個人砍的時候要有種是兩回事。」

「你要知道，傅家兄弟也只是要利用我們。」

「利用我們去跑個腿，工地整理一下，這個利用沒問題啊。」

「講是這樣講，到時候不會只是這樣。」

「你又知道，幹！」

林佳澍連書包都還掛在肩上，心浮氣躁的甩了不爽情緒。停頓。

「你是在擔心警察會出賣你。」

「我在擔心？我當然擔心，我他媽當然很擔心，這不是廢話嗎？」

「佳澍，如果警察出賣你，我不會讓你一個人面對陳明皇。」

「不止陳明皇，不止，植建，還有德光街的人也會找我算帳，而且別忘了，米漿也會找你。植建，你講的是心理層面要有種，這是刀已經在脖子上的時候才要有的，我們現在要避免的是被找上門，避免被找上門不是有種就好。」

「不是，佳澍，是這些人只想把問題鬧大，這些人只想利用我們，傅家兄弟沒有辦法避免陳明皇找上我們，是陳明皇找上我們後傅家兄弟可以協調進一步的傷害。」

「什麼進一步的雞巴啦，幹。」

「你冷靜聽我說，如果陳明皇打我們，傅家兄弟可以協調不要再打我們，並不會幫我們討回來。可是這就是我說的，找上我們的時候，我們要靠自己，不是靠別人。」

「我覺得你不知道你在講三小，我覺得你並不知道真的發生的時候會是怎樣。」

「是你沒有搞清楚傅家兄弟在想什麼。」

「好啦，幹！」

好朋友吵架是稀鬆平常的事，但兩人最近的壓力確實讓吵架升級到未曾有過的程度。

大門這時被開啟，一個成年男子走進來，將一袋啤酒放在茶几上，曹植建沒有理會，當這個男子是空氣，但突然這麼一個人闖入，兩人仍然被打擾，停止講話。男子像是很熟悉環境，同時又像一陣子沒有回來，走到曹植建哥哥的房間，嘗試開門。

「這怎麼打不開。」

曹植建聳肩，表情冷漠。男子準備走進曹植建的房間。

「幹你娘，不要進去啦。」

「什麼不要進去，幹你娘老雞巴，我要睡那？」

「看你平常睡那啊，講給我煩惱喔。」

「幹你娘，你老叔跟你講話，你是在跟我雞巴三小，我哩幹你娘。」

曹植建背對他的叔叔，沒打算要對話，但跟著林佳澍很有默契地一起站起來。

「幹你娘，你是在跟我雞巴喔，啊，幹你娘，我照顧你，你這樣對我，啊？幹。」

林佳澍面向大門，抓著曹植建的肩膀準備離開，曹植建一個轉身。

「照顧一顆懶啦，連你自己都照顧不了你自己，就只會喝酒，只會這種簡單的事。」

曹植建的叔叔怒火瞬間點燃，抓起玻璃酒瓶，大聲叱喝，漲紅著臉往曹植建身上打。曹植建沒有打算閃躲，抬著頭挺著身，林佳澍下意識的推開自己的好朋友，舉手護著。酒瓶並沒有直接落下，曹植建的叔叔沒有握好，手一鬆後酒瓶往上拋，打到了電燈後破裂，其中有碎片射入了林佳澍的脖子。林佳澍的腦子沒有處理這些事情的歷史，這個時間區間並沒有理性思考，他確確實實地反應保護朋友，不知道是缺乏對危險的認識，還是真實要保護朋友。曹植建不知道是不是情緒戰勝理性思考所以與叔叔硬碰硬，沒有妥協，沒有避戰，強硬回覆。酒瓶破裂，玻璃四射，傷及林佳澍，同時傷及曹植建的叔叔，曹植建打開門，要自己的好朋友離開現場，表示自己有辦法處理。離開前，林佳澍看到曹植建的叔叔手壓臉部，發出哀號，同時不斷升級怒氣。大門關上，林佳澍站在門前一陣子，看不出來是嘗試想要聽門內的動靜，還是腦袋空白。

快到中午，林佳澍按照獵保要求，穿著校服在泡沫紅茶店等。林佳澍並沒有遲到，但獵保早到，一個人坐在店內，優雅精細地控制喝飲料的動作。今天要去見蔡順佳，一個太平堂外包的業務人員吳賢派會開車一同過去，至於有什麼細節，獵保沒有多說。

林佳澍坐下，看不出來是在思考與曹植建的對話，或是想跟獵保確認是否傅家兄弟不提供保護，或者，昨天玻璃碎片還

卡在脖子中，偶爾轉動脖子，看起來像是在確認脖子是否卡有碎片。不是很明確知道這樣刺痛感是否會影響腦子接收資訊的強度，也不知道會不會影響處理或者存取訊息。在曹植建家的記憶猶新，這是非常暴力且生理有強烈感受的記憶，包含吼叫、衝突發生時在腦子產生的反應情緒，都是鮮明的。當有強烈的訊號進入腦袋，也許帶來壓力，腦子可能會先產生恐懼、害怕或者焦慮，以至於接下來無法理性權衡，於是用既定方程式來反應先求降低壓力，像是直觀地接受並執行命令。

過了很久車子才來，獵保總算開口。

「去坐後座。」

車門打開，車門關上，隔絕外部，車內，氣流不同，氣壓不同，獵保坐進副駕駛位置，開口指揮。

「開車。」

「開車？欸，你以為我是你的司機喔。」

就像是有人在冰天雪地內快速燃火，周遭卻是極低耐熔的冰磚，也像是一顆星球絢麗爆炸，卻染不紅周遭無盡無止的黑子空間。獵保沒有理會吳賢派，像是發動一台破車本來就預期會有雜音，但也像是無奈沒得選擇。

「靠，這麼囂張，你以為你是誰啊。」

「這個是吳賢派，太平堂外包的業務。他本身做土地房地產轉手買賣，也有在做工程委託，這是他媽媽留給他的事業，講是講一間公司，其實就是他媽媽跟他而已，兩人相依為命，感情挺好的。他還有加入建築工會，據他自己所述，他在工會裡面擔任要角。」

獵保低頭看著手上資料，背著林佳澍說話。

「哇操，你怎麼講話這樣沒大沒小。」

吳賢派吃驚又憤怒，從駕駛座掃過兩個國中生。

「你們知道現在是什麼狀況嗎？知道等一下我們要去找誰嗎？」

兩個國中生沒有回應。

「真的很奇怪，這種事情要兩個國中生來幹麼，你們兩個小鬼頭聽清楚，今天是談生意，好幾萬好幾萬的生意，你們什麼都不懂，等一下別給我亂講話。我跟你們講，我跟傅宗理很熟喔，有沒有聽到？他是太平堂堂主，你們這種小鬼沒有機會接觸到這種層級，你們等級還很低，懂不懂啊？要是亂講話，我會跟傅宗理說。」

吳賢派毫無掩藏自己輕視獵保，想展現自己的風格是有話直說，敢說敢言，獵保沒有甩，繼續掃著眼前的資料。氣了一會，吳賢派似乎明白還是得自己開車，總不可能要未成年人駕駛，所以即便不想妥協，還是得像是聽獵保話般的開動車子。

車內絕靜似鏡，車外的喧囂街道像是無聲動畫，樸實普通，卻又絕無僅有的特別。所有畫面不再重播，一個秒針就足夠把當下甩在後頭，才想怎麼重溫記憶，又有新的畫面上演。地點是在莒光國中附近山丘內的一座民宅，中間路過不少荒地，車子還一度必須得開在泥土石頭路上，好不容易開到柏油路面，接著一個水泥鋪設的車道，連接到一座鐵皮屋以及兩層樓高的民宅。車子停在民宅門口，吳賢派下車，沒有管兩個國中生，按了門鈴，門自動開啟。雖然門開啟時感覺很輕，真的推動會發現其厚實，若仔細看構造，可以看出這麼

自動開啟，是在短時間內至少打開三道機械鎖。吳賢派搶先走進，一個長廊，連接不少房間，但只有一個位在長廊末端的房間有亮著燈，三個人很有默契地往長廊末端走去。進房間後，中間有個大圓桌，上方吊著豪華燈具，但除此之外非常的暗，連房間有沒有窗戶、實際大小都看不太出來。

「哎唷哎唷，客人來了，鄙人好失禮啊，嘖嘖嘖。」

這種迎接，像是有朋自遠方來，像是高官親臨寒舍，像是貴賓正捧著高級禮品等待，像是要拆卸來客戒心同時又隱藏自己動機的迎接。一件單色露肩膀的運動上衣，配上陽剛工作褲，如是廉價工人在烈日下敲鋼打鐵的可能穿著，如是窮苦人在排隊等待上工時的穿著，聲音刻意壓著異常低沉，細緻肌膚鋪設在壯碩手臂上，女性臀型撐起的線條不影響走起路時的剛硬霸氣。蔡順佳擁有這些路過的荒地，甚至一些莒光國中附近的街道的地都是她的名下，有人稱這種人是地主，有人則稱是地方勢力。

「坐，坐啊坐，別站著。」

雖然這麼說，自己坐下後，就只剩一張椅子可以坐，吳賢派坐下了，獵保以及林佳澍遠著一點距離。

「真的非常不好意思，鄙人這種教育水平低的下人，很不懂這些高級社會禮儀，千萬拜託不要介意啊。」

燈光下，蔡順佳的表情非常戲劇誇張，擠弄著壓抑做作的誠懇。

「不會不會。」

「哎唷，這個真的是招待不週，欸，端個水來啊，抱歉抱歉。」

蔡順佳回頭吆喝。

「沒關係沒關係。」

「唉唉，鄙人這種下人就是這樣，唉，水平不夠，真的水平不夠，很抱歉很抱歉。」

「沒關係沒關係。」

「沒關係個什麼東西？」

被黑暗包圍的氣氛已經夠詭異，蔡順佳突然轉變語氣，混著嚴肅與威脅，吳賢派張嘴卻無聲。

「鄙人真的招待不周啦，哈哈。」

一個時間，蔡順佳又微笑，和藹可親的微笑，壓抑做作的微笑。

「是這樣的，我想先前已經電話提過了，我是吳賢派，今天來是想要討論工程承包案的事。」

「哎呀，是是是，您好您好。」

吳賢派起身，遞出自己的名片，蔡順佳也起身，相當恭敬雙手接過名片，放在桌上，仔細看著名片上的每一個字，表情擠壓異常的敬佩。

「吳先生，哇哇，好厲害好厲害，嘖嘖，幸會幸會。」

「不會不會。」

吳賢派也相當恭敬。

「蔡小姐..」

「蔡小姐？」

蔡順佳擠壓著高張力的笑容詢問。

「呃..這該怎麼稱呼好呢？」

「哎唷，鄙人很粗俗的，很少人用這麼文明的方式稱呼鄙人，貴賓剛剛要講什麼？」

「喔，好，來喔。」

吳賢派整理自己，準備好要大展身手。

「請問，妳有在意妳工程案的品質嗎？」

「鄙人每一片土地、投資都是最大利用、最大利益，品質當然重要。」

「可是我看起來不是這樣欸。」

「怎麼說啊。」

「來，因為現在市長在推動瓦斯管線布局，要讓家家戶戶都有瓦斯可用，我知道妳現在在協助這個區域的瓦斯管線工程，這是好事。坦白說啊，我自己去看過了，覺得那些工程品質啊，相當堪慮，我為妳感到操心，真心覺得該換個工程服務，那，我跟太平實業已經是長期配合了，他們的品質沒有話說，今天想建議妳這邊更換工程承包商，給太平實業做。我跟妳說，儘管放心，中間遇到的所有問題，都跟我接洽，我這邊可以做全套的服務。」

「喔喔，鄙人得相當冒昧請教一下，您剛剛提到的太平實業，是不是就是太平堂？」

「呃，這個是這樣，太平實業確實有..」

「抱歉抱歉，鄙人這邊沒有問清楚，鄙人是問，是不是就是那個黑道幫派太平堂？」

「呃，這邊主要是做工程..」

「和平會太平堂堂主就是傅宗理嘛，對不對？」

「是的。」

「喔喔，那這個是很厲害的，傅宗理很像是很厲害的人。」

「我這邊擔任仲介，就是會幫妳把所有事辦到好，其實不用在意什麼太平堂啦..」

「您剛剛說鄙人現在的承包工程品質不好，是像怎樣的品質不好啊？」

「我這邊都是就專業，就事論事喔。來，第一啊，他們用的管路埋放方式不專業，這個啊，過了一陣子會破裂，到時發

生氣爆，會非常危險的，我這邊不是威脅妳，但是這樣下去真的會發生氣爆喔，這個妳一定要注意。再來啊，工地安全他們做得很不好，人員在施工的時候配戴的防護器具通通不合格，要是發生事情，妳這邊會很麻煩喔。」

「喔喔，所以，鄙人這邊可能會需要負責任啊？」

「對啊，不是我要恐嚇妳，我講的都是真的，很危險的，要是工程出事，妳第一個會有事。」

「那應該要怎麼做？」

「我來幫妳辦，剛剛說了，我當仲介的，可以把事情辦到好..」

「請問吳先生是太平堂的人嗎？」

「啊？」

「太平堂在道上很有威信的，確實名聲很好，鄙人想如果是太平堂的人來，說的話肯定是真話，所以這邊得萬分冒昧地請教，吳先生是太平堂的人嗎？」

「我跟他們的人很熟啦..」

「像是誰？」

「傅宗理啦，副堂主螃蟹啦，之類的。」

「喔喔，那很厲害的，吳先生一定是很厲害的人，才能跟這些人往來。聽說其他和平會的人也都很優秀，像是迅龍堂的丞相就很優秀，但他跟傅宗理不合，不知道這有沒有問題？比方說，鄙人跟太平堂合作，結果惹得迅龍堂這邊不高興，吳先生您這邊只跟太平堂合作嗎？」

「妳講這些人，我都很熟，我都很熟啦，嘿，什麼丞相的，我都常一起喝酒，沒問題啦。迅龍堂又不搞工程，沒有衝突的，妳不要把事情想的太複雜，現在先搞好工程品質就好，其他通通不用擔心啦。」

「喔喔，貴賓這邊知道迅龍堂沒有搞工程啊，哇，吳先生真的很深入，好是佩服您啊。」

「當然啦，我做這行的，很常跟一些人碰頭的。」

「那這個，交接給太平堂的話，費用怎麼算啊？」

「有一些細項..」

「會不會錢最後交出去了，中間就開始亂搞？」

「不會啦..」

「還有還有，鄙人要怎麼跟現在的工程承包商交待啊？」

「就是他們的品質真的不行嘛，坦白跟他們說啊。」

「這樣他們會很不高興的，來找鄙人的話，鄙人會很麻煩的。」

「好啦好啦，真的不行的話，包在我身上，我找太平堂的出來解決。」

「這樣子啊，明白了，不過，鄙人還是很在意費用，這個費用會比現在高出多少？」

「不見得比較高啦，是這樣子..」

「等等，剛叫人送茶，送了老半天，送到哪裡去了，茶呢？」

蔡順佳舉起手，對著吳賢派後方吆喝。

室內就是圓桌上方一盞燈，吳賢派後方暗黑處有人現出，將冒著煙的熱茶放在前方桌面，吳賢派正準備伸手，突然，有鐵鍊快速繞過吳賢派以及椅子，將上半身以及椅背捆綁在一起，然後往後拉，但椅腳被固定在原本位置，整個身體往後傾倒，這種要傾倒的感覺讓吳賢派張口叫出聲，而這張口，很快就被一隻長形湯匙塞住。所謂塞住，是一隻舀湯用的長形金屬製一體成形湯匙，插入口中後，持續深入進入咽喉，藉此影響其發聲以及閉合。光線昏暗，吳賢派就像在手術台

上一般無助任人宰割。整個景象，即便令人覺得驚悚，蔡順佳仍神態自若地起身，緩步繞過椅子，看著吳賢派，擠著壓抑做作的笑容。

「鄙人請人調查，吳先生在這個行業待了一輩子，不懂建築工程、建築法規，什麼都沒涉獵，鄙人就很好奇，這樣的人到底靠什麼在生存。原來啊，吳先生靠著自己母親的公司在生存，哎唷，有媽媽疼的孩子就是不一樣，加上吳先生您這邊時常誇張自己了不得的黑道關係，幾個女孩子都被哄騙上床，懷了孕再被威脅要拿掉，啧啧，好厲害的本事。這個成語是什麼？狐假虎威。

哎唷，吳先生，鄙人這邊真的是很好奇，您這麼厲害的人，為何遲遲不跟鄙人說真話，是不是瞧不起鄙人啊，瞧不起鄙人又不敢說，是吧，沒關係，鄙人來看看您的咽喉，藏了什麼話，鄙人來看看，看您有多瞧不起鄙人！」

這段話用文字敘述，很難想像說話的人是多麼咬牙切齒，像是恨到想把這個世界撕裂扯碎，像是忍著這個恨隨時準備宣洩在吳賢派這。蔡順佳拿起桌上的茶，啜了一口，接著，順著被繃著肌肉卡著的湯匙，將茶倒入吳賢派的口中。沒記錯的話，這茶方才還冒著煙。

「太平堂這樣子做生意啊，派您這樣的業務過來，鄙人真是見識了，早就聽說傅宗理有生意頭腦，改造黑幫生態，創造黑金政治，沒見識還真沒個概念到底那是怎樣的生意頭腦。鄙人到底要怎麼樣被佔便宜，這些人才會罷手？」

對於某些人而言，眼前的景象映入腦簾，喚起的恐懼遠大於其他情緒，會失去判斷力，當恐懼主宰一切的時候，腦子只會最簡單的反應來降低壓力，像是不敢動彈。不過，有些人

可能經歷過更強的恐懼記憶，對於這些人，眼前景象只是另一齣驚悚劇，毫無威脅的驚悚劇。

「但你知道得換工程承包商。」

獵保輕聲輕步地靠近大圓桌，放了一張名片在桌上。

「邢市長不會喜歡有品質疑慮的專案。施工品質有疑慮，無論有沒有造成人員傷亡，工程承包商的審查都會被檢討，都會影響接下來的選舉。在這種情況下，未來妳的土地變更，下一階段的瓦斯管線布局，都不會按照妳的意思走。如果再加上接下來的選舉換了市長，企鵝支持的林俊梁當選，土地變更，瓦斯管線布局工程，瓦斯行要轉天然氣公司，恐怕都沒妳的份。」

我是太平堂的人，我今天來這裡，我的話代表太平堂，我們的施工品質已是有目共睹，承包商換我們，妳這邊實質降低了風險，去除了變數。」

蔡順佳拿起獵保的名片用自己的節奏敲打桌面。

「鄙人啊，就一個孤身老女人，黑社會要欺負鄙人，很容易的。每個都說的比唱的好聽，到頭來都是占鄙人便宜，拿到好處後，誰真心在意鄙人的死活？每個人都把鄙人的付出看得好無價。」

這麼多年，家族外每個都要鄙人的事業擴大，否則就威脅拿走土地、買斷什麼的，要拔掉蔡家在這個區域的資產，家族內呢，好幾張嘴嚷嚷著家族興盛，掛著親人招牌的吸血蟲，敢要求卻沒一個能幹事的。真是的，鄙人客客氣氣，大家就得寸進尺。」

雖然就是普通輕敲桌面的節奏，但不知為何就是令人感到威脅。

「鄙人在您這個年紀啊，很喜歡逞兇鬥狠，有一次在學校跟一個男同學打架，男同學打輸了跟老師報告，說他被欺負，老師跟鄙人爸爸聯絡，鄙人被罵慘了，說一個女孩子，不能這個不能那個的。隔天啊，鄙人找了這個男同學，把他的舌頭割了，想說這樣他就不能再打小報告了，哎唷，結果流了一大堆血，搞的人命差點沒了，哈哈，對方家長後來威脅要告鄙人。鄙人於是很清楚的告訴了父親大人，從今天開始，鄙人要怎樣，鄙人說了算。」

蔡順佳幾乎一直線保持相同態度，如果沒看到現場本人，純粹將對話轉換成文字，真心無法感受到那種壓抑的微笑，充滿恨意的微笑。

「告訴鄙人，太平堂這麼尊貴的地位，怎麼會對這種小地方有興趣？」

「太平堂在意的是資本市場運作，確保每個市場變動後我們是在壯大不是在縮小。沒錯，太平堂確實沒有注意到這裡，是我注意到這裡，這是我要來證明自己的生意。」

「是是是，哇，好優秀啊，真的好優秀。」

「所以妳知道了，這是我的案子，我要證明自己就靠這個，我在乎，我重視，所以我保證。」

「好厲害喔，現在國中生已經懂這麼多了，跟鄙人的年代差不多啊，只是，鄙人要怎麼判斷一個人是否真心保證？」

「這個生意對我而言是生與死，生意失敗，我就不能是太平堂的人，這就是我的保證。」

「哎唷，年紀這麼輕就在談生死別離，好有深度啊。保證了用心，該怎麼保證作法正確？」

「這邊有個成年人現在含著妳的湯匙，需要蓋章負責的，妳知道要找誰。這邊有個未成年的，需要跑腿業務的，妳知道要找誰。這兩個人服務不周到的，妳知道要找誰。」

黑暗中隱隱約約像是聽到蔡順佳磨著牙咬著恨，或許她正在思考瓦斯管線工程交給太平堂，因為除了品質確實不錯以外，沒有外人會去干擾工程進行，如果發生工安意外，太平堂絕對有本事擺平，再者，蔡順佳不怕黑社會，她絕對有實力能夠以暴制暴。又或許，她恨透全世界，只想撕裂眼前這三個人，清除任何要占自己家族便宜的外人。

「今天就耽誤各位到這邊就好，再耽誤下去鄙人的祖宗八代都要爬出墳墓指責鄙人了，哈哈，實在丟人現眼，鄙人的款待禮儀的確還有很多要加強，請放個心，鄙人一定好好檢討今天，未來勢必要更加賓至如歸才行。」

房間突然有陽光照射進來，幾個人一下子全被蒙上白光，完全睜不開眼，像是怎麼閉都不夠，接著被人勾住，攬扶著移動離開現場，聽著車門開啟，關上。

吳賢派是最後一個恢復視力的，顯然仍處在驚恐中。

「開車。」

不確定剛才這樣有傷到多少喉嚨，但總之吳賢派是講不出話。車子開動，吳賢派的驚恐驅使他盡速離開，旁邊的獵保動也不動，靜靜醞釀著。車子開到鬧區後，獵保搜了一下置物箱，找出一把一字起子，吳賢派還沒搞清楚狀況，這把一字起子就抵在自己的眼睛下方。

「停車。」

車子停下來，吳賢派無奈只能無聲驚訝。

「你要繼續去追這個承包案，直到蔡順佳最後同意給我們做。」

聽到獵保這樣說，吳賢派盡力擠出一點聲音，但無濟於事，仍舊是無聲。

「左左右右，左右左右。」

手上的一字起子在左眼右眼來回晃動。

「你要怎樣。」

危急時刻，確實總能逼出人類的潛力，吳賢派發出聲音了。

「如果最後工程案沒有談成，我會要你付出代價。」

說完，一字起子很快速的往吳賢派跨下刺過去，吳賢派嚇的無處閃躲，隨得一伸，一字起子穿破跨下褲襠，不確定是否真是傷中要害，吳賢派總之痛苦地喊了出來。獵保抓著吳賢派的頭，大拇指深入其中一眼。

「如果工程承包案沒有接到，我會切了兩顆，再挖了眼睛，親愛的，你聽好了，我說到做到。」

溫暖晨光逐步鋪設柏油路面，灑進停放於路邊的車輛、電線桿。整個住宅區鮮少綠地，市容規劃時連空出一塊地來種樹都捨不得，更不要說有公園，路邊就算原有種樹，也因為可能影響公寓地基或者路邊停車全部被移掉。熱炒店的鐵門早已落幕，地面散著前一晚留下的喧囂菜餚，西式早餐店已經忙著煎蛋準備做三明治，中式早餐店則將剛炸好的油條瀝乾。清潔人員一般都是在清晨時清理台北街頭，從莒光國中這種偏遠地區，到台北市新光三越大樓都是如此，拿著竹製掃把，把暗藏在深夜的飲料灌、雞排包裝紙掃進畚斗，確保城區迎接例行繁忙之前有準時歸零。

一大清早，球場就落著投籃聲，雖然脖子像是卡著玻璃碎片，某些姿勢就是會有刺痛感，林佳澍仍舊練習投籃。

人不可能像機械般控制每一次出手，也不可能在放鬆以及出力之間掌控自如，總是多用一點力，少用一點力，手肘歪了一點，球沒抓好之類的。沒進，球碰到籃框，挫敗感隨之產生，球可能會彈到非常遠的地方，心累令人猶豫，究竟要很積極的，趁球還沒滾很遠之前就撿到球，還是慢慢來，讓球滾很遠算了。籃球另外一個技巧是運球，同樣也是可以靠練習取得熟練，但林佳澍從來沒辦法運好球，不是跨下自己打到腳，就是背後運球真的就往背後彈，整個籃球場要不是碰框聲音，不然就是打到腳的聲音，站在旁觀者，這畫面是相當沮喪的。所謂不可為而為之的故事，通常是第二名難以擊敗第一名，但仍然努力堅持著，最後贏得第一名的正向故事，但林佳澍的例子並不是這樣，不要說職業球員，林佳澍連

校隊都是笑想，到底這樣堅持練習的目的為何，確實令人納悶，特別令人納悶林佳澍是否曾經納悶自己為何堅持。無論如何，林佳澍在每次碰框撿完球後，獨自回到三分線，重新調整姿勢，重新出手，週而復始，重複堅持。

隔壁班所有同學不知道為何都在走廊上，似乎在整隊要離開到別間教室。莊琇媛在隊伍中沉默等待，沒有跟周遭的人聊天。同樣的髮型，同樣的服裝，今天的莊琇媛格外具有吸引力，像探索太空，像看著天王星，藍色冷豔，冰凍世界，當真接近，可能僅是集合液體，探不到內部，瞧不著真實，視線得到，距離遙遠，環繞烈日，獨步宇宙。當腦子長期陷入難解謎題，直接欣賞另一個美麗謎題顯得格外容易，不要嘗試解開就好，純粹遙望想像就行。天王星的距離，人類目前應該還到不了吧，當距離已經遠到不可能到達，數字實在沒意義，橫豎都是不可能的領域，探究根本多餘，就算成功量測，也就是一個迷戀的數據。如果橫放在宇宙，林佳澍也許是個非常不起眼的星球，或者連星球都不是，就是一顆不起眼的衛星，環繞著星球，奉獻著自己，又或者，是個慧星，不屬於任何星系，穿梭在銀河之間，無拘無束，獨特異常，只是，也格外孤單。如果真是彗星，有天撞上天王星了，與美麗顏色一同毀滅，那將會是全宇宙最絢麗光彩的瞬間，所有流星都將暫停，所有星球都將停止轉動，這獨特的瞬間，也是一種無可取代的存在。

大腦並非獨角戲，生理的需求絕對影響大腦的處理，種種情緒，種種記憶，都是生理與大腦交織的結果。所以說情緒是

假象，記憶是騙局，這一切都來自於個體大腦以及個體身體，在這獨裁運作體系內，所有外在客觀訊號都經過嚴密審核和改造，非得經過無數道加工製程才被准許最後進入記憶體內。莊琇媛沒有那麼美麗，這無非是林佳澍個體訊號處理的結果，天空沒有為莊琇媛作秀，畫日沒有以莊琇媛為核心，這個迷戀是林佳澍對她獨特的迷戀，在這個時空，獨立存載於大腦內。如果有天林佳澍的生理結構有所改變，大腦處理的訊號產生差異，延伸的記憶以及情緒將會偏移，迷戀的程度將有倍數變化。

無論多喜歡，林佳澍跟莊琇媛是完全不可能的，不同圈子，不同風格，也不會是莊琇媛喜歡的型，只是，何妨單戀，視覺後經想像在大腦中產生的情感，何妨。

林佳澍是很奇怪的類型，不是壞孩子，也不是好學生，跟壞孩子在一起時他像是乖乖牌跑錯地方，跟好學生在一起時他像是離經叛道的不良份子。他不是藝術家，或者，還不是藝術家，看不出來他有何創作天份。他不是工程師，或者，還不是工程師，看不出來他有任何分析能力。長輩問問題的時候，他都沒反應，看不出是腦袋不好來不及運轉，或者腦袋太過複雜化所有問題。也許他確實乏味無料，腦袋並不好，也許他運轉訊息方式不同，響應異常，也許哥哥自殺，腦袋所有程式就此死當，也許他是在錯誤的位置，無法被歸類。

結論，莊琇媛不會對這種無法被歸類的人有興趣。

會頌成過來發放老師改好的作業。

「他今天沒來。」

改好的作業發還給學生是再正常也不過的事，不過學生不在的時候，一般作業會繼續放在老師那邊，一個原因是學生沒來，作業可能會被弄丟，另一個原因是作業更改的結果理論

上是個人隱私，這麼擺在桌上可能會被其他人翻閱。雖這麼解釋了，曾頌成還是把曹植建的作業放在桌面，林佳澍一股火上來，起身拿起曹植建的作業要還給曾頌成。

「聽不懂指令？」

「你沒有辦法指使我做事。」

「什麼？」

「我說你沒有辦法指使我做事，是老師要我發作業，我照老師的意思發作業，老師沒有要我聽你的話。」

「白爛，老師要你發作業給每個人，這個每個人包含曹植建，曹植建今天不在，你這樣並沒有做到老師要你發作業給每個人的指令，因為曹植建並沒有拿到，我是告訴你事情沒做好，不是在指使你做事。」

「你並沒有不一樣，我不怕你，你沒有辦法指使我做事。」曾頌成一副正氣凜然，轉頭繼續發作業。

「你沒有資格解讀老師的意思，老師是說發放作業，沒有特別提到沒來的人怎麼辦。」

「老師明確定義了發作業是發給每個人還是放在桌上？」

「我感覺被你們這些惡霸提出沒必要的要求。」

「惡霸？」

「流氓、惡霸，隨便，你們這種人，敗壞班上秩序，未來也是敗壞社會而已，要用什麼名詞來形容你們都無所謂，不影響，你們的品性就是差。」

「描述品性差。」

「不學好，上課睡覺，醒著也沒尊重老師，浪費社會資源，在外頭打架吸毒，還要我繼續列舉嗎？」

林佳澍在自己的座位，曾頌成持續發放作業。

「所以你預期我的未來就是這樣，打架吸毒？」

「否則你未來要幹麼，講來聽聽。」

「那你又要幹麼，我看你課業也沒好到哪裡去，品性是有多好？」

「我以後要當警察，要來整治你們這種人。」

語言之所以細膩，是因為人的差異是很細膩的，所爭論的事情，是根據每個人對事情所能預見的態樣以及對應細項的認識有所差異而產生。

「你的品性不好，未來成為警察後要怎麼以你的不好品性來整治同樣不好品性的人？」

「我沒有品性不好。」

「你怎麼判斷你的品性沒有不好。」

「沒有不好就是沒有不好。」

「但我就是品性不好。」

「你就是品性不好。」

「所以你是品性沒有不好，不是品性好？」

「我是品性好，所以我品性沒有不好。」

「你的品性好因為品性好就是品性好？」

「對。」

「你可以分享為何你的品性可以好，我不行，是因為你有高貴的靈魂，生來就是品性好？還是你有後天良好的教育環境，所以品性好？未來你成為警察，你要怎麼拯救我的低俗靈魂，或者改變我的教育環境，好整治我這種人？」

「你有必要了解一下，警察的工作跟牧師或者老師有根本上的差異，老師是教育者，警察是確保一些敗類不會騷擾這安定的社會。」

「就像現在你覺得我騷擾這個班級的安定。」

「就像現在我覺得你騷擾這個班級的安定。」

「就像你覺得你個人的觀感，足以認定我是在騷擾這個班級，就像你覺得你品性好，就足以確定你品性好。」

「你們這種人就是差勁，根本沒救了，跟我扯什麼鬼東西。」

「你不在意他人之所以有你所謂的品性不好的原因，在這情況下，你成為警察後要怎麼整治我們？殺了我們？」

林佳澍拿著曹植建的作業嘗試退還，曾頌成沒有接過，直狠狠盯著眼前低俗的靈魂。

「你們這些人就是差，果然沒有救，動不動就提暴力，什麼殺不殺的，你想死，自己去死。」

「作業先放我這，先放我這。」

李宗於插在兩人中間，緩夾了衝突。

林佳澍並沒有生氣，樣子像是看到一座精緻雕塑品碎落一地，戴著似乎該覺得錯愕但又不知道怎麼錯愕比較適當的表情。上課鐘響，所有人回到座位，晾著剩餘的尷尬，像是兩人都拿不定接下來的台詞，李宗於拍著林佳澍，嘗試冷靜衝突餘溫，曾頌成繼續發作業，黃老師進教室，秩序重組。

回到家，父親不在的話，林佳澍總是下意識地去確保在玄關的窗戶是打開的。如果沒有打開，林佳澍會一個一個慢慢推動，直到所有窗戶都是打開的，接著會深呼吸，露出像是在判斷的表情。

「我是不是已經跟你提過這個故事了？應該有，關於這個自然法則，關於有些人事物就是要被犧牲，無關乎努力，無關乎價值。」

從玄關踏入客廳，林佳澍發現客廳的電視、茶几以及沙發不見了，只剩下不能移動的壁櫃，打開壁櫃，裡面原本置放的電器也都不見了，就留下一些私人雜物，往餐桌的區域看，整組餐桌椅也不見了。看起來並不像闖空門，也許父親變賣了。就這樣突然都不見，像是本來的存在才是假象，像是本來的燈光，喔，抬頭看才注意到，很久沒開的吊燈也不見了，露出呈現斷路的電線。

「貓科動物就是最佳例子，老虎、獵豹，無不盡心盡力增加自己的能力，演化成高階殺手，但誰有好日子過？家貓。」林佳澍面無表情，眼珠透著空曠的客廳。以往的沙發是高檔的，或者說，父親照顧這款沙發的樣子像是高檔的，每每有客人來過後，都會細心擦拭。客人坐在沙發上，父親會指使林佳澍端茶，雖然不排斥自己兒子在旁邊聽，卻也從來沒有跟客人介紹過自己兒子，展現了生意永遠擺第一的特質。

「最近機關的人又來找我。」

「喔喔喔，還是相同窗口嗎？」

「相同，車牌的顏色相同，來的人也是相同，但這次說要進行不一樣的盲眼測試。」

大家是彼此合作的協力工廠，幫一些大廠牌代工，製造端分開製造，業務端共同維護開發，已經這樣好幾年了。大廠牌把一些製造工作從自身分包出去，可以節省成本，把製造端的所有風險轉嫁到別人身上，製造商如果因任何理由無法承受，換製造商就好了。製造商則是不斷透過幫大廠牌製造來學習經驗，提昇品質，接更多製造單，增加更多金流，再提昇製造品質，讓自己的製造能力在市場無可取代。

「我們的社會框架在自然法則以下，所以其實一樣，你努力工作，增加自己的能力，在這個自然法則，不保證可以獲得理應對價的報酬，到頭來，機運決定一切。」

「我實在搞不懂什麼是盲眼測試，所以我不敢不按照他們的步驟走，上次我們用自己的方式，差點搞砸，是什麼問題到現在都還不知道。」

客人們眼神像是怕激怒父親，掃了一下趕緊撇開。

「總之按照他們的方式盡力做吧，不然怎麼辦，我們只是外包，沒有主導權。」

「所以我們要拿到主導權，我們再照我們的方式走一次，我不相信不會成功，只要我們成功了，以後主導權就在我們手上。」

「你確定？」

「沒關係，再一次，再二次，都沒關係，我們不拼，永遠沒有機會。」

客人不能再驚訝，而且像是怕講錯話。

「這個真的賭很大，這是你的兒子耶。」

父親搖搖頭。

「要贏，沒有什麼不能付出的，我們要跳脫這個階層，就是要敢拼。」

「有機運的人，可以獲得資源，控制沒有機運的人，保有自己的優勢。」

「有沒有聞到什麼味道？」

「是不是瓦斯漏氣？」

「去廚房看一下有沒有關好，佳澍，去看一下。」

接到命令，林佳澍進廚房，瓦斯爐的管線連接瓦斯，轉動開關。

「這就是為何我說，如果不願意搶奪，又不願意被主宰，那死亡是唯一選項。」

「有關著嗎？」

「有。」

父親走到廚房，隨手一轉，發現並沒有關閉，大聲斥吼。

「沒有關啊，你在亂講什麼，很危險你知道嗎！？」

在廚房，瓦斯爐已經被搬走了，瓦斯管線的接口被封蓋封住，冰箱也被搬走，流理台鋪著水漬以及污垢，開啟水龍頭，關閉水龍頭，地上的紅色磁磚灑著一些灰塵，抽油煙機上滿滿一層油反射著微弱光線，林佳澍離開廚房走到廁所。

廁所照舊，沒有什麼東西被搬走，當然，也沒有什麼東西值得被搬走。林佳澍站在洗手台前面對鏡子，視線集中在脖子上的傷口。脖子的傷口總感覺還是卡著碎玻璃，有些動作會感到刺痛，但每次按壓，又找不到碎玻璃可能的位置。林佳澍嘗試按壓，視線集中在傷口的樣子很刻意，像是刻意避開自己的臉，像是傷口給一個好的理由不用看自己的樣貌。傷口已經結痂，按壓了好一會，林佳澍慢慢開始剝開傷口上的結痂，似乎不是很順遂，看起來像是非常疼痛所以作罷，但視線仍然在傷口上，人也沒有離開，然後又開始剝。就這樣反覆兩三次後，突然一撕，整個結痂被撕開，脖子的傷口很快冒出鮮血，林佳澍拿起酒精往傷口灑，露出痛苦表情。嘗試止血一陣子後，又開始按壓，好一陣子，林佳澍離開到廚房，翻出櫃子內的一把水果刀，重回廁所。水果刀先在洗手台上靜止，接著在手上靜止，過了多久了吧，林佳澍將刀尖指向傷口。可以看得出來刀尖並非毫無猶豫地刺進傷口，林佳澍看起來極為掙扎，且是兩個極端彼此掙扎，一面像是很想痛快刺進取出玻璃碎片，一面像是在嘗試阻止自己的瘋狂行徑。刀子刺進去，並且造成一小撇傷口後，很快就縮回去，血並沒有立即流出，看不出來是並未明確刺入，或者僅是還未流出血。視線持續聚焦在傷口，開始些微滲血，如果有注意到的話，已經冒出不少汗了。也許已經學到經驗，這次

是決心肯定，一次刺入，還外加上切開的動作，刀子似乎夠利，也似乎已經不再猶豫，雖未像電影般鮮血噴出，但這樣的來回自殘已足夠讓不少血流過背部胸膛，形成驚悚的畫面。沒有聽到玻璃碎片掉出的聲音，也許實在太過細小，林佳澍喘氣的樣子像是鬆了一口氣，看來手術是告一段落。休息了好一陣子，倒上酒精，看不出來是否就是想要獲得酒精灑在傷口上的痛覺，或者純粹為了消毒而這麼做，緊接著一陣強烈反應，林佳澍痛苦吼叫，持續吼叫。

在家裡，林佳澍一個人，在廁所面對自己，莫不在乎一會，走到客廳，面對空虛發呆，雖然吊燈本來就已經被拆走，但本來就沒打算開燈，像是被黑暗包圍反倒自在的樣子。打開房門，房間沒有被動，所有東西都在。

自從哥哥過世後，林佳澍沒有再聽綠洲的唱片。

第一次聽到這個樂團，是在電視節目MTV不插電，當下覺得其中一首歌非常好聽，實在很想再聽一次，便決定去買唱片。兄弟兩湊了錢，走了一公里，再花了公車錢到市中心一家叫做創世紀的唱片行，好不容易找到綠洲，卻發現有兩張唱片。兩人都不會英文，不知道那一張唱片才有他們要的歌，最後挑選了《絕對可能》，回去從第一首播放到最後一首，沒有找到，但也沒錢再買第二張，只好先將就一陣子。開始時，林佳澍覺得綠洲完全是噪音，整張唱片每一首歌聽起來都一樣，但錢已經花了，哥哥就一直放一直放。有一天，林佳澍開始覺得好聽，之後就很常聽。過了好一陣子，總算湊到錢買第二張唱片，兄弟兩把另外一張唱片《(這是什麼故事)晨光榮耀》買回去，找到第三首，就是當時MTV不插電覺得很好聽的那首，歌名是〈Wonderwall〉。

再來有一次，在報紙看到關於綠洲的消息。篇幅非常小，這種英文樂團在台灣不會是主流，純粹因為綠洲在英國實在有名，所以勉強刊登了一下他們要解散的新聞。裡頭還進一步提到綠洲是壞孩子，打架抽煙樣樣來，但可以寫出好的音樂，所以可以有成就。哥哥告訴林佳澍，就算課業差，就算已經被標籤次等階層的人，還是有機會可以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音樂就是一條路，音樂可以是一條路。

林佳澍沒有拿出綠洲的唱片，拿出來的，是呂洞賓當時給的錄音帶，放進播放器，翻面快轉倒退，切換來切換去的，聽到的是那首歌，叫做什麼忘了，什麼小妞小姐的歌手，歌名也忘了，不過很好聽，林佳澍在床上睜著眼睛聽著，音樂結束，轉為空白雜音，仍舊睜著眼聽。卡帶已經播放完畢，空轉著無聲，沒有人會來敲房門，沒有人會來電話，躺在床上，任由孤單不斷被時間複製。

白天被灑上暗黑烏雲，教室外頭數著雨，萬億水珠切割每一秒，敲碎英文老師的講課聲線。十一班仍舊是獨特的班級，大家用自己的方式在上課，同樣的英文句子，投射在每個人腦子後印出不同形狀，喚出不同記憶，抄下筆記，跟著默念，沒勁無趣，依樣葫蘆。

「完成式使用的形式是Have加上完成式動詞，這邊有幾個例子。」

林佳澍摸著脖子，像在重溫昨晚的疼痛記憶。

「所以林佳澍，這邊要填哪一個？」

前方曹植建的座位是空著的，林佳澍的發呆表情毫無掩蔽。

「課本上的這一題，應該是哪個答案？」

木製桌面承載的只有林佳澍的手肘，課本還在抽屜。

「為什麼都不上課呢，林佳澍，英文對未來很重要，你要趁現在好好學，否則未來怎麼競爭。」

「Done。」

「答對了，曾頌成，答案是Done，不是Did喔，各位同學。」

語言之所以細膩，是因為人的差異是很細膩的，相同的事物在不同的人身上會有細微不同的感受。林佳澍笑了出來。

「未來我們警察的主要工作是講英文。」

英文老師錯愕，沒有理解這句話的文法。

「哼，我是在展顯積極學習的精神。」

「你是在展現盲目學習的精神，人云亦云的精神。」

「警察辦案會需要積極的態度，逮壞人也需要積極的態度。」

「警察辦案需要有效率的作法，逮壞人也需要有效率的作法。」

「有效率的作法不是透過積極的態度來產生的嗎？」

「有效率的作法不是只有透過積極的態度來產生。」

「你怎麼知道我的積極態度不夠產生有效率的作法？」

「你的英文期中考幾分？」

停頓。

「那你又幾分？」

「我的分數要就證明我跟你一樣積極，要就證明你的積極等於零。」

「你們兩個不要再吵了！」

老師大聲斥責，沒有追根究底為何會有這些爭論或者這些爭論內容，純粹要求安靜。班上有同學漠不在乎，有同學繼續專注於課業，有同學露出鄙視林佳澍的樣子，有同學認為方才這樣對老師不尊重。就算有人看到脖子上的紗布，也沒人關心，林佳澍按壓脖子的傷口，絕對沉默獨享觸覺。前方曹植建的位置空著，椅子往桌子靠著，像是這個朋友是幻想的，事實上從未存在的。

雨滴漸停，陰天依舊，潮濕的空氣揮散不去，惱人地黏著在每一寸皮膚，就像沾上了齒輪油，越摸越稠，越稠越愁，偏偏又被鎖在座位上，任憑惆悵宰割。放學鐘響，廖意漳和李宗於過來共同關心曹植建去向，猜測一會後紛紛離開，林佳

澍留在班上一陣子，像是這個班級對這個學生的存在感到陌生，所以獨自留下好證明存在感。

經過籃球場，停留，幾場三打三，同學們嬉鬧玩笑，相互交流證明彼此。球場滿滿的人，卻可以有人特別孤獨，林佳澍是一個人坐在一旁，累積孤單時數。

遠處球場，國小同學徐世伯對自己招手。徐世伯是籃球隊的先發中鋒，在禁區很有威脅性，魁梧的身材在同年齡很少見，一進籃球隊很快就成為核心球員。林佳澍曾經嘗試參加籃球隊，徐世伯也極力幫忙老同學，但無奈幾次下來，無論是球場跑位，或者個人技術，林佳澍都沒有達到標準。學校沒有室內籃球場，籃球隊只能在開放球場練習，除了球隊內部練習以外，也會找球隊外的人打，好驗證戰術是否奏效。球場仍然潮濕，一些地方都還有水灘，籃球隊要找外人練習，徐世伯問自己的老同學要不要參加。像是替補球員找到可以上場的機會，林佳澍點頭了。

五個球隊外的對上五個籃球隊員，有幾個程度很好，之所以不是籃球隊是因為家裡不希望他們打球，否則身手是不錯的。五個籃球隊員，都是先發，除了徐世伯以外，得分後衛是熟面孔，米漿。開始比賽，籃球隊的是防守端，徐世伯在中央指揮所有人，運球者對上球隊後衛，幾次來回，開始找機會，望了林佳澍這邊，很快便轉移目光，因為防守林佳澍的是米漿。

「喂，你這麼弱，幹麼上來啊？」

林佳澍沒有理會，跑動位置找尋空檔。

「這邊。」

球傳禁區，被徐世伯抄截，米漿推開林佳澍，往前衝刺，接到遠傳，上籃得分。

「跟上去，跟上去。」

「跑動，跑動。」

球場上來來回回不同聲音，十個人用各種方式彼此交錯，像是星盤移動，炫目迷幻。雙方各有來回，球隊外的能力不差，有外線射籃得分，也有切入禁區創造威脅，但當然籃球隊還是更勝一籌，聚合離散，彼此勾勒出無數精美幾何。

「空檔，空檔。」

球傳到米漿手上。

「喂，弱者，過來啊，防守兩個字會不會寫？」

大家都退開，讓米漿單挑林佳澍。

「會不會打球？」

林佳澍沒回答，一個恍神，米漿已經晃過，幾個人上前封，傳球，再傳球，得分。

「媽的，不會打球就下去啊。」

看到隊友想要給林佳澍扳回顏面的機會，米漿用手肘不斷撞擊，試圖封住所有傳球，幾次來回，球還是傳到林佳澍手上。

「我讓他們傳到你手上的，你知道嗎？」

林佳澍拉低身子，正想運球，米漿手一伸撥到球，球往後方彈，米漿繞過準備快攻，林佳澍提起勁要跟上，兩人不斷有肢體接觸，碰撞到小腿，林佳澍重心不穩往外跌倒，翻到水灘，一身狼狽。

「就說你弱了。」

大家設想當事人必定相當憤怒要扳回一城，球再次傳給林佳澍。

「運球，運球。」

隊友指揮著林佳澍，但球一落地，米漿挨低身子一撞，又將球抄走，林佳澍在後方追趕，米漿卻突然停下腳步。

「喂，來賭，怎麼樣？」

「米漿，不要這樣啦。」

「我怎樣了，讓他決定啊，又不是小孩子，怎樣，敢不敢？」

米漿從容不迫，搖著手指。

「我們來賭，我得分，你也得分，那就平手繼續。我得分，換你，你沒進，就是我贏，你欠我一份人情，要幫我送東西。你贏，看你要怎樣，如何？」

「我贏了，你就保證不會有人動曹植建。」

「哈，操你媽的，他還欠我人情，我還沒跟他算帳耶。」

「你不要？」

「哪有什麼不要的，我又不會輸，操。」

米漿改變運球節奏，搖擺身體，晃過林佳澍，但刻意又回來重新對峙，接著再晃過，又回來。幾次來回，幾次碰撞，撞到胸膛，撞到膝蓋，都快站不穩了，林佳澍還是傻愣地挺著。

「你太弱了。」

米漿身體一衝，像撞開保麗龍一樣扯碎林佳澍，一個急停跳投，得分。換方進攻，球傳林佳澍，運球，米漿挨低身子，沒有打算抄球，封住切入路線，林佳澍右切，兩人身體碰撞，米漿手一揮打到林佳澍的下巴，雖然一陣疼痛，林佳澍挺住，再一次右切，跳投，球被撥到，麵包，要去搶求，米漿把林佳澍撞開，撿起球，居高臨下面對倒下的對手。

「願賭服輸，你等著，我現在叫人過來。」

「我還正在煩惱應該要找誰去好，哈哈。」

走出校門，米漿露出笑容。

「喂，願賭服輸啊，你現在不爽三小。」

天已經黑了，兩人在學校門口的天橋下等待。

「人生就是要賭博，幹，懂不懂，要贏，就要敢賭，否則你以為靠實力可以有錢嗎？幹，可以靠實力的話我就是最有錢的人了。」

天橋從上往下暗著某處，而某處又路燈晾著光，看起來像舞台劇放著天橋路燈道具，兩個演員還在默著準備接下來的台詞。一台本田三門黃色計程車遠方駛入，緩慢繞圈到兩人面前。

駕駛繞下窗，跟米漿咬了耳朵，點頭沒說話，副駕駛座車門打開，林佳澍獨自上車。沒有任何對話，司機是從未見過的成年人。雖然是晚上，潛入漆黑經過荒地，腦子擷取記憶，到達目的地後，眼前的建築驗證了記憶中的樣子，蔡順佳的住處。

車子停下，司機沒作聲，但很明顯的就是林佳澍得下車按門鈴。

除了蔡順佳的房子，周遭一片漆黑。方才還在打籃球，現在就在這個環境，不是很確定什麼因素影響腦子決定，不是很確定，包含像是林佳澍目前遭遇的困境以及他的記憶等等，在這個時候有何影響力。林佳澍打開車門，按了門鈴，門自動開啟，進入，同樣長廊，同樣只有一個位在長廊末端的房間有亮著燈，林佳澍並沒有往前走，在原地等待。

「真的是非常非常抱歉，給貴賓這樣等待著。」

過了很久，蔡順佳才從最近的房間跨出，在黑暗中露出結實的臂膀，擠弄著壓抑的微笑。

「哎唷，等等，鄙人搞錯了嗎，鄙人以為來的會是德光街的人，但這位優秀的同學，嘖，鄙人還沒跟太平堂達成任何協議吧？」

「米漿要我來的。」

「鄙人搞模糊了，貴賓其實是德光街的人？」

「我剛剛跟米漿打賭輸了，所以過來這邊。」

蔡順佳將臉部內所有肌肉的彈性係數逼到最高，將笑容繩到最緊。

「真的很有趣，現在的國中生好優秀啊，應該不是跟鄙人鬧著玩的吧。」

僅有長廊末端才有燈光，所以光線是非常微弱的，蔡順佳慢慢走近，搖曳著女人的臀部，晃動粗壯的臂膀，舉起手靠近林佳澍的臉龐筆劃，很靠近，但沒有碰到。

「應該不可能，哈哈，好的，這位優秀的貴賓，放心，今天的事情，鄙人保證不會告訴獵保。」

蔡順佳持續打量，林佳澍被片刻沉默掐的一聲也無法吭。

「鄙人原本的銷售管道斷了，還在煩惱，德光街就表示願意幫忙，哈哈，大家都十分客氣，嘴巴上面講幫忙，實質都是跟鄙人伸手要東西。」

蔡順佳的誠懇笑容已經扭曲到像是憎恨的樣子，憎恨眼前的國中生，憎恨這世上所有人。

「一個人擁有權力以前，是沒有辦法被真正認識的，而沒有權力的人，就得不斷妥協、妥協、再妥協，因為他得生存啊。所以才有人說，有錢是需求不是上癮，有權不是需求但可上癮得很。」

如果法律允許，蔡順佳必定每天用棒槌將人的骨頭完全打碎，一天至少一個人，非得如此，才能多少去掉心頭之恨。

「貴賓現在沒有權力，但鄙人好奇，有天貴賓有主宰力了，會是怎麼樣子。」

旁邊有人從黑暗中伸出一隻手，將一包紙袋交給林佳澍。

蔡順佳擠弄了壓抑的笑容。

「再耽誤貴賓，就是鄙人失禮了。」

大門又自動開啟，蔡順佳退到黑暗中。林佳澍拿著這包紙袋重回轎車，打算交給司機，被擺了一張臉色。車子退出蔡順佳住處，重回荒地，開到熟悉的街道，進入德光街地盤，停在一間機車行，裡頭的技工正在修理機車。司機停車，沒有說話，林佳澍離開車子，轎車駛離。

「請問米漿在嗎？」

「誰是米漿？」

林佳澍困惑著。

「東西來了？好，拿過來。」

技工指揮並接過紙袋，林佳澍躊躇著困惑。技工先看了看裡面，從紙袋拿出一個小提袋，像是可以裝著粉末的小提袋，店內有人出來並拿走小提袋，技工將紙袋丟在一旁的垃圾箱，可以看到箱內有許多相同的紙袋。

「好，收到了。」

「就這樣？」

「對啊，懷疑喔。」

林佳澍持著困惑離開。

車行亮著燈，把街頭小巷罩的昏暗，林佳澍站在小巷中間，與夜潮糾纏不清。這只是德光街其中一家車行，轉角是另外

一家，再彎過去還有一家，進入德光街後，就像再也繞不出去一樣。

隔天早上雨露照舊，連續兩天在曹植建家等不到人，傘上堆積著無數水滴，擋不住路上四濺水花，這股潮濕滲著鼻、透著骨，撥不開、躲不完，林佳澍面無表情，任憑身體浸淫上天淚水。也許他在思考著呂洞賓的話，權衡著狀況，也許腦子已經放棄處理，要將所有訊息連結實在耗費太大精力，林佳澍揉著憂愁困惑，揉沒個結果。

下課時間，林佳澍獨自在教室發呆，瞥見獵保一個人出現在教室外。

「親愛的，你昨天去幫米漿拿東西？」

「對。」

「你是白痴嗎，幹麼幫米漿拿東西？」

「昨天我們打賭，我輸了。」

「笨男人，打賭什麼鬼東西。」

「我想要有人可以保護我朋友曹植建，我知道傅家兄弟不罩了，所以我得另尋機會。」

「親愛的，要什麼東西要自己去爭取，曹植建如果要，他要自己去爭取，他沒爭取就是他不要，自作聰明幹麼。」

「我不要看到我朋友被打。」

獵保像是要挖出林佳澍眼睛一樣地盯著。

「不是說每件事都非得要談利害關係不可，只是現今這個社會，沒時間談沒有利害的關係。」

雖然很生氣，獵保並沒有像一般流氓生氣時那樣展現強烈的雄性威脅，仍然保有他的陰柔優雅感，同時具有教唆控制力。

「跟我來。」

獵保是非常人物，沒有人敢開他玩笑，更沒人模仿他的說話方式，他不是童示同或者馮計堂那樣霸氣的王者，也不是傅家兄弟挾著被神話的背景，他就像是天氣，從來沒有直接操作生死，從來不干預人類的生活，不過，是晴天陰天、暴風雷雨，由他掌握。確實，以他現在的地位，很難想像在跟太平堂搭上關係前，那個過街老鼠的樣子，這讓他有別於其他人，與其過度浮誇的傳奇，不如貨真價實的故事。跟著這樣的非常人物，有人會覺得自己獲得了寵幸，多少露出一點得意，林佳澍沒有，臉上扣著跟昨天相同的困惑，隨著獵保到了米漿的班級。米漿位置周圍圍著一群人，旁邊坐著一個漂亮的女同學，像是大家圍繞米漿，而米漿圍繞女同學。獵保走進班級，推開人群，抓起米漿的桌子，怒狠狠地往旁邊甩，桌子到半空中再落下與其他桌子撞擊，所有人都嚇了一跳。

「你他媽都用老二在做事嗎？敢動我的人？」

米漿著實錯愕。

「喂，獵保，我沒惹你。」

「你要我的人去幫你做事？膽子真大。」

「我們只是打賭，就這樣而已。」

獵保咄咄逼人，一隻腳抵在米漿的跨下，米漿像是退到牆角的小貓，露出無可奈何的表情。

「親愛的，你要攬局，你就得付出代價，如果最後我生意沒談成，我絕對會把你的老二切下來塞到你的眼睛。」

有趣的是，米漿沒有半句道歉。

「獵保，我沒有干涉你的意思，就只是一個打賭而已，現在也都扯平了。」

獵保沒打算收起抵在米漿跨下的腳。

「你最好阿彌陀佛我的生意會談成。」

「你知道我們跟你的生意從來就都沒有衝突，永遠不會。」受到驚嚇時，每個身體應該都有不同反應，不確定肌肉會不會特別緊繃，或者神經反應訊號特別強烈，也許眼睛所接受的訊號會被比較誇張的放大，可能腦袋會快速進入閉迴路不斷增強驚嚇訊號。一個結果，這些反應讓驚嚇凌駕於任何理性思考，以至於無法冷靜處理困境。另一個結果，即便身體的訊號很強，由於過去的訓練或經驗，腦袋已經存有既定處理程式，仍舊可以冷靜進行理性思考，快速權衡利弊，保有原則，避開衝突，解決困境。

原本可能是兩顆恆星相互碰撞，能量爆發後共同毀滅，但米漿與獵保兩人避開了進一步的衝突，每多一句話就多退一步。

「那個紙袋裝的東西是什麼你知道嗎？」

獵保在走廊停下林佳澍。

「我不知道。」

「親愛的，你真的令我驚訝，你以為現在馮計堂都不敢出門是為什麼，我以為你是聰明人，想不到你做事是不用大腦的，不知道什麼東西你還拿？」

「因為賭輸了。」

「所以你是衝動年輕人而已？太令我失望了。」

其實多注意一點，會發現獵保的每一舉手投足之所以優雅，是因為這個優雅是一種價碼，是一種代表高貴有品質的獨特，所以會有個價碼，如果人類真的發展出一個方法來衡量動作的價格，也許獵保就會是貴族。一個男生這個樣子，照理說會很吸引人注意，但男女同學都沒人會露出一絲異樣眼光，坦白說，更像是沒經過獵保的允許沒人敢看他。

「你要有人罩曹植建，我這邊也許有機會可以幫你。」

「怎麼做？」

「原本傅家兄弟想要請曹植建幫忙一些工地的事，他不要，所以傅家兄弟不罩他，這是合情合理的事，所以我想，如果你幫忙整理工地，他們也許會考慮保護曹植建。」

「好，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沒有保證傅家兄弟一定會保護他，我只是說可以嘗試。」

「好。」

停頓。

「親愛的，你有確定你正確地表達了自己的意思嗎？」

「我願意幫忙，爭取機會讓他們保護曹植建。」

「你在為你的朋友爭取。」

「可以這麼說。」

「這是為何，真的是因為好朋友？」

「當然。」

停頓。

「下次你再做這種什麼賭博輸了幫米漿送貨的事，最後危害到我的生意，我保證會挖了你的雙眼，聽懂嗎，親愛的。」

一個事件的發生，除了事件本身的客觀訊號以外，可能還會有當時的情緒，結合起來成為腦中印記。不確定腦子怎麼擷取過去的記憶，也許像是拆解為不同關鍵字，未來以關鍵字來連結這個事件記憶，如果是這樣，那這就涉及到腦子拆解事件的能力。拆解能力的好壞肯定因人而異，有人就是特別快速又準確，有人極限就是低於一般，就像處理器的等級，等級高的處理快又準，等級低速度慢且會產生熱能，就算後天可以透過訓練提昇處理能力，但肯定都有極限。

除了腦子處理的速度，拆解的能力以外，還有的應該就是資訊連結的能力。資料儲存在大腦後，未來擷取事件記憶的時候，是否是僅擷取部份，其他像是情緒相關記憶是捨棄的，或者就是會擷取許多沒有必要的記憶，包含情緒，造成腦部有壓力，又或者腦部就不斷喚出一連串的記憶，造成資料量過大以至於無法處理。過大的壓力造成腦部當機，無法客觀判斷以及決策，可能會行為異常，長期下來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喚起記憶，像是能量轉換的過程，腦部是需要能量才能夠這樣工作。腦部喚起記憶，決策後，身體付諸行動時，也需要消耗能量。這些能量都需要另外補充，像是食物。換句話說，這整個流程就像是能量轉換，從能量儲存在食物的態樣，轉換成人類的實際行動。

對於林佳澍而言，到工地幫忙這件事可以喚起的記憶是非常有限的，也許搬搬東西，整理垃圾之類的，他沒有其他的經驗，如果這次工地幫忙與預期不同，未來再次聽到相同關鍵詞，所產生的反應可能會截然不同。比方說，原本預期去工地幫忙會是白天，獵保卻告知晚上十點過去。

晚上十點，大部分店家都已經關門，少數幾間雜貨店還亮著燈，但時間已將大部分的人趕離街頭。林佳澍是例外，夜晚街頭再黑，家裡的客廳總能再黑一點，晚上十點，總算有十分理由不待在家。學校外的天橋倒掛於地面，深埋在黑暗中，林佳樹被蒙在天橋下的街燈，等待陌生的車子到來。車牌似乎有不同於通常的顏色，林佳樹沒管太多，直接上車，與陌生司機沉默交換眼神。駛進沉睡的街道，冰冷的鐵門，冷淡的交通號誌，瞥見幾戶公寓亮著燈，令人好奇，那是怎樣的家，溫暖的，經濟來源穩定的，沒有教育制度壓力的，住著優秀基因的，被社會認可的，有資格存在的人。繞過聖龍宮，燈是開著的，長臉似乎在跟布簾子內的人交談，外頭坐著，呂洞賓。林佳澍為之一震，眼睛快速鎖定，而呂洞賓，同樣也往車內看，像是看得到林佳澍正在看他。

晚上的工地寂靜無人，被臨時搭建的鐵皮板圍繞著，司機，或者說開車的中年人，身著非常普通的短版中年夾克，下車後指揮林佳澍走到工地的一個特定位置。工地內靠著遙遠路燈繞過來的微薄光線，連警告告示牌都看不到。

「往那邊走，那邊。」

中年人指揮著，自己卻站在原地沒有動。林佳澍往指揮的方向緩步，模糊視線中勉強看到一些工具機，大坑內似乎有些管線，其他地方應該就是一些泥濘地，不是很清楚。

「有沒有看到藍色把手？」

眼前是幾根把手，每根都有不同顏色的握端，裝設於一台巨型工具機側邊，巨型工具機有一組水泥導引道設置於大坑上方。

「拉動那個藍色把手。」

不確定林佳澍怎麼預期，是認為這麼拉動把手現場會開啟燈，或者就是純粹聽令，總之，拉動後，巨型工具機被啟動，發出巨大聲響。

「可以來開，我們走了。」

工具機的聲音很大，聽不是很清楚在講什麼，而且黑暗中，實在看不到巨型工具機怎麼工作，尋著原路回去，踏到一處軟，林佳澍突然整個身體陷下去。這不是水，並非一沉到底毫無阻力，一開始像是踏入泥濘，只是隨即發現這泥濘深無底，想要踏上來，卻越陷越深。也許林佳澍根本來不及慌張，這樣突然，身體就只是純粹掙扎，且連伸手往前攀都會往下沉。直到沒到脖子以前，林佳澍雙手都是高舉的，一根竿子放在手上，握住，成年人將林佳澍拖上地面。這是尚未凝固的水泥坑，照理說應該要圍繞一圈隔板避免意外。站在結實的地面，理所當然的踏實踏起來稍嫌不真實，成年人不發一語，拒絕林佳澍上車，像是工人來到工地巡視，發現有物體掉落，撿起來後放在一旁，毫無感情。林佳澍盡可能把身上的水泥用各種方式去除掉，當然，盡可能在這裡是關鍵字，水泥透了一整身，難以被去除，接下來將會逐漸結塊，這身衣物猜想得丟棄了。

離開工地，林佳澍一個人，任由緩步尋著路。

童示同出獄了。

國中生的知識有限，不知道童示同被起訴的罪名，也不知道未成年的刑責以及任何相關法律，只有街上各種傳聞，像是法官看在初犯輕判了，或是童示同沒有縱火成功，所以警察只是簡單起訴闖空門等等，但其中最有傷害的，是童示同跟警察妥協，回來當臥底。童示同本人對這個傳聞除了否定以外，並沒有特別作法，似乎認為憑藉自己的做人處事，這種惡意中傷的傳聞會自動消失。童示同重新接過聖龍宮帶頭的位置，陳明皇並沒有任何聲音，畢竟要換帶頭，是得經過特定程序的，像是曹植建哥哥的意見等等，而最近聽說還有另外一個人可以影響，甚至可以決定這個位置的人選，三一。當然，前提是這個傳奇人物，真如傳聞重現江湖。

無論如何，童示同回來，德光街的人也開始動作。馮計堂首先要求對闖入德光街機車行一事交待，否則勢必要報復，童示同仍舊猶豫不決，陳明皇代為回覆，認為縱火沒有成功，沒有造成損害，當事人已經坐牢，聖龍宮沒有任何虧欠，反倒是德光街還沒交待當初對黃漢廷的重傷害。長臉已經交待不要有任何動作，認為馮計堂只是個國中生，且被警察盯上，能做的有限。想不到，一個夜晚，德光街的人在聖龍宮附近所有鄰居街訪，將原本邢維安市長競選旗幟換成競爭者林俊梁，隔天早晨長臉見到，將這些旗幟陸續換下來，但同時有德光街的人來回，兩邊就這樣換上又換下，彼此僵持。也許這讓長臉難以向蔡順佳交待，在童示同沒有參與的情況下

，陳明皇成功對德光街一間車行成功放火，且還偷走幾輛摩托車，然後放話是曹植建一人所為。

一次上課中，警察稱接獲密報，走進澎懷恩的教室翻開書包，發現內有毒品，因此將其逮捕。蕭重為的書包同樣也被人塞有毒品，但夠機靈沒被查到。匯總是德光街的人，馮計堂同班同學，有天半夜家裡被闖空門，並且被人從二樓丟下去砸到樓下機車，人沒死，一隻手臂粉碎性骨折。聖龍宮附近的競選旗幟被換來換去，後來德光街的競選旗幟也被偷換，一個晚上，整個區域就被替換成完全不同的競選人廣告。接下來，在聖龍宮附近的住戶全都接到有關瓦斯管線布局工程發生工安意外的宣傳單，包含了管線尚未佈設完成卻灌上水泥的照片。沒多久，德光街附近有匿名傳單出現在各戶信箱，以自述的方式提到了候選人林俊梁對未成年的少女伸出魔爪。傅家兄弟表示願意調停，且能提供兩方明確的解決方式，無奈童示同出獄後更加猶豫不決，因而作罷。

國文課在講朱自清的背影，故事內容是關於朱自清父親送兒子去車站的散文。老師並沒有解釋故事的背景，沒有提到父親對孩子情感是用什麼方式表達，直接鑽研可能考題，有形無情。班上有人非常自律地追蹤筆記，有人面著老師僅是聽著，一個講者，不同聽者，一個故事，不同聽課方式。林佳澍似乎有在聽，似乎沒在意，閃著無所無謂的表情，藏著困惑憂鬱的心情。黃老師拿著一個板子出現在門口打斷上課，像是負責什麼事情而需要到每個班級的樣子。

「你在名單上，林佳澍。」

「我？」

「對，去驗尿。」

澎懷恩進了警局，講話支支吾吾，前後顛倒，邏輯不通，一下子說書包沒有人敢動，因為他聖龍宮的身分，一下子又說一定有人動了書包才會被栽贓，林福德被搞得火冒三丈，卻又無可奈何，便決定在學校進行一次大規模驗尿。黃老師負責校內動員，依照自己的喜好找了各班的問題學生去驗尿，在曹植建缺席的情況下，林佳澍拔得頭銜，成為班上首席問題學生。

現場完全是不良少年大聚會，傅家兄弟的人夾在德光街車隊以及聖龍宮之間，排在健保室外一長龍，梯田和陳明皇等人都到，林佳澍看到獵保對自己亮著拒絕相認的表情，踱步怯步原地踏步。走進健保室，拿起驗尿杯以及試管，轉進一個臨時布簾，一個人正在裡面等待，運動夾克往後撥開，雙手插著廉價皮帶上方的腰間，林福德。

「坦白說，不認識你之前還不知道你的事，知道越多越覺得你這個人還真糟糕，來來，驗尿。」

這突如其来，林佳澍勉強覆著意外表情。

「懷疑啊，我不在這誰知道你會放真的尿？」

「所以你剛剛在這邊看每個人尿？」

「那當然，否則誠實兩個字你們這些人會寫？哼，搞不好看到還不會念呢。」

「會念會寫就算懂，那要懂還真不難。」

「當然不難，可是有些人就是不願意懂，這能怎麼辦？」

「還能怎麼辦，有些人就是不願意懂別人，還能怎麼辦？」

「很簡單，告訴別人你懂。」

「我告訴你我懂你會信？」

「不是，是你告訴我你懂你自己會信嗎？」

「我說我懂你會信的話那就好辦事了。」

「我講真的，如果你說你懂什麼叫做誠實，那我真的就好辦事了。」

「那你現在哪邊不好辦事？」

「來，告訴我任何你可能知道的事叫做誠實，所以你現在誠實告訴我，你知道誰跑去蔡順佳的工地灌水泥？」

停頓。

「你如果現在不告訴我，未來被我逮到你知道，我一定讓你吃不完兜著走。」

停頓。

「我就說了，你們這些不良少年要是能夠誠實我就好辦事了，來，你們誰在弄毒品？」

「我不知道。」

「上次誰把綽號叫做匯總從二樓丟下去？」

「我不知道。」

「你還跟我說你誠實。」

「我誠實地告訴你我不知道。」

「林佳澍，你很會狡辯，每次都用很奇怪的邏輯在跟我對話，弄得我腦子很累。」

你們學校的幫派大概是我見過最大尾的，一邊是萬芳館企鵝的親戚，一邊是太平堂堂主的兒子，也難怪會有這些瑣碎雜事。太平堂是搞工程，毒品對他們來講利潤太低，風險太高，我知道他們沒有興趣碰，同樣的，萬芳館的企鵝要選舉，我覺得他應該要避免跟毒品生意扯上關係，聖龍宮有沒有實力搞毒品我不知道，我知道長臉沒這個本事，他就算搞到也賣不出去，所以是有別人在弄這個事，我要知道是誰。

你幫我找到這個人，我就當你是誠實的好學生，否則我相信你這輩子就是跟那些在街頭鬼混的不良份子同一個框。」

「這個人，你講得很像有一個人握有很大的權力。」

「當然，你不知道嗎，人與人的差異就在於權力大小，而握有權力的人，為了保住難得的權力，是沒有什麼不能付出的。你幫我抓到壞人，是為你自己記上功德一件。中間發生這麼多事，你都沒有來跟我說，我知道你一定有跟他們在搞鬼，接下來你最好誠實告訴我。」

「你既然不相信我是誠實的，就算我找到，告訴你，你會信？」

「有些話一聽就知道是誠實的話，講出來別人就是會信，像我講話人就是會信。」

「是嗎？」

「是嗎，你聽聽看，我說，我會把你密報，讓我逮捕童示同的事情，誠實講出去，你相信嗎？」

林福德雙手仍舊插在廉價皮帶的腰間。

「現在給我尿。」

聖龍宮旁邊的店仍然在整修中。

林佳澍一整天心不在焉，一放學即刻到聖龍宮外徘徊。旁邊的店鐵門拉一半，內部明顯仍然在裝潢，聖龍宮外的競選旗幟是現任市長邢維安，沒有看到德光街的人在附近要搶插競選旗幟，跛仔站在布簾子外像是在仔細聆聽，長臉則是坐在神壇前的桌子露著焦慮，童示同雙手在背後交叉像是在等待被驗證，除此之外，沒有其他人在宮內。一會，布簾子被翻

動，走出來的人是呂洞賓，林佳澍顯然一驚，想要走過去，但呂洞賓擺手加搖頭，要林佳澍離開現場。沒有人對呂洞賓的出現感到異常，像是他本來就是這裡的一份子。林佳澍在聖龍宮對面猶豫一會，轉身準備離開的時候，聽到跛仔開口。

「三一。」

一個人從布簾子後方緩出，很快集中附近所有人的注意。這個人體格健壯，五官體面，像個正派善良的英雄耀著太陽光彩，但眉宇間被深鎖的憂愁壟罩，頸上金項鍊偏一邊擺設。這就是三一，叱吒風雲的黑道人物，與企鵝在萬子大哥過世後共同撐起萬芳館的幫派巨星，確實有著不凡風采，確實符合傳奇樣貌。就是他，七爺八爺從江湖惡煞，變成故事丑角，就是他，和平會再巨大，都得讓萬芳館三分。傳言他是在妓院中誕生，絕對社會底層中探底的那一位，傳言他在孤兒院每天被打，打成這一身鐵造，傳言所有與他為敵的人，從來不敢挑戰他的正義核心價值，傳言他是被人陷害，企鵝才被逼得必須得對自己的兄弟下通殺令。

三一從走出到坐下，像是在為神話鋪陳，持續用心刻劃傳奇的鎰銖字句，確保故事是仍舊完美定義著正義。呂洞賓低頭對三一咬了幾句耳朵後，退到一旁，跛仔一跛一跛靠近，態度恭敬，像是有求於神明，具有願意細心照顧神明的恭敬。呂洞賓在一旁再咬了耳朵一次，抬頭看到林佳澍還在，皺起眉頭，重新擺手要他盡快離開現場。林佳澍像是一時之間捨不得眼前光彩奪目的景象，遲遲不願離開。

黑店仍舊暗黑不見底，猶豫後的林佳澍沒有離開，跨進黑店，深入黑店。雖然步伐像是有決心，林佳澍的表情是困惑的，黑店內還沒有太多人，晃了一圈，回到入口，想探頭出去

再看一下狀況，頭沒探出去，卻看到莊琇媛以及曉文坐在櫃台。

「你在這幹麼？」

曉文露出鄙視。

「我在這是很奇怪的事嗎？」

「我就看你很不爽啊，瞧不起你這種人，就是你跟警察講，害同哥被抓，然後害大家都覺得是曹植建的問題，搞得我的好姊妹黃琳容心情不好。」

「怎麼會是我跟警察講？」

「我上次就看到警察過來這邊把你帶走，之後同哥就出事。我是沒有跟別人說，就我們姊妹們知道，但我是覺得你應該要敢作敢當，這樣害你的好朋友應該嗎？」

莊琇媛沒有抬頭，沒有插話。

「警察來這邊找人盤問很正常吧，難道你就只有看過我被警察問？」

「警察是常問很多人，但你最有嫌疑，每次你來都只是晃晃，沒有打電動，像今天也是，來這邊不是打電動，是要幹麼？」

「因為我喜歡莊琇媛，所以我來這，想看一眼也好。」

「拜託，想跟我姊妹搭上話，你還差的遠哩，先去整容再說吧，也不看看你那個怪樣。」

「我來這邊只是看看妳，我沒有騷擾過妳。」

林佳澍向著莊琇媛說，語氣似乎有點壓抑。

「欸，你別騷擾我姊妹，別以為現在有獵保罩就很屌。」

「我只是喜歡妳，想看看妳而已。」

「幹你老師哩，你跟莊琇媛講什麼？」

蕭重為從門口現出，翻過林佳澍，抓著衣領，情緒激動。

「你剛剛跟她講什麼？」

「可惜你沒聽到我們的對話，否則你大概不是這樣反應。」

「你剛到底跟她說什麼？」

「我知道你是因為得不到她所以很焦急，但你沒必要這樣遷怒我。」

「他剛剛在搭訕莊琇媛啦，也不照照鏡子。」

「你他媽的幹麼跟她講話。」

兩人推擠的結果是林佳澍被壓到地上。

「媽的，他媽的逼，操，幹你老師，我這麼客氣，每個人都他媽的給我這麼雞巴。」

兩人從推擠漸漸變成互打，或者精確地說，蕭重為開始打林佳澍，從上往下不斷揮拳，林佳澍想還擊，但拳拳落空招招虛，被壓在地上，沒有力量。蕭重為情緒激動，甚至哭了出来，揮拳開始沒有節制，甚至想抓林佳澍的頭往地上敲。蕭重為從來都不是粗悍強壯的，但顯然林佳澍更柔弱，兩人就算重新開始公平對打，林佳澍應該也是被壓在地上。

「幹你娘，操，林佳澍。」

即便是挨打，只要有反擊，就是防守，對方仍舊有相當阻力，反過來看，一旦放棄反擊，對方的攻擊不需要加重，都能夠加大傷害。被打過就會知道，無論怎麼樣，都不要放棄，因為放棄的那一刻是很危險的。這只是國中生的打架，沒有技術性，確實沒有打算置對方於死地，但正因為國中生的無知，出手並不知輕重，也正因為沒有打鬥知識，並不知道不能放棄，所以這樣下去是非常危險的。蕭重為出拳越來越沒有節制，哭得越凶，下手越重，這麼一下，打到林佳澍的下巴，大腦運轉突然限縮，放棄似乎是突破僵局的唯一選項。

「好了好了，重為，我們的林佳澍現在是獵保在罩的，你不能這樣動他。」

黑暗中，有著符咒刺青的手現出，陳明皇把蕭重為拉開，把林佳澍推到黑店的角落。

「今天我們聖龍宮有重要的人來，等等大家都得過去，我不要今天見血，林佳澍。」

林佳澍頗為勉強地頂著自己，主要還是靠著陳明皇抓著他的脖子撐著。

「我們這些人，可不是社會精英，沒下一餐，生病了，都沒人會管我們的死活，所以我常常說，不是我們想從底層爬起來，是我們得從底層爬起來。」

說我們跳八家將的沒出息，是流氓，不然就說，要混流氓也要混高檔的幫派，不要混我們這種，我哩幹，我不信。我說，我們聖龍宮不一樣，我們要對社區有所貢獻，是可以對社區有所貢獻的。偏偏有人就是要來搞我們，抹黑我們，如果是神，會怎麼做？」

不知道是黑店太黑，還是下巴被這麼一敲，眼前的景色完全是黑白的，而且想講話還講不出話。陳明皇揮舞著帶著符咒刺青的手，遙控所有人，駕馭是非對錯。

「我說神會要我們勇敢保護自己。」

「幹死他，一句話啦，幹。」

勉強從警局離開的澎懷恩開口後，大家異口同聲表示要狠狠痛打林佳澍。

「曹植建躲起來，就證明他做賊心虛，而你，在幫你的朋友隱瞞。林佳澍，我現在告訴你，只要你看到曹植建，我要你第一時間來跟我說，我要親手把他從樓上丟下去，如果你沒來跟我說，那我會把你爸從樓上丟下去。」

離開黑店，林佳澍獨自走在路上，沒有半個人注意到這個剛被打的男孩正在猶豫是否要回家，他找了一個地方坐下，調整被打歪掉的鏡框。雙手一直在抖，很難喬正，而且視線有點模糊，天色暗了，林佳澍獨自一個人，想辦法把鏡框調正。調整鏡框是個很好轉移注意力的事，可以專注不用想太多，像是所有事情都沒有關係，專心調眼鏡就好。

調整好眼鏡，林佳澍拍拍身體，情緒上看起來冷靜正常，就像當初得知哥哥過世的時候，也是這般冷靜正常。

這幾天林佳澍都顯得很暴躁，很容易被惹怒，廖意漳和李宗於都得保持一點距離，免得被掃到。其中一堂課，老師邊講課邊經過每個人桌旁，林佳澍無精打采地側趴在桌上，沒打算理會，老師顯然很不以為意，經過時拍打林佳澍的手臂。

「不要擋住我走路。」

老師拍打加嗆聲，林佳澍大怒。

「我擋住你走路你這樣拍我，那你擋住我走路我也是這樣拍你？」

「我什麼時候擋住你走路？」

「我什麼時候擋住你走路？」

「你剛剛手臂伸出來，我經過時會撞到你的手臂。」

「這就是問題，在路上有人擋住我，我也是這樣拍他？」

「當然不是，走在路上有走在路上的秩序，上課有上課的秩序，路是大家都可以走，上課時間只有老師可以走動，不是嗎？」

這似乎成功說服了林佳澍，一時之間沒有其他道理可以回話。

「你們這些流氓就是這樣不入流，不講道理自己都不知道。」

曾頌成就這麼插了一句。

廖意漳和李宗於兩個第一時間就知道要過去擋，但林佳澍還是先撲到了曾頌成，猛的就是一拳，曾頌成被打到，但不示弱，打算還擊。廖意漳和李宗於自然是護著朋友，想要拉開兩人，只是這麼護，便形成兩邊對打不平衡，曾頌成被壓著

，而林佳澍發了狂猛揮拳根本推不開。現場同學和老師都沒人有經驗要反應，在旁愣著驚訝。腦子這時應該沒有任何功能，當事人任由情緒支配，沒有任何判斷力、思考力，所有文化教育此時蕩然無存，純粹就是兩股能量強勢交錯，就像兩顆星球直接碰撞，非要毀滅不可。

好不容易李宗於總算推開了兩人，暫止了這個無謂的暴力。曾頌成從頭到尾都是挨打，但眼神死鎖著林佳澍，除了說明自己會更加堅定未來成為警察的目標，也說明絕對不會對惡勢力低頭，更說明林佳澍才是徹頭徹尾的弱者，因為只有弱者才會使用暴力，強者，有的是在暴力威脅下仍舊強韌的意志力。

林佳澍理論上會感到壓力。這不是什麼英雄式的單挑，這是為了小事濫用暴力的衝動，而且上課中間這樣，讓在場大家都尷尬，更重要的，打同班同學是很糟糕的事。學校這些幫派流氓不會打自己同班同學，相反的，會照顧自己的同班同學。林佳澍應該感到很丟人，他現在看起來的樣子也很慘淡，只希望他能明白，是人難免會衝動，但衝動是人生大忌，是每個人的敵人。

訓導主任要林佳澍趴下，用棍子狠抽了幾大板，蔡老師沒打算給林佳澍記過，先讓兩人尷尬的經過道歉原諒流程，然後要他接下來的一個月每天抄寫課文。林佳澍像是喪家犬，一個人在訓導室獨自消化，所有課都不用上了，直到抄完課文，放學回家。

走出訓導室，警衛不耐煩地趕緊關門想要盡快下班，整條走廊淨空，不用面對其他同學，也許對林佳澍比較好一點。也許在猶豫去向，黑店看個莊琇媛一眼，學校後方小台子獨自歇著，或者籃球場看學生打球，林佳澍躊躇在原地，沒個方向。走回家的路線稍微繞了路，也許考慮避免遇到任何幫派，也許純粹心情不好要繞路，走得緩慢，走得孤單。家門仍舊冰冷鏽蝕，林佳澍站在門前靠著牆，獨自吞著口水，含著時間，拿出鑰匙，卻沒插入鑰匙孔。時間根本性的無濟於事，但行動似乎會加速冰寒。門剛關，就看到父親坐在已然空無一物的客廳地上喝著酒。

「我們的佳澍回來了，啊對，佳澍還在唸書，還在唸書。」「我今天沒有喝酒，沒有喝，沒有喝，我沒醉。」

「我還要為了我們的佳澍賺錢打拼，給他唸書，考第一名，考上好學校。」

「佳澍，你要好好唸書啦，就這麼簡單，好好唸書就好，很簡單，考上第一名，念建中，很簡單，很簡單。」

林佳澍關上房門，仍隔絕不了外面的聲音。

「爸爸在想辦法改造我們差勁的基因了，再一次就好了，再試一試，撐著，撐著。」

父親仍舊坐在客廳的角落，說一句喝一口，林佳澍在房內聽得不耐煩，走到廁所，關上房門，重新隔絕自己。

「死亡到底是不是失去？會這樣問，就要先了解，到底有沒有擁有，先要擁有才有失去吧？」

總聽說青少年時期外觀會改變，雖不是很明確到底林佳澍是否意識到自己長相變化，喜不喜歡或者討不討厭現在的樣子，但可以肯定林佳澍眼神避開鏡中的自己，甚至很怕看到鏡中全貌。

「所以你的生命如果從未擁有過任何東西，死亡怎麼會是失去。」

「我們再試一次，聽爸爸的話，再試一次，就可以成為精英。」

水果刀以及菜刀的不同大概在於，想要比較精細地切開東西，會選擇水果刀，像是林佳澍拿在手上的水果刀，而所謂的切開東西，在這裡是指切開人肉。水果刀向著脖子，刀尖先是抵著舊傷口，緩了一會，林佳澍深吸一口氣，向內插入一絲，或者根本沒有插入，吞一口水，刀尖仍然抵著舊傷口。也許這個時候腦子有不同資訊快速運作，記憶擷取，處理，產生情緒，像是哥哥自殺，不告別的自殺，父親終日酒醉自責，經濟萬丈直墜，像是，自己每天睜開眼就只是在證明自己有多麼次等，多麼差勁，像是這類。

「擁有次等智力，擁有次等經濟，擁有次等地位，擁有次等尊嚴，這不是擁有吧，這是剝奪。」

突然刀尖深入，刺痛感讓林佳澍收一點，但情緒很快又加重，再深入，又深入，一撥，舊傷口翻新，血開始大量湧出。

「沒錯，如果生命只剩下這些次等的標籤，那表示有人從你身上剝奪的東西，你的活著，代表你的失去，你的活著，代表別人擁有。」

「佳澍，勇敢地試一次，爸爸如果還有辦法，爸爸就自己來了，真的現在就是你啊。」

林佳澍先用衛生紙吸拭，但血很難止住，仍在湧出，流過肩膀，到背部，到胸前，眼前有罐消毒酒精，打開，就這樣將酒精倒下去。這疼痛想必是非常難耐，有好一陣子，只能用毛巾壓著傷口不能動，拿開毛巾，鏡子反射出湧出鮮血的傷口，再一次，將酒精倒下去，壓抑著不哀號，用毛巾壓著傷口，反覆。

「常常有人提到人工智慧會如何取代人類，取代人類的腦，眼睛，手臂之類的。有人說，一旦你的身體被人工智慧部份取代，或者整體被取代，你再也不是你，你感受的世界將被人工智慧過濾，你的身體反應也是被人工智慧操作，你已經不是你了，你已經不在存在了。」

疼痛強度逐漸下降，放下毛巾，酒精跟著鮮血一起流，林佳澍拿著水果刀，抵著傷口一陣子，移開比劃了一會，又再抵著。顯然腦子這時在處理資訊，看來並不是猶豫，而是在醞釀，打算凝聚後一鼓作氣的那種醞釀。

「可是，存在的意義是什麼？被奴役操控的存在，本身就沒有意義，被標籤次等的存在，本身就沒有意義，何須擔心存在不存在？」

「沒關係，公司倒了，錢沒了，沒關係，都還有機會重新。」

刀尖移到傷口正中央，突然往內刺。疼痛感擋住了刀尖一會，但情緒很快地又醞釀，再推著刀尖往內，林佳澍低聲哀號，刀尖在傷口中央，穿越疼痛，直搗極限。這是尷尬默劇，像是兩個林佳澍，一個在深入傷害，一個在阻止傷害，刀尖迫使一方底線重設，強勢穿刺妥協，情緒無聲沸騰，逼出久釀鮮血，追加酒精淬燒，炎烤抑情鬱緒。

「可以跳脫次等，停止被剝奪，才開始擁有，存在才有意義，否則，死亡不是失去，死亡是停止失去。」

鏡子前，林佳澍獨自一個人。

腦子接收訊息所透過的生理器具因人而異，腦子處理訊號的能力也因人而異，但不確定腦子經過時間學習，到底是因為有經驗，所以越來越能預期所接收到的訊息，還是處理能力提昇，越來越能處理未知的訊息。第一次接收到訊息感到憂鬱，第二次接收到相同訊息前很快就會知道會產生憂鬱，也許腦子因此會改變處理訊號的方式以避免產生相同等量的憂

鬱。第一次接收的訊號被拆解後儲存在腦子，未來如果接收到部份與第一次接收的訊號相似的訊號，腦子就會啟動處理方式以避免產生相同等量的憂鬱。不是很明確知道腦子是不是這麼運作，所以不是很明確知道應該要怎麼調適。

凌晨時分，林佳澍在房間，已經不打算睡覺了，翻著櫃子，像是在翻著過去的記憶。櫃子內綠洲的唱片，拿在手上發呆，打開抽出夾頁，翻到歌詞頁，像是讀得懂的樣子在讀，勉強嘗試發音，勉強念著。這張唱片在手上停留很久。這是相同訊息，經由相同生理器具照理講在腦子會產生相同處理結果，但林佳澍遲遲沒有播放，不確定是最近發生的事情讓生理器具接收訊號有所差異，還是腦子早就發展出不同處理方式。也許想到哥哥說過的，嘗試當音樂人，嘗試做自己，嘗試用自己的方式證明自己，嘗試證明自己的存在。也許什麼都沒想，就只是拿起來把玩，在想這樣的東西留在家裡要幹麼，不如丟掉算了，不如砸爛算了，哥哥就這樣自殺，留下這張唱片要幹麼，砸爛算了。

即使昨天有相當丟臉的事，還是得挺著進教室，林佳澍面無表情，知道大家對昨天那丟臉的時刻仍記憶猶新，知道自己就是昨天丟臉時刻的肇事者，把書包掛在書桌，坐下後嘗試消化尷尬。蔡老師再次單獨對話，問了是否有反省好好思考等等，林佳澍面無表情，看不出來是不想面對所以表現不在乎，或是在評估是否要向蔡老師坦白自己面對的困境。

下課時間在走廊，林佳澍按壓著脖子的傷口，眼珠透著學校建築，地面草皮，有人在走廊玩耍，有人在聊天，有個人，從建築樓頂往下探，先是伸了一隻手摸摸牆壁，像是嘗試勾住牆壁的洞，接著整個人爬出來並勾在牆上。沒有人注意到

這個人，大家仍在走廊玩耍聊天。林佳澍改變按壓傷口上的壓力，這個勾在牆上的人會變得很模糊，放開，這個人就又變的很清楚，但多按幾次之後這個奇怪的現象就沒有了。

「嘿，林佳澍。」

「別煩啦。」

應該是廖意漳過來關心，手搭在林佳澍肩上，結果碰了個冷釘子，林佳澍眼珠仍朝著前方學校建築上正在攀爬的人。這個人非常小心，像是害怕一個不小心就會掉下去。這令人非常不解，這樣害怕，為何還要嘗試。這個人感覺力量會不足，不趕快移動可能會失去抓住牆壁的力量，但是遲遲找不到比較穩固的點可以抓著，就這樣在牆壁上掙扎著。林佳澍相當困惑，像是為何不爬回去就好，為何要這樣撐著，再爬回建築樓頂就好。這個人鬆手了，不確定是沒有力氣還是手滑了，從高處往下墜，落地，一動也不動。像是死了，像是前一秒還活著，這一秒便死透的死，像是從活著到死亡中間沒有任何時間差，直接切換模式，就算有時間差，也是趨近於零的時間差。如此乾脆的切換，總讓人疑惑究竟這個人是否曾經存在過。

「林佳澍。」

「幹麼啦。」

轉頭看到的是獵保。

「親愛的，火氣很大？」

「[人工智能是人類演化的另外一個版本，根本無須懼怕。](#)」獵保一個人，輕輕觸摸林佳澍的臉龐。

「好不容易，我們的生意快要談成了，我來告訴你，現在要先開始服務蔡順佳。」

「上次這樣幫忙，傅家兄弟要保護曹植建嗎？」

「你已經做了該做的事，你要知道接下來不是你能干涉的了。」

林佳澍持著困惑。

「放一塊晶片在體內，當你生理感到疼痛，人工智慧可以攔截到腦袋的疼痛訊號降低痛苦，當你感到憂鬱，人工智慧刺激頭腦產生愉快激素，當你有疑難雜症，人工智慧可以找到答案，極致的人工智慧，還有辦法釋放電流到身體必要的地方，讓你保持年輕健康。」

「資本主義是公平競爭的環境，人人都有機會生存，看到不同的商機，用自己的方式去爭取，法則就是錢，跟背景無關，跟智力無關。我喜歡你，我覺得你有格調，我找上你，因為我相信你的服務會有格調，沒有背景沒關係，不聰明沒關係，讓客戶感受到你的服務，這就是你的生存之道。首先，親愛的，今天的任務，帶曉文去找林俊梁。」

「林俊梁？是那個競選市長的人？我不知道他在哪。」

「我會給你住址，你晚上八點半把曉文帶到這個住址。」

「我要怎麼帶？」

「人工智慧可以加速人類的演化，讓生命進階到另外一個層次。只是，有人誤會了，以為人工智慧是替天行道，這是狂妄的說法，也是錯誤的說法。狂妄在於，狂妄地以為這樣就可以代替上帝，錯誤在於，錯誤以為生命的演進並非上天旨意。」

「親愛的，我要你能明白這是非得達成的事，林俊梁是競選市長的人，是重要的人，蔡順佳要行待客之道，所以要你帶曉文在這個時間點去到這個住址，是不能有閃失的。」

「曉文知道這件事嗎？」

「你得說服她啊。」

「我要怎麼說服？」

「我剛剛才說你有格調，你卻問了沒有格調的問題。」

停頓。

「人類仍然會死亡，死亡，是生命進化的方式，是舊版本取代新版本的方式，這是上天設計的，這點，不會改變。」

「都安排好了，她會有興趣的，否則你告訴曉文，與十四歲以下未成年少女性交的人，無論意願都要坐牢。」

林佳澍加強了困惑的表情。

「親愛的，我沒跟你開玩笑，你沒做到該做的，我不僅不會保護你，我還會讓你付出代價。」

電玩遊戲是一種流程，總是有漏洞，這是設計者幾近完美但仍有遺憾的作品的通常結果，所以需要測試者無數的測試，來找到漏洞，漏洞會造成遊戲當機，或者整個程序就此被破壞進入另外一個環境，導致接下來的發展就都不是預期內的。設計者會因此重新調整參數，改變遊戲內容流程或者設定，有時調整後，就像一個完全不同的遊戲。一個人腦，面對事情總有思考流程，不同的人生經驗便是對這個思考流程的測試，發現漏洞，理論上就像遊戲一樣，調整思考流程，有時調整後，就像變了個人一樣。

放學後，林佳澍尾隨曉文離開學校。

經過幾條水泥建築擠壓的街道，曉文逐一與同學告別，走進德光街，曉文只剩一個人。

「跟著我幹麼？」

曉文口氣不甚友善。

「找妳去見市長候選人。」

「什麼鬼東西啊，醜八怪，你知道你在講什麼嗎？」

林佳澍並沒有感到不自在。

「時間和地點都已經確定了。」

「我操你媽的，以為現在猶保罩就可以亂講話？」

「妳不跟我去嗎？」

「去哪裡，幹。」

「找林俊梁。」

林佳澍說越多，曉文似乎越生氣，帶著恥辱以及憤恨的怒氣，越說越多，越多越燃。

「幹你娘，白爛，越看你越想打你，我現在去找人打你。」

「妳不去嗎？」

「去你媽的雞巴小啦，幹你娘。」

「我想知道妳有沒有想去。」

「我沒有想去。」

如果有槍，也許曉文會當場斃了林佳澍，沒有槍，曉文轉身要離開。

「與十四歲以下未成年少女性交的人，無論意願都要坐牢。」

街頭很寧靜，如是這兩人的交鋒完全沒有所謂，比擬宇宙間行星相互碰撞產生巨大的能量，並不影響其他銀河的行星運作。曉文停下腳步，不可置信自己聽到的話，像是正在重塑眼前的林佳澍，將其描繪成殺了自己心愛親人的巨大惡魔。

「誰會坐牢？」

「如果妳不願意去，我能說的就是這個。」

「你以為你可以威脅我？」

「我沒有打算威脅妳，我只需要妳在時間內跟我走。」

「林佳澍，你只是獵保其中一顆不顯眼的棋子，隨時不要，隨時丟掉。未來要是這些人被抓，我會說是你講出去的，這些人出來後會來找我算帳，而我會要他們找你。」

「我真的就只是要你跟我走。」

如果林佳澍突然被雷劈死，曉文會拿一小片美工刀，一片一片碎屍千萬段，再拿去烹飪，直到完全蒸發。但沒有雷，林佳澍只是困惑地站在眼前，曉文沉住怒氣，點頭跟著林佳澍走。

水泥建築持續擠壓街道，林佳澍持續愁著困惑，兩人沒有交談，空轉著內心世界在累積能量。地方在一間公寓的一樓，掛著非常小的招牌，上頭的字都已經掉漆，只看得到木頭上勉強抹著黑油漆。

「俗辣，就這裡？」

所有困惑愁住林佳澍，所有威脅纏住林佳澍，看不出來他的想法，看不出他的情緒，不知道他是否在衡量是非對錯，不知道他正在用什麼標準，不確定他是否考慮自己的未來，不確定他是否考慮曉文的安危，沒有跡象顯示他會知道媒體一旦知道可能會怎麼操作，沒有跡象顯示他會知道所謂的市長候選人有可能的權力有多大。再怎麼拖延，時間會讓他行動，當他行動，必定是經過腦子思考，而且是受情緒影響再處理後的思考，也許這個公寓外的態樣，以及曉文的表情形成訊息傳遞到腦子會有影響，甚至曉文，作為女性，可能刺激林佳澍的生理產生特定訊號，同樣傳遞到腦子，腦子在這個情況下依據過去的記憶以及能力處理，包含是非對錯的標準認知，包含所有人講過的話，包含很多沒需要包含的記憶。

「喂，現在是怎樣？」

時間壓力可能會放大或者縮小這些訊息，進而影響腦子處理的結果。

「林佳澍！」

街道寧靜到吵雜，壓抑到難過，林佳澍沉在困惑中，沒有人看得出來他是否在思考。

「離開吧。」

「什麼？」

「不是今天，離開吧。」

「你在講什麼，你以為這種事情可以開玩笑？」

曉文翻了表情，放大威脅。

「這是市長候選人？你沒有完成獵保交待的事，你會是死人，懂嗎，我保證你會是死人。」

困惑仍舊籠罩林佳澍，但他翻了口氣。

「是妳不懂我懂，離開吧，妳又不在乎我是不是死人。」

「你以為這樣很好玩？」

「妳以為我覺得這很好玩？」

「真的發生事情可跟我無關啊，我會說是你沒有帶我去。」

「妳說吧，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曉文的怒氣開始被害怕沖淡，或者說，現在才看清這其實是害怕的樣子，就像提高解析度後同樣的事物看起來截然不同。

聽說人每隔一段時間生理上會全然換新，每個細胞都將重洗，所以人可以長大，茁壯。如果是這樣，腦部應該也全然換新，但不知道這代表什麼意思，難道就這樣全然換了一個不

同的人，實在令人好奇，是如何的基因設計會有這樣的更換機制，是如何的目的會有這樣的基因設計。

「因為我突然明白，如果我隨時都可以死，那我將無所畏懼地執行我想做的事。」

都市是人類精神產物，折射出腦中的世界，是通過妥協衝突，一步步規劃出的棋盤態樣。自然景觀演化成水泥大樓，髒污的狹隘巷弄烹飪蒸氣，偶有紅磚人行道挾持幾顆委靡頹樹，高壓電流亂無章法盤錯於地底。站在樓頂，望眼過去是持續攀高的建築，即便與天的距離都是一般遠，彼此還是爭鋒競價，尋求在角落的價值。建築物的新舊不見得與房屋價格有關聯，即便用了高檔建材以及抗震防火設計，可能仍遠遠比不過具有地理優勢的老舊房子，像是只要佔到好的位置，便能一勞永逸享盡待遇。

林佳澍面帶困惑，掃著憂愁，跟著眼前景色，每棟不動矗立著。環顧頂樓，邊緣攀爬著廉價水泥牆，地板有著零散破碎的磁磚，這裡像是無人之境，時間過得絕對緩慢，在人造之顛，卻毫無生機。頂樓的出入口有個鐵門已經無法關閉，生鏽的門面嵌入地板，雖然那是唯一通往並回到正常生活的唯一管道，這樣看過去卻只看到陰暗的樓梯，靠著水泥牆往下看街道，緊密連結的汽車停靠在窄巷兩旁，若有東西掉落，除了砸在車頂，有可能落在一排摩托車，也有可能穿刺在電線桿，或者直接墜落在柏油路面。預期沒有人會特別理會掉落物，也許會為其阻礙行走或影響心情而感到不愉快，但不會在乎掉落物碎散一地之前的樣子，掉落物就是掉落物，已經破裂死亡，不再具有價值，連為其哀悼都需要深思，畢竟哀悼的時間是成本，情緒是成本。

林佳澍往下看，並停留這個姿勢許久，眼珠透著的是樓下景色，還沒有動態畫面。如果一個人活著，其實是活在大腦世

界，那麼一個人死亡，這個人理論上仍可以在其他人的大腦世界中活著。一個人的存在是事實，生理上是個事實，可以被量測，身高、體重，都可以數據化，心理上，應該也要是事實，但無法被量測，難以數據化，並不知道該如何全面地證明一個人心理上的存在。

林佳澍沒有這方面的知識，這似乎是很艱深難懂的哲學問題，不應該由這種水平的人來思考，應該由具有良好基因，且勤懇努力的好學生來探討。即便如此，林佳澍應該要知道，是他的大腦帶領這個身體到達樓頂，換句話說，到達樓頂這個事實，應該足夠證明他的心理存在，甚至可以證明他的獨特，因為這個時間點，全世界只有一個人在這個樓頂。不確定林佳澍有沒有想到這些，每個人用獨特的方式行動，猶保、陳明皇或米漿，都用獨特的方式在行動，並對周遭的人產生影響，這些行動的結果，應該可以某種程度地證明一個人心理上的存在。

假定存在可以用如此方式來證明，在無法量化的情況下，似乎仍無法標價這樣的存在。這麼說很奇怪，到底為何活著的行動需要被標價，但事實是，行動的結果如果沒有辦法換取相當價值，是沒辦法活著的。大家會說父母照顧孩子的行動無法被標價，無法被售出，照顧孩子是純粹成本，無法支付該成本的便不會有小孩。普遍同意歷史學家考古的行動是專業，但該專業的價值低於企業家領導製造電動汽車的行動的價值，就算這不是原因，事實是，比較少人想從事考古行動。道德上似乎不該這樣探討，每個專業每個人似乎不該這樣被標價，畢竟邏輯上社會需要各種不同的人，需要各種不同專業來支撐，但在現今社會制度，就是有這些價值，一個人存在的價值也就這樣被定義。

林佳澍沉默著困惑，看不出來他是否在思考這些事。

「有個心理醫生用了一個腦部電磁波裝置來治療病人，希望可以帶來快樂，但每次醫治好的病人回到社會後又重新變成憂鬱病患，讓心理醫生很挫折。心理醫生改變方式，持續醫治，回到社會後的病人不再憂鬱，而是變得很積極，越來越多病人來找這個心理醫生，全部都變成很積極，成功醫治了憂鬱症。這群人變成社會上最積極的一群人，且這群人越來越大群，形成一股很強大的勢力，但這群人沒有獲得足夠支撐生活的報酬，因為社會沒有那樣多的工作機會，就算有，沒有足夠量的好的工作機會，畢竟這是一群很積極的人啊。後來，這群人上街頭抗爭，變成流血衝突，變成革命，革命失敗，被處叛國罪死刑，社會上就這樣死了一堆積極的人。」

林佳澍的眼珠透著對面的大樓，一個人正往這邊看。由於距離過遠，看不太到面容，但林佳澍沒有嘗試拉近距離而接近牆面，站在原地不動。對面這個人身體往後做個拉弓動作，開始往前跑動，就這樣像在平地跑跳一樣，沒有任何情緒的越過牆，直接往下跳。大樓雖然不矮，但掉下去不到一秒就撞到車頂，車子警報器作響，打破街道寧靜。林佳澍看起來十分納悶，但仍然沒有移動腳步，因為對面又有一個人站在樓頂，往林佳澍這邊盯著，就像確保林佳澍有在看這邊，然後往後拉弓，開始跑動，跳過牆往下跳，撞到車子，撞響警報器，這下有兩個警報器在響。然後又有一個人，兩個人，三個人，很多人，不斷從對面大樓出現，然後爭先恐後地往下跳，不斷撞擊地面車子，不斷撞響警報器，整個街道響遍警鈴。往旁邊看，周遭所有大樓樓頂都擠滿了人不斷往樓下跳，源源不絕撞擊樓下車子、摩托車、行人、招牌、電線桿，各種撞擊、撕裂的聲音此起彼落。林佳澍慢慢靠近牆面，很慢很慢地往樓下探頭。

「事後回頭問了心理醫生，到底這樣的醫治方式是不是有問題，心理醫生表示他成功解決了憂鬱的問題，事實就是如此。那麼問到，這些人的死是不是很不值得，心理醫生表示，這個社會沒有提供足夠的機會給這些人，這是沒辦法的事實，但這些人的死並非不值得，畢竟還是給了有錢人相當懲罰，因為有錢人少了窮人的消費力，有錢人就難以更有錢，死了這些人，有錢人還少了人可以壓榨，如果更多這樣的抗爭，死更多人，有錢人會更窮，最後會有有錢人變成窮人，換有錢人被壓榨，某種程度也算是讓這些人吃到苦頭。」

一樓街道旁停靠一台轎車，看來是普通階級的小轎車，一台由不確定是否有工作但看來並無使用轎車帶家人出遊或者根本無家人的人所持有，車內座椅像是無法耐受烈日高溫以及連日綿雨的潮濕而顯得潰爛，車外板金有多處撞痕，車頂，有一個書包，像是剛剛從頂樓落下的書包。

第一節下課就去獵保的教室，班上同學說他總是不一定何時上課，林佳澍只好每節下課都去，但每節下課都還是撲空，獵保似乎沒有來上課。林佳澍愁著憂鬱，掃著猶豫步伐，晃過走廊，走過樓梯，抬頭，看到澎懷恩在樓梯上看著自己。在學校碰到彼此不是太奇怪的事，但也許是細膩的表情透露了異常，林佳澍像是察覺到什麼轉身避開，經過幾間教室，打算從另外的樓梯到達要的樓層，結果看到黃漢廷。

「去哪？」

林佳澍沒有理會黃漢廷，手一揮甩過走上樓，還沒到要的樓層，看到蕭重為慢慢走下來，繞開，蕭重為和黃漢廷便跟在後方，抬頭，看到澎懷恩。

「逮到你了！」

蕭重為等人突然衝上去，林佳澍見去路已經被封鎖，抱著頭蹲下，似乎打算等靠近後再衝出，但沒那樣容易，幾個人抓住手臂，攻擊肚子，踹小腿部，林佳澍陷入挨打，才想必須振作起來揮拳攻擊，很快就被壓制，並被拖到走廊上。還未上課，學生紛紛湊過來看這邊打架，看到林佳澍正狼狽地被教訓。

「獵保說林佳澍的話不能信，就問這樣的人應該怎麼處理好。」

陳明皇踏著樓梯，一步一步緩緩現出，所帶的威脅輻射很快感染現場，一隻有符咒刺青的手穿過人，握住林佳澍的脖子，靠著牆面向上抬起，牆外便是墜樓。

「我說林佳澍是沒有信仰的人，要用不同的方式來知道他會不會講真話。」

陳明皇加強力道，越舉越高，旁邊同學圍觀著，就像看著新聞悲劇一樣，在電視機前面，目不轉睛。

「林佳澍，你現在告訴大家，是曹植建去報馬仔，害我們聖龍宮的童示同被抓。」

停頓。

「你不說，我也會找到曹植建的，回頭，我會因為你瞞著事實找你算帳。」

林佳澍仰著頭，望著天。

「也許你不在乎你爸，像你不在乎你媽一樣，沒關係，我找你。」

大家聚精會神，凝結時間。

「你不說，我們就在這邊耗。」

陳明皇掐著林佳澍，掐著威脅語氣。

「再提高一點。」

語言之所以細膩，是因為人的表達是很細膩的，對於放手一搏的程度的差異很細膩，對於處理威脅的方式的差異很細膩。

「你說什麼？」

陳明皇頭一撇，眉頭擠出疑問。

「我的腰，過了牆的高度就很容易把我推下去了。」

大家的視線不由自主地移動，看到林佳澍的腰已經很接近牆的高度了，陳明皇燃起怒火，緊抓脖子再度提高。

「好，你媽的，這樣的高處可以嗎？」

「我有掉下去了嗎？」

林佳澍仰著頭，望著天。

「沒有掉下去，表示還不夠高。」

「幹你老頭仔，你以為我不敢？」

「我以為你不敢？哈，你怎麼會認為我以為你不敢。」

「你在挑戰我？」

「喔喔喔，不對，不對，我認為你敢才這麼說的，你問我是否以為你不敢是因為你知道你不敢？」

同學們都在旁看著，包含蕭重為等人，看著陳明皇耐著衝動，燒著怒氣。

「如果你以為在學校我不敢動手..」

「我沒有以為，我沒有這個動詞，我現在是期待，所以不是我以為你敢不敢的問題，是我認為你敢，而我正期待發生。」

停頓。

「是我跟警察告密的。」

這就是所謂的明確的肯定的毫無畏懼。

「曉文跟我說你要打曹植建，我告訴警察，要警察去抓你，想不到抓到的是同哥。」

陳明皇非常意外，像是吃驚有事情自己沒有盤算到。

「林佳澍，為了曹植建這種人說謊是不值得的，不可能是你。」

「是我跟林福德說的。」

陳明皇漲著吃驚，同時疑惑著自己。

「不可能是你，不可能。」

「把我丟下去啊，少拿我爸、植建來威脅我，你的神要你找到報馬仔，你找到了，如果你的神要你把我丟下去，那就丟吧。」

陳明皇仍舊滿著怒氣，卻同時混雜難見的困惑，非常細微，像是片刻記憶喚起部份臉部肌肉般。

「哼，你們這些人，總是影響我們的信仰。」

「就算有，最多影響其他人對你的信仰，但你知道我沒有實力影響你對你的信仰，你知道信仰是長時間的磨練結果，我沒有辦法動搖你對你的信仰。」

「不可能是你，為何你要這樣護著曹植建。」

「我也許不相信神，但我相信友情。」

上課鐘響瞬間，時空能量切換，在時間趨近於上課第一鐘響，能量為無限大。衝突沒有擴大，模擬劇情在喊卡後暫停，回歸日常，準備下一場。

陳明皇此時的表情像是在折磨、拷問自己。

「我可以不相信神，但你得給我更好的標準來衡量是非。」

同學們陸續回教室，聖龍宮的群眾正在等待陳明皇的指令，林佳澍仰著頭望著天，身體貼著牆緩慢被放下。神確實可能教導了陳明皇許多事，但也許神仍有所保留，畢竟若有天陳明皇不再有疑問，那也許神的標準也將無須存在。

放學後，大家收拾著書包，李宗於過來跟林佳澍分享訊息。

「我打聽到了，植建他哥最近回聖龍宮了，聽說最近有要重新選擇帶頭。」

「要怎麼選擇，同哥又不是不在。」

廖意漳同樣過來關心。

「誰知道，才不管哩，我是覺得這樣表示植建應該也會回來。」

「也許喔，他哥應該有辦法把他叔叔趕出門。」

「還是等一下去找看看？」

「我會再去看看。」

林佳澍像是很專注地在想別的事情，但仍清楚聽到李宗於的問題。

「話說回來，為何要重新選帶頭？」

「聽說有重要的人來到聖龍宮。」

「就三一啊，拐什麼彎。」

「三一，幹，他真的在這？這種小地方？」

「智障喔，大驚小怪，全世界都知道就你還在狀況外。」

「廢話，我又不是你們這些不良少年。」

「可是我講真的，植建他哥不可能選擇陳明皇，如果不考慮陳明皇，除同哥之外，還有誰合適？」

停頓。

曾頌成又在發作業，經過林佳澍面前時，同樣不屑的表情，但突然被一把抓住。

「我確實不喜歡你，但我也確實不希望看到你受傷。」

李宗於直覺反應就是擋在兩人中間，但納悶林佳澍說的話。

「所以？要再打一場？如果公平一對一，我是不會輸你的。」

像是在抽絲剝繭，林佳澍小心翼翼地解著自己的咬字。

「如果要再打一場，我不怕打輸，我也願意公平地打一場，因為我討厭你，我也會想再打你，但這跟我當時真的打你是不一樣的，當時是衝動。」

「在講什麼？」

「我沒有想清楚到底我是不是想清楚了，我以為我想清楚了，後來發現我並沒有想清楚，這讓我不確定現在我是否想清楚了，因為雖然我現在覺得自己想清楚了，也許之後又會覺得我這時並沒有想清楚。」

「那你再好好想清楚，要打隨時，道歉就不必了，我不會接受的，哼，你們這些不良少年。」

說完轉頭繼續發作業，李宗於回敬曾頌成的敵意眼神。

也許是生理上的差異，也許是機率問題所造成的教育環境差異，兩個主體，兩個不同的主觀意識，不需要深仇大恨，也無須嘗試調解，對立自然形成，一邊是正，同一時間另一邊必定是反。

林佳澍坐在球場旁，像是在回憶。不確定是否是回憶剛才在教室的對話，或是回憶其他，或是並沒有在回憶，純粹晾著回憶的表情在掩飾自己的思考。

球場有籃球隊在練球，雖然教練不在旁邊，大家仍按照標準訓練，盡力提昇流暢度。後衛透過眼睛判別空檔傳球，但其實是對手佈陣，認定接球者外線命中率低，打算放其出手好搶籃板，接球者假裝要投籃，卻快速選擇切入逼迫防守端改變陣形。每個人接收到訊息後，腦子運轉做出動作，整個球場像是流竄電力，彼此交錯產生火花。運動員的小腿力衝刺爆發產生絕對能量，防守者同樣刺激優異肌肉來阻擋進攻，球場快速流動的線條，每一刻都是絕無僅有的高檔藝術。

米漿接到球，防守者知道其外線能力，不敢大意，放了左邊，試圖賭注擅長的右切。隊友高喊傳球，米漿作勢投籃，晃到防守者，球傳出去後空手切入，中鋒上前封阻去路，球傳籃下，吸引中鋒回頭，再快速傳給米漿，外線得分。

「很好，就是這個節奏。」

米漿似乎士氣正旺。

林佳澍站起來，將上衣脫掉，瘦如骨柴，看來軟弱無力。籃球隊持續訓練，場內結實健康的運動員突顯了站在場外瘦弱的林佳澍。

「再來一球，再來。」

米漿接球，對手還沒反應，投籃，進球。

「米漿，傳球，傳球，還是要練一下流暢度。」

「我他媽的手感正好啊。」

林佳澍拿起籃球，像是刻意用相當笨拙的方式運球。

「好準好準。」

林佳澍碎念，在場外拿著籃球，跟著場內的米漿平行移動，平行作假動作，傳球，投籃。雖然籃球隊的想要忽略場外的干擾，可以感受到林佳澍這樣子還是影響到場內的能量移轉。

「真的好準啊。」

林佳澍搖搖頭鼓掌，嚷著驚呼，然後撿起籃球，持續跟隨著米漿的脚步。

「傳球過來傳球過來。」

「傳給我。」

林佳澍學著米漿在場內講話。

「幹你媽的，想被打嗎？」

米漿顯然被激怒，轉頭怒斥。

「我不想被打，我想跟你打賭。」

「米漿，專心，專心。」

場內並沒有中斷，隊友提醒，米漿跟著訓練，並沒有停下動作，持續運球。

「繼續，繼續。」

米漿回防，但明顯已經受影響。

「繼續，傳給米漿，我跟著他在場外投籃，我跟著他的脚步。」

林佳澍像是在場外指揮，大家開始放慢速度，逼得米漿也減慢運球。

「徐世伯，幫我暫停一下，讓我報上次的仇。」

聽到林佳澍這麼說，球場有人暫停了，顯然有股能量，使得運動員的運動力被場外瘦弱可悲的男孩中止。

「我們來賭罰球線的命中率，比十顆。」

林佳澍把球推進場內，先讓場內的節奏跟著彈跳的球。

「還是先賭你敢不敢賭？」

「你說什麼？」

米漿惡狠狠掃著林佳澍，徐世伯慢慢退開，示意其他籃球隊員休息。

「連罰球線都不敢跟我賭，你確定你要靠籃球升學？」

「哼。」

「罰球都不會，到底是怎樣說服自己繼續打籃球。」

「我們在練球，誰他媽的有時間跟你鬧。」

林佳澍是標準的皮包骨，瘦弱不堪一擊。

「如果你連罰球都贏不了我，練球還有什麼意義。」

停頓。

「如果我贏了，你跟曹植建之前賭的，一筆勾銷。」

「哼，好笑，那你輸了要幹麼？」

「幫你做一件事，隨便你講，像是幫你處理掉手上的貨。」

「白爛，幹，你他媽的雞巴毛是可以處理什麼貨，我找曹植建是因為他哥。」

「所以你不敢賭？」

停頓。

「這是你不賭的理由？」

停頓。

「隨便你。」

林佳澍撿起衣服準備穿上。

「欸，你要穿衣服比也可以。」

米漿已經拿了籃球接近罰球線，對著林佳澍斥吼。

「罰球線比十球，誰進的..」

「我他媽的知道啦，操。」

「後投壓力比較大？」

「都一樣啦。」

米漿不耐煩地站上罰球線，投了一球，進。

「這球算，開始。」

「好。」

米漿再投進了一球，林佳澍過去幫忙撿。

「等等你也是這樣幫我撿球？」

「撿你媽啦，幹。」

「那我不撿了，幹。」

「隨便，幹你娘，球拿來。」

「孤獨，可以避免衝突，所以有人會選擇孤獨。」

「真奇怪。」

米漿要球，林佳澍遲遲沒有給，手指著自己的耳朵。

「我有聽到一些聲音。」

「球要不要拿過來？」

林佳澍把球放在原地離開。

「我哩幹，好。」

米漿過去撿球。

「其實已經這樣一陣子了，就是會聽到有人在跟我靠背。」

「你才靠背啦，幹。」

這球沒進。

「你不會嗎？有人一直在旁邊跟你靠背。」

「所以不選擇孤獨的人是不怕衝突，或者懂得處理衝突，或者想要衝突？」

「媽的，閉嘴啦。」

「米漿，你孤獨嗎？」

這句話如果在其他時間點或者對其他人而言，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氛圍，但這個時間點對著米漿講是非常干擾的。米漿嘗

試沉住氣，也許是想起教練的叮嚀，這是運動員在比賽中要會的調適能力，畢竟在球場干擾很多，如果不懂得調適是沒辦法打好球的。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孤獨的，很多人誤會我，低估，高估，總之，連想要了解我的動機都沒有。」

米漿自認是優秀的運動員，而他接受所謂的優秀，是包含心理素質的，所以擁有一個強健的心理素質來面對比賽是重要的。

米漿沉住氣了。

「也許大家都一樣吧，只有幾個朋友真的了解你，即便你身旁總是一堆人圍繞，真正的朋友，在乎你的，理解你的，就是幾個而已，而只要有幾個就夠了，因為只要不是一個，就不是孤獨。」

「人就像是被設計好的，就是會有衝突，而且就是有人會去面對衝突，像是這就是他們活著的理由。」

「假設我有這樣的朋友，至少一個，我就不是孤獨的，是不是就有活著的理由？」

投進一球，投失一球，米漿專注穩著。

「米漿，你有活著的理由嗎？」

米漿投十中七，以他的表情，這不是好表現，如果早點穩住心理，也許可以有正常表現。

「無論這個社會怎麼定義我，我知道我是典範，我不用擔心我有沒有活著的理由，我不是這個檔次的。」米漿在旁沉穩地說。

換人，林佳澍拿起球，運了幾下，投了兩球，中了一球。

「難怪你聽不到這些聲音。」

林佳澍自言自語，再進一球。

「這些聲音對你沒有意義。」

再投了兩球，中了一球。

米漿並沒有打算影響林佳澍，也許他認為自己夠優秀，不需要這種心理戰術，當然，或者林佳澍的話讓他沉思。還有五球，如果再丢失一球，就沒辦法贏，如果丢失兩球，就輸了，無論之前的命中率多少，這五球，必須得是百分之百。

林佳澍現在的表情看不到先前的困惑，不確定是不是想透了什麼，他的身體放鬆，神情專注。也許心理學家知道，人在專注的時候，腦子或許擷取了過去所有練習投籃的記憶，千百次進球，千萬次失投，然後根據身體反饋的訊號，產生了所謂的信心，或者，只有擷取部份記憶，沒有那麼多複雜的挫折、孤獨情緒，純粹比較身體肌肉經由控制後產生的結果是否與記憶中該有的樣子合制，不同便調整，相同便維持。不清楚這樣是否醞釀很大的能量，畢竟這些練習是大量的記憶，每次也都消耗不少精力，過程像是自虐般的要求，情緒累積許多壓力、挫折，這些應該都是能量，而看到林佳澍沉穩的投籃，一球投完接著一球，並不像釋放能量，比較像是穩住儲存的能量。

再投完四球全中後，最後一球，進了就是贏，沒進就是平手。這時外在的影響力可能有限，當然像是噪音還是會影響，但基本上完全是腦子自轉，也許包含情緒，來控制外在身體協調演出。腦子如果不在乎贏，覺得已經沒有輸就好，或者腦子太在乎贏，產生過多緊張，都會影響生理肌肉控制，影響行動，影響後續產生結果，並影響因結果不同而有不同的周遭反應。這過程就像是在證明，無論五分鐘後是否天崩地裂，這一刻，是心理完全主宰生理，主宰這個空間以及時

間，像是在證明，這樣的生理解剖學，能夠自身決定行動，並影響宇宙。

五球全進。

米漿像是風暴，狂怒憤吼，摔著身邊所有東西，沒人敢靠近。林佳澍面無表情，他看到最後一球投進時，雖然與千萬次練習的影像無異，雖然這些孤獨、挫折累積了絕對壓力，雖然這一球可以翻轉並釋放所有負面記憶，但他也知道這時不是純粹喜悅就足夠涵蓋的，所以不需要喜悅來偽裝自己，這一分，這一刻，有特定的三維度空間，被他一手掌握，單手操弄，只要知道這是事實就好，只要事實存在過就好。他拿起他的衣物，沉靜地離開，一步一腳踏著自己所創造的事實，沉靜地離開。

林佳澍曾經到曹植建家按門鈴，沒人應門，也曾經嘗試找呂洞賓，但沒有看到他在聖龍宮，也沒在隔壁仍在裝潢的店面。

「我還正想找你，要問有沒有新的消息，怎麼會來了？」
也曾經到警局撲空了幾次，直到這次。

「想把我跟你的事了結掉。」

「所以你知道是誰在後面操縱這些是非？」

在林福德的辦公室，還坐著一個人，吐出濃厚的白煙，吸引人不斷注視，再過一陣子，白煙會浮現一個白龍影子。

「我知道是誰了。」

「誰？」

林福德似乎沒有期待這突如其來的拜訪，但對林佳澍打算講的話露出興趣的表情。

「你。」

停頓。

「怎麼說？」

「沒有你，同哥不會被逮捕，不會有接下來的這些是非。」
停頓。

「我沒聽過更扯的鬼邏輯了，童示同闖入民宅打算縱火，被我阻止，我是警察，剛好而已。」

「所以是你。」

「哼，搞什麼鬼，你到底在講什麼東西。」

「自從你逮捕同哥後，我的生活就被影響，是你在操縱我的這些是是非非。」

「我問的不是這個，我關心的不是你的生活，我是在問這個區域這些發生的事，是誰在背後操作。」

「那不是我的問題，那是你的問題，這個區域這些發生的事，是你的問題，你的問題你自己解決，不要透過我，你的問題有很多方式可以解決，不需要透過我。你的問題不是我製造的，但我的問題是你製造的，所以你問我是誰在背後操作，我說是你。」

停頓。

「我覺得你的問題是你自己製造的，你應該要想想你幹過的事。」

「沒錯，是我自己製造的，我要是沒有把你當成警察，就不會告訴你需要保護我朋友，你不會逮到同哥，我的生活就不會受影響，沒錯，是我自己製造的，所以我要來解決。」

「你要怎麼解決。」

「我要告訴你，我已經不在乎你要跟誰講我告密，你沒有辦法再拿這個威脅我，從今天開始，你是你，我是我。」

「所以你現在是要跟我一刀兩斷？」

「我現在是來告訴你我們已經一刀兩斷。」

停頓。

「他就是我跟你說的，很離譜的一個人，但也許有用。」

林福德跟這個吞雲吐霧的男人講話。

「聽說你現在是獵保的人？」

停頓。

「我們需要有人可以告訴我們太平堂內部的事。不確定雙胞胎參與父親的生意有多少，但獵保是準成員，要成為成員，必定得參與太平堂的業務，也許你可以當我們的線人，我們可以保護你。」

「好笑，你是說像過去這樣保護我嗎？」

林福德站起來，雙手將夾克往後撥然後插在腰上。

「旁邊這個人可以保護你。」

停頓。

「我要的是保護我朋友，我不需要被保護。」

林佳澍要離開。

「所以你又要回去街頭混浪費自己的人生？」

「我沒有要在街頭混，這不是我活著的目的，是你以為我在混，也難怪你會阻礙我。」

男人抓住林佳澍。

「沒錢的人得想辦法有錢，有錢人得想辦法更有錢，最有錢的人壓著下面的有錢人，有錢人壓著下面沒錢的人，我們都不是最有錢的人，彼此競爭，其實是自相殘殺，所以，當我們這種人在討論活著的目的時，其實是在嘲諷。」

男子像個和藹可親的父親，像是叮嚀的方式灑著這一串話，但林佳澍沒有回應，也許還不到理解這段話的年紀。

林佳澍滯留在警察局外面，忽略著眼前往來的人車。

不確定林佳澍這麼跟林福德說，是經過深思熟慮還是純粹衝動，但大腦在運作，應該是會依照擅長的方式，意思是指，大腦會用最低能量來處理資訊並做出決定，而要能夠使用最低能量就必須是大腦最擅長處理資訊的方式，像是數字、圖形、邏輯等等的最適調配來處理資訊。這裡最擅長，應該也包含了，期待將要發生的行動會是最擅長的，所以擅長數學的人，要決定講出與對方比賽數學能力，一定會比對數學沒自信的人要容易做決定，腦部要承受的壓力比較低，也比較能夠遇見未來，所以能夠比較快速處理並做決定。每個大腦

都不同，擅長事項不同，由此可見，做決定的速度以及結果可能都會有差異。這讓每個人都很獨特，即便這獨特很細微，有時幾乎無法察覺，像是高精密科技設計才有辦法作到的細微。

不確定林佳澍有沒有在擔心，畢竟獵保一直都沒來學校，是說，街頭發生了相當的事情。

開頭還只是摩托車經過，接著開始一些挑釁叫囂，聖龍宮見怪不怪，毫無回應。馮計堂現出，重新匯集交通走向，幾輛摩拖車堵住街口，幾台引擎往回畫地摩擦，在黑店與聖龍宮之間，先投了數枚落地響砲，接著串射著煙霧彈、衝天炮等，搞得整個煙霧瀰漫。所有八家將都在迷霧中靜坐，信仰此時有著驚人地沉默，馮計堂趁勢拿著西瓜刀踏進聖龍宮，德光街車隊強勢登殿。

「童示同，他媽的出來啊！」

「馮計堂，要打架就衝著我來！」

「非常好，單挑嗎？」

「來就來啊，誰怕誰！」

在煙霧中童示同探出勇氣，馮計堂甩掉手中的刀，兩人開始纏鬥。

這爭論從來沒有停過，到底是童示同的散打厲害，還是馮計堂的重拳可以擊倒任何人。即便在這個年代，暴力已經不是王者的要件，街頭沒有格鬥教條，青少年崇尚的是義氣，相信掌握可操作的資源才是實力的象徵，這個爭論，還是讓兩人各代表的兩個派系，維持相當平衡。

據說，童示同是打輸的，被馮計堂打中下顎，險的暈過去。

「我贏了，童示同，我打倒你了！」

馮計堂很興奮地大吼。

「以後黑店讓德光街的車隊來罩，聖龍宮的所有事情都是我的事！聽到沒！」

煙霧瀰漫，蒙蔽視線，只聽到勝利的長嘯以及聖龍宮的靜聲，一會，勝利的吆喝不見，衝天炮的聲響暫停，煙霧逐漸散去，眼前出現的是，童示同被馮計堂壓在地上，而聖龍宮的主持，長臉，正用著鐵鍊從後方掐著馮計堂。

「你好大膽子，殺到我這邊來，沒關係，幹你們他媽的德光街垃圾車隊來我這邊製造的垃圾，我來收拾就好。」

喉嚨被掐住，馮計堂雙手勉強扯出一點空間說話。

「長臉哥，嘿，企鵝要我傳話，他要見三一。」

首先，三一已經回台灣並且人正在這裡的消息如此已經被公告證實，可以感受聖龍宮自此有著不同的氣勢和信心。傳言一次放學，陳明皇帶了人堵了梯田，不僅搶走他的匕首短刀，還痛打一頓，而德光街對此毫無反應。雖然說馮計堂這麼高聲貝帶人去聖龍宮，已經重新拉起警察的注意，加上之前的毒品事情還沒有結果，德光街確實需要低調，但對梯田的事情會這樣不聞不問，仍然意外。再來，傳奇故事現在變成真實，延伸了討論。像是，既然企鵝當初下通殺令，現在照理說要重新獵殺三一，然後可能會是德光街的車隊用實力接掌聖龍宮和黑店。又或是，根本沒有通殺令這件事，三一跟企鵝總之是好兄弟，所以未來聖龍宮跟德光街將是同一個幫派集團，而因為三一坐鎮聖龍宮，德光街未來可能必須以聖龍宮為核心。

故事再怎麼傳，都沒有比會發生的事還要更重要。

企鵝與三一會在聖龍宮見面。

先前沒有任何人傳見面時間地點，連是否會見面都沒有人在講。當天聖龍宮有八家將的民俗活動，整條街熱鬧到沒有車子開得進來，長臉四處指揮秩序，民眾往回穿梭，沒有人會料到，這時正有兩個本省掛的超級幫派巨星在這個普通區域的小宮廟見面。聖龍宮內僅有蔡順佳和三一兩人坐在神壇前的桌子，幾個有別於其他地痞流氓氣息的黑衣人護著企鵝進入宮內。裡頭就三個人，企鵝背對眾人，三一啃著瓜子鮮少開口，蔡順佳擠壓著同樣誠懇表情，從外面聽不到裡面的對話，感受不出實際氣氛。在聖龍宮外，可能有德光街的人，童示同、陳明皇等人自然必須參與八家將，沒有人知道有沒有太平堂的人在內，跟長臉對話的人來來又去去，神鬼不知神鬼不覺。

這就像公司的高層們在討論彼此部門的併購案，所有人只能在外頭乾等，任由宰割其命運，接受其結果，一點力都施不上，外頭這些低階的街頭混混，平時逞兇鬥狠，這時所有燄氣通通歸零，臣服於自己追隨的街頭規矩。等到警察過來時，蔡順佳不在現場了，企鵝的車子早已駛離，三一更是消失於布簾子，沒有人知道整場會議討論什麼，三個當事人都沒有顯露任何情緒。

這陣子，街頭所有聲音被壓低，沒有謠言，沒有故事，像是這些人跟這裡沒有關係，也不打算有關係。

林佳澍還是等不到獵保，每日上課，每日空殼，到底有沒有人要來解決他，到底現在這些幫派間的利益進展如何，到底明天跟今天有何不同，到底未來有何期待。

像太平堂這種等級的風格不會喜歡張揚，沒事不會想要使用暴力，如果真的需要把人幹掉，基本上會讓這個人消失，而所謂的消失，傳言就是拿去餵豬。讓二十頭豬餓個幾天，不到半小時就可以把一個溫熱的屍體解決掉。獵保說了會要林佳澍付出代價，沒有講到底是怎樣的代價，林佳澍仍舊每天到學校，安好無恙。話說回來，就算獵保已經是太平堂的成員，恐怕也難以有所謂的讓林佳澍消失這種事。太平堂重視利潤，讓人消失這種事，再怎麼樣低成本，總還是要花錢，要派人去把林佳澍殺掉，運送到豬舍，付豬農錢，而讓林佳澍這種不會有再更低階且完全不重要的人消失不可能賺到錢，所以理論上太平堂內部不會核准這種開銷。

萬芳館也不喜歡這種莫名其妙的殺人差事。本省掛的幫派，到了這個年代，也很重視利潤成本，連派人去打個群架這種所有流氓通通會的基本款，都要精算花這樣的人力和時間到底要幹麼。可以說，在現代，無論是哪個階層的幫派流氓，整體氛圍都是談生意，如果有人很高調地以任何一種方式教訓任何人，無論是潑灑油漆、圍毆、斷手斷腳有的沒的，很多時候，事前會去計算幾個人幾張嘴，油漆多少錢，教訓的對象是誰，可能面臨的官司成本，事後賠償費用，預期是要藉由恐嚇獲得什麼等等，不會有衝動就打架，或是因為誰講了什麼、罵了什麼，就高調動用暴力。

比方說，企鵝下通殺令這種事情，理論上是經過計算權衡後才執行的。殺了三一要有相當的利益，否則不會公開下這種指令。假定一種情境，三一被殺，屍體被警方找到，由於通殺令是江湖盛傳的事，警察根本不費吹灰之力就知道誰教唆，不難逮到企鵝，所以萬芳館這邊會需要花大筆費用打官司來排除企鵝和這樣指令的關係等等，而這個成本必須小於殺

了三一的利益，否則根本划不來。由此推斷，企鵝當初下通殺令，難講僅是有政治上的算計，至於是是不是故意沒有執行任務還是執行失敗，就不得而知。

有這些成本計算，就延伸了借刀殺人的概念，藉由別人的手來處理掉問題，是最能節省成本的。換句話說，如果真的要殺掉三一，理論上不會下這種通殺令，會去找跟三一有利益衝突的第三人，以旁敲側擊的方式推動第三人動手，甚至經由中間人去跟第三人溝通，如此轉手再轉手，好排除教唆的疑慮。這種旁敲側擊是非常間接的，很多時候連人名都不會提，也許僅是鼓舞第三人去做想做的事，表示萬芳館會全力支持這樣而已，由於第三人本來就想殺三一，有沒有萬芳館的支持可能都還是會動手，最多是欠一把槍，一個時間點而已。這樣不直接，缺點是有可能訊息會傳達錯誤，殺錯人或者僅造成受傷，但即便如此，成本仍是最低的，風險是最低的，殺錯人或者沒殺成功不是問題，不影響利益，多找幾個第三人，總會有人完成任務。

借刀殺人的概念並非僅有高層黑社會份子才有，事實上，所有階層的人都知道應該要這樣做，這是從上到下都崇尚的事，這也就是為何這些低階的街頭混混，不需要強壯擅打的人當老大，而是需要懂得運用資源的領袖，假他人之手完成目的，為全體獲得最大利益，降低風險承擔。既然是這樣，就應該要了解到，假設有兩個幫派相互對抗，由於兩個幫派都會精打細算成本，由於借刀殺人是所有人的基本常識，可以因此推斷，很多時候兩個幫派表面的對外相抗，實質是演義幫派的內部鬥爭。

放學時間，又是等不到獵保的一天，教室沒人，一般日常，林佳澍收拾書包，正要離開，一個人出現在教室門口。

「我去你家找過你。」

林佳澍抹上些許吃驚。

「我去我哥哥那，我叔叔不讓我住家裡。」

曹植建聳肩。

停頓。

看不出來林佳澍現在是否因久未見到好朋友感到開心，曹植建同樣也沒有特定表情，兩人顯然在衡量該說的話，像是害怕有可能說錯，友情就會碎灑一地，過去記憶直接被否定。過去的記憶不會忘記的，這是曹植建，是最好的朋友，只要生理上林佳澍這個人還在，這種記憶理論上就會永遠記得。這是一個能夠證明自己存在的人，一個證明自己活著是有價值的人，過去的特定時間以及空間，兩人相互產生的記憶是貨真價實的。友情的可貴不會在於做作的技巧，而是在於無可取代的真誠，林佳澍與曹植建相互之間有這樣的真誠，所以再怎麼樣，都不會忘記。既然不會忘記，所以不想否定，而不想否定，就會精打細算接下來要說的話。

「我確實很害怕，所以希望你哥可以出來幫忙，我沒有怪你，是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純粹是相信我哥說的，盡可能不要跟他們扯上關係，但遇到這樣的狀況，我沒有計算過應該怎麼做比較好，不知道要不要找我哥，不知道應該怎麼解決問題。」

「沒關係，陳明皇的問題已經解決了，他知道是我告密，他也動不了我。」

「你跟他講你告密？」

「對啊。」

「那他說什麼？」

「後來上課鐘響，他就回教室。」

「沒有再來找你？」

「沒有。」

曹植建點點頭。

「我也已經解決你跟米漿的問題了。」

「怎麼解決？」

「比投籃。」

「比投籃？」

停頓。

「哈，大家總覺得你很敢，總會講一些平常人不會講的事，做一些平常人不會做的事。」

「是嗎？」

「我是覺得你很有毅力，也許沒有太多人知道。」

「我不知道我有毅力。」

「我認為你知道你有毅力，你是不知道一般人沒有這樣的毅力。」

兩人交換了些許微笑。

「都放學了來幹麼。」

「我要找米漿談，他放學會來班上找我。」

「談什麼？」

「聽你這樣說，搞不好不用談了。」

「那是什麼？」

談什麼並不重要，他們兩個沒人在意，輕鬆聊個天而已，在好朋友之間很正常。

「欸。」

德光街的人出現教室。

「米漿說他得去籃球隊一下。」

「所以我們在這邊等？」

「可是等一下教室這邊就會關起來，所以看你們要去球場還是哪邊等他。」

「那就去球場吧。」

「等一下，林佳澍跟你去？」

「怎樣？」

「我覺得米漿現在不會想要在球場跟林佳澍碰面。」

「為何？」

「哈，那就不要籃球場。」

「校外天橋等他？」

「好啊。」

林佳澍拍拍曹植建的肩膀，德光街的人點頭離開。

「哈，米漿有到這麼不爽？」

「哈，我不知道。」

兩人邊走邊聊天，繞開籃球場，林佳澍轉述著上次怎麼跟米漿比罰球線，走出校門口，慢慢走上天橋，曹植建邊聽著邊笑，邊笑又邊估算。

「那你有跟黃琳容講你在你哥那？」

「沒有，我原本覺得很快就會回來，但我叔叔一直沒離開。」

天橋階梯一步一步踏上去，發現上頭有人，接著發現是一群人，像是一群人正在聽某個人說話，像是某個人正在說發生什麼事的時候大家要怎麼樣。這群人轉頭，與曹植建和林佳澍對上眼。

「啊？」

「幹，曹植建？好久沒見了。」

蕭重為張開雙手歡迎的樣子，一群人慢慢靠過來。

「不可能吧，在這邊遇到曹植建，神的安排？」

有符咒刺青的手在人群中穿插而出，輻射般的威脅迅速刺穿現場所有人，殺戮靈氣隨著陳明皇移動，誓死詛咒所有障礙。

「是的，是神的安排，因為神是在正義的那一邊。」

陳明皇指著天，允許聖龍宮的人阻斷樓梯去路。

「曹植建，你躲哪去了？」

「天地這麼大，找不到我就是我躲哪去？」

「幹，你做賊心虛，躲我們也是合情合理。」

「哼，懶得跟你說。」

陳明皇以及曹植建兩人對看，就是捨不得講出半句話。

「你知道我在意的是什麼，你也知道我在意的是合理的。」

「我沒有想要干涉我哥的生意。」

「這就是我們看法不同的地方，我認為你可以，你應該要盡力去干涉，那可是你哥。」

陳明皇縮短與曹植建的距離。

「只要你有盡力，過去的事情，神會從寬處理的。」

「我不認識你的神。」

「哼，當然，你根本沒信仰。」

「操你媽的信仰，信仰就是一堆白痴問題和白痴解答。」

陳明皇張開雙手，對著所有聖龍宮的人。

「我是不是一再說過，沒有信仰的人不能干涉我們的事，他剛已經說他沒信仰了，他哥哥一樣沒信仰，到底為什麼我們聖龍宮要被這種人搞得這樣烏煙瘴氣。」

聖龍宮的群眾紛紛點頭，陳明皇接著搖搖手。

「到底為什麼我們的信仰要這樣被你汙辱？」

「因為你的信仰不是信仰。」

語言之所以細膩，是因為人的差異是很細膩的。信仰是個名詞，每個人都有些許不同的定義，廣義地看也許相同範疇，微觀地看則有諸多差異。林佳澍背靠天橋牆面，大言不慚。

「你的信仰不是金剛經，不是易經，只是你的胡說八道詮釋，沒人聽得懂，沒人知道那是什麼，都是你說了算而已。」陳明皇像是想要忽略這番話，但顯然所有人都已經受影響，似乎必須得將焦點從曹植建轉到林佳澍不可。

「我早就說是我告密，既然知道不是曹植建，卻還是找他麻煩，表示你並不在意誰告密，你只是怕大家不再相信你的信仰。」

「是你搞不清楚信仰是什麼。」

「我真的搞不清楚，獵保要你把我丟下去你卻沒動手，為何，也是因為信仰？」

「我要把你丟下去可不用看日子，跟獵保沒有關係。」

「你沒動手，是因為你不想讓別人覺得你的信仰到頭來只是被獵保利用的工具，你沒動手，是因為你知道我不怕。」

聖龍宮的群眾沒有說話，所有人目光投向陳明皇。

「我不知道你怕不怕，我沒有在意你怕不怕。」

陳明皇身體相當放鬆，不像在準備動手，但就這麼瞬間，伸出手向著曹植建的脖子，曹植建要伸手阻擋，一群人上前壓制，能量正快速匯集在這個瞬間。

「林佳澍，對於你講的話，我要感到驚訝嗎，像是你是故事主角，突然明白什麼鳥屁，而我需要像配角一樣很意外？」陳明皇掌控劇情，操弄台詞。

「不用，完全不需要，是你想太多了，你不是主角，你是局外人，你在狀況外，你也沒影響力。」

陳明皇個頭不高，但握力十足，曹植建逐漸被舉起來。

「換句話說，把你從這邊丟下去，對情勢沒有任何影響，對於我們的信仰也沒有任何影響，何必勞神費力處理你，林佳澍，你沒這個價值。曹植建不一樣，他也許是配角，但他不是沒有價值的配角，他是會影響劇情的配角。」

林佳澍推開旁人，上前靠近陳明皇。

「不對，不是這樣，你要聽有價值的建議？」

林佳澍一臉無所無謂，貼著陳明皇的耳朵。

「把曹植建丟下去，沒有辦法為你的信仰增值，你的信仰一樣薄弱，一樣沒有足夠吸引力，不如這樣，你把我丟下去，我死了你來拜我，我做鬼來保證你的信仰。」

陳明皇眼露怒火。

「你好大的膽子。」

「欸。」

米漿出現在天橋，所有人動作暫停。

「曹植建，陳明皇在這是怎樣？」

「他自己在這的，我可沒找他。」

不確定米漿看不看得出來這裡的情況，一群人就這麼擠著納悶。

「你們約在這邊見面？」

威脅氣氛被疑惑橫掃，米漿和陳明皇雙雙露出問號。

「曹植建，你是要我跟陳明皇談？」

「碰巧在這遇到，我沒有約他。」

「你要跟米漿談什麼？」

「我先搞清楚，你跟我說你陳明皇來這是碰巧，當我白痴嗎。」

三角對話錯綜複雜，越簡越亂。大家像是在思考對方出現在這裡的可能，一時之間張口沒開口。

「米漿，是林佳澍去告密，你有問題找林佳澍。」

「我跟林佳澍已經沒有問題了，沒興趣找他，跟曹植建過去的所有事也都一筆勾銷，現在是要談新的事情。」

「有什麼新的事情？」

「你叫曹植建嗎？我要跟曹植建談，又不是跟你。」

「哼，我知道你沒有事需要跟曹植建談，你是有事要跟他哥談。」

「又怎樣，你管得著？」

「我提醒你，米漿，聖龍宮不需要靠賣那種東西來生存，有信仰的人不需要那種東西。」

「由不得你，陳明皇。」

「曹植建，聽說我，德光街積貨有壓力，賣不掉是算他們頭上。」

「喔，這樣？聖龍宮已經很長時間沒有像樣收入，你陳明皇有辦法？」

米漿搖頭否定，但陳明皇執意於曹植建。

「曹植建，只要告訴你哥，我們聖龍宮不接這種東西，我跟你之間所有事情一筆勾銷。」

「我跟你之間沒有任何事。」

「哼，如果你幫你哥接回生意，那我跟你之間就有事。」

陳明皇用刺青符咒的手輕敲曹植建胸膛。

「你又知道我是要談生意？」

「當然，這些話又不能在電話說，只好現場談，不是嗎？」

曹植建像是在心理驗算沒有回應。

「白爛，陳明皇，他不談，別人也會找我談。」

「誰，林佳澍嗎？」

停頓。

「陳明皇，現在是怎樣，你要僵在這？」

「我想怎樣要看你臉色？」

「我沒有跟你擺臉色，我有事情要跟曹植建談，你他媽的在
跟我青番。」

「我也有事要跟他說啊。」

「好小，陳明皇，你閃邊好不好。」

「好笑，米漿，你一個人在這敢這樣說也算有種。」

「我一個人？噴，陳明皇，你瞎了。」

視線帶到天橋下，停著無數台摩拖車，來者並非善類，顯然
有所準備。

「哈哈，幹你老師哩，這麼大陣仗在下面等你一個，我不知道你他媽的米漿已經到這種檔次了。」

「哈哈，就跟你說了，沒見過世面的話我可以教你。」

「哎唷，你米漿沒這個實力啦，少在這邊跟我客氣，還真以為是德光街第二把交椅？國中生而已，勉強，別當真啦。」

「你在講聖龍宮吧，跳個八家將就以為自己是神了。」

「哈，操你娘哩，跟神沒有關係，神沒有辦法阻止你從這個天橋被丟下去，神也沒辦法干涉你的人會不會接住你。」

「操你個雞巴毛哩，陳明皇，你他媽的今天要搞我就對了。」

「我哪這個實力搞你，我只是跳八家將的國中生而已。」

「就是嘛，我也只是要找曹植建嘛。」

「可是找他是為了交易，只要成交就是搞我們聖龍宮啊，幹，我總不能明知道還視而不見吧，我就說了，我們聖龍宮不要這種東西。」

「陳明皇，幹麼，我們的關係不是這樣吧。」

「原本不是，直到今天你硬要推這個交易，欸，當初是你們要接這個生意的，做不來不要推回來。」

「幹你娘哩，我想推回去就推回去。」

「你要推回來，我們就要配合，我哩幹你娘，聖龍宮什麼時候跟你們德光街這麼麻吉了。」

「本來就你們的業務，撿回去剛好而已嘛。」

「不對，不對，這本來就不是我們的業務，是有人不務正業，不是我們聖龍宮該有的，你不能硬推回來。」

「不是我硬推回去，是你們也有需求嘛，一開始梯田接的時候，你們有意見，現在還給你們，也有意見，幹，都你們在講就好。」

「有意見的是童示同，可不是我，我很樂見你們撿走這個業務。」

「是梯田撿走，可不是我。」

「原本是梯田，我們兩個都知道為什麼現在是你。」

「對嘛，所以你知道我有難處嘛。」

「那你也知道我的難處嘛。」

「幹你娘啦，你在那邊跟我玩個什麼雞巴毛啦。」

「幹，是你在那邊雞巴。」

「好，不能談是吧，要幹起來就對了？」

「我沒有要幹起來，是你他媽的要幹起來，操，換作你是我，你會怎麼做？」

「很簡單啊，你離開，留下曹植建就好。」

「不對，不對，神不會這麼做。」

「神雞巴啦，幹你娘啦。」

「不然這樣，你跟我講你要跟曹植建講什麼，我來幫忙。」

「陳明皇，你他媽的不要跟我玩這種懶趴毛好不好，幹你老師哩。」

「怎樣，有什麼話不能跟我講的，當我是啞巴還是聾子喔？」

米漿緩了緩節奏。

「陳明皇，我今天不是要跟曹植建談，我要押著他直到見到他哥。」

大家像是恍然大悟但隨後一想又像聽不懂的樣子，一竿子的納悶不知怎麼反應。

「所以是綁票？」

「這叫擄人勒贖吧。」

米漿與陳明皇笑了出來，沒搞清楚還以為兩人在相互捧場彼此笑話。

「你老師哩，聽起來像是一回事，但這樣我就更不能讓你帶他走。」

「欸欸欸，你不要跟我搞不清楚天橋下有幾台車，不會算術要跟我講。」

「你帶他走，事情就會成交，成交，不是我們聖龍宮想要看到的。」

「操你媽啦，你沒辦法代表聖龍宮啦。」

「沒有人能代表神，我們都是幫神做事的人。」

「我哩，提醒你一下，下面的人車子停好，要上來很快的。」

「又如何，他們都上來了，你被丟下去的時候誰接你？」

「你這麼關心我喔？」

「因為我知道沒人關心你。」

「幹你老師啦，在那邊嘴。」

「看你好欺負就嘴你啊。」

「喔，所以你打算永遠在這，不打算下去？」

「沒有沒有，哈哈，我打算輕輕鬆鬆走下去，而且你米漿會讓我、曹植建和林佳澍走下去。」

「為何？」

「神會這麼做，神會就這樣無所畏懼地走下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陳明皇，幹你娘，我從來不知道你這麼好笑，哈哈。」

米漿和陳明皇兩人笑了起來，笑得全場鴉雀無聲。

「好好，你老師哩，你現在走下去，你雞巴毛現在給我走下天橋。」

「那有什麼問題，哈哈，德光街第二把交椅要我下去，我就帶我的人走。」

「哈哈哈哈，你現在是三小啦，陳明皇，幹。」

兩人加強的笑聲，笑到天橋上下所有人車都像默劇，笑到全場靜音。

「我現在就下去。」

「好好，幹你娘雞巴。」

「我現在走下去，你要開幹，我留在這裡的人把你丟下去，我一個人打你們下面所有人，我沒在怕。」

「喔，幹，你這麼厲害喔，那我一定要看看。」

「還沒講完，我現在走下去，順利的話，我就不會帶人去德光街車行。」

「要來隨時歡迎啊，客氣哩。」

「我知道，我知道你們隨時歡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娘雞巴哩，陳明皇，你還真搞笑。」

「我知道對你們車行丟汽油彈沒什麼，只是警察去車行調查你們會比較麻煩。」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白爛，你這樣講我還會讓你走？」

「你當然會讓我走，你知道我說話算話，而我知道你不賭不會贏的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幹你娘的不要跟我這麼大條好不好。」

「你也沒那麼大條可以把我困在這好不好。」

「不是我大條，是你小尾。」

「我們差不多小尾啦，跟我客氣，我只是不知道你有這麼走投無路，需要搞到這樣？」

「天橋不就是走投無路的出路嗎？否則你背著童示同在這搞什麼把戲？怎樣，三一沒打算捧你就算了嘛，沒必要搞童示同啊。」

「天橋只是連接道路兩端的通道，我們這群人正要從這裡走到那裡，哪有什麼幹你娘搞雞巴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停頓。

陳明皇收起笑聲，抓著曹植建。

「不想成為下一個梯田，趕快回去藏好你的貨，貨藏好了，要砍我隨時來。」

曹植建和林佳澍走在後，跟著陳明皇走下樓梯，米漿被聖龍宮眾人圍著，靠在牆上，些微怒著表情。三人小心翼翼走下天橋，德光街的人沒有接到命令，看著陳明皇逐一穿越車陣，在緊繃氣氛下沒人妄動。

走到校門口，緊張尚未散去，曹植建把林佳澍往校園推一把，然後拍了前方的陳明皇。

「喔，要感謝我救了你？」

「我哥回來了。」

「什麼你哥回來了？」

「我哥現在跟長臉在談事情。」

「你哥？」

「所以你有問題，就直接去找他，米漿有問題，也會直接找他。」

「哼，是嗎？那原本米漿幹麻要找你談。」

「找我沒用，你剛也聽到，他沒有要找我談，他是要跟我哥談。」

「他是要用你威脅你哥，而你哥是想透過你跟他們談，因為你哥不方便直接出面，所以要你來促成交易。」

「我哥沒有要透過我跟他們談，他回來是長臉要找他談事情，你也講了，德光街有積貨的壓力，我哥可沒壓力。」

「所以是米漿要跟你哥談所以透過你？」

「是我跟米漿說我可以說服我哥跟德光街的談，但我沒有要談生意，而且有條件。」

「什麼條件？」

「不重要了，我不需要跟米漿談條件了，因為林佳澍其實都搞定了。」

「所以你回來不是要幫你哥談生意？」

米漿仍從天橋望著三人，顯然在盤算是否要過來，一群人僵著緊繃，不敢鬆懈，曹植建推開陳明皇，像是已經完成心理估算，勾著林佳澍準備走進校園。

「你搞錯了，我是為了朋友回來的。」

警車沒過多久就過來，也許校門口警衛報警，德光街和聖龍宮的人朝不同方向匆匆離開，曹植建以及林佳澍兩人回到學校後方小台子上抽煙。

曹植建以及林佳澍是相反的人抑或是相似的人，所以兩人能成為好朋友。也許這世界的組成有特定規則，可能無法從現有的度量衡來計算，或者未來量子力學有辦法解釋，難說世界真如觸感般的真實，是說，每個人都很重要的這個概念應該來自於每個人都有其獨特性。照理說，科學應該有辦法解釋是否有獨特性且相反的人出現在同一個地方可以成為好朋友，更進一步，可以解釋這樣的好朋友的相遇是否是設計的，比方說，設計一個數學模組會產生數億個具有獨特性的個體來創造偶然。

「今天你會回家？」

「我哥會跟我叔叔談，如果我叔叔就是沒地方住，也不可能趕他出門，他會沒地方去。」

林佳澍望著天空，吞雲吐霧一番，天已經黑了，這一日即將落幕。

「你哥住的地方好嗎？」

「普普通通。」

每個人問話的方式不同，似乎都有很細膩的差異，但不知道是太細膩所以不精準，或是仍然不夠細膩，不夠細膩地表達，抑或不夠細膩的接收。

「你覺得他是黑道嗎？」

「哈，我現在覺得台灣沒有黑道。」

「那是怎樣？」

「台灣是有錢人跟沒錢的人，有錢人有權有機會，沒錢的人什麼都沒有，黑道不黑道都一樣。」

「你哥講的？」

「我聽他跟別人講的。」

「幹，講的好像你講的。」

「哈哈。」

兩人又吞雲吐霧一番。

「我一直想問，呂洞賓跟你講的事。」

「說到呂洞賓。」

「怎樣？」

「幹，哈，我問我哥他有沒有遇過神，他說，有神就有鬼，會遇到神，就會遇到鬼。」

「你跟你哥講你遇到呂洞賓的事？」

「也不知道他到底信不信，現在回想，連自己都不相信了。」

「真的很怪，很難相信自己會無法相信曾經發生過得事。」

兩人似乎同時回想著。

「所以呂洞賓當然是怎麼跟你說？」

「如果我想要保護我最好的朋友，就得按照他的意思做。」停頓。

「那是怎樣？」

曹植建站起來，慢慢把香煙熄了。前方黑夜一望無際，曹植建背著前方，跳下小台子，沒有說任何話，比沉默還要安靜。林佳澍仍維持原本半躺的姿勢，看著曹植建的離開，像是在疑惑著，最後一個背影，會是什麼樣子。

友情的價值之所以是無價，除了難以獲得以外，這世界上，沒有任何友情是透過議價過程產生的，這是天然契合的連結，沒辦法強行，真要強行，也只是仿製品，沒有品質保證。沒有任何法律條文曾經嘗試定義並且保護友情，在共產社會是如此，在資本社會也是如此，人類社會有這麼樣一個稍縱即逝的精神力，卻沒有任何科技或者強權曾經嘗試保存。如此難能可貴，稍有風吹陰晴，友情就能輕易消散，到底說明了友情的珍貴以及複雜性。如果我們假定每個人真是絕對獨特，那麼兩個絕對獨特個體的友情的獨特性肯定更加複雜，也許真有一天，人類總算有智慧理解宇宙萬物的空間與時間，才有資格以及能力來研究友情的本質。

一個人在小台子上停留，陪伴著沉默，林佳澍，任由時間浸吞靈魂。

回到家的時候已經很晚了，林佳澍開門時少了猶豫，表情湊著一絲哀傷，沒有任何預期地進入客廳。意外的，客廳有人，是父親以及母親，兩人原本擁抱著，直到看到兒子進家門。林佳澍望著母親出神，像是明白了什麼事。

「我們下星期搬家。」

新家是全然陌生的環境，與舊家距離搭車要幾個小時。母親大病初癒，父親打理著所有一切，林佳澍想辦法將房間規劃到最適擺放，重組居住環境。

走在新的居住環境，也許難免會比較舊景，即便都是台北都會區，究竟還是有差別。事實是，這邊沒有聖龍宮，對面沒

有黑店，不會走進德光街的地盤，地面不會有摩托車的痕跡，莒光國中也不在這，不是熟悉的校舍走廊，蔡順佳荒廢的田地在這也看不到，不會有她的瓦斯管線佈設工程。事實是，這邊沒有陳明皇揮舞的符咒刺青，沒有時髦裝扮的米漿，沒有優雅陰柔的獵保，沒有這些威脅，沒有這些擔憂，當然，也沒有曹植建，沒有好朋友，沒能一起在學校後方小台子抽煙，這些事情在上個月還是日常，現在就成了記憶，像是過去可以輕易奪走一個人的一切，一點辦法都沒有。

新的街道其實無異，大同小異的小吃和便利商店，相同密度的高樓大廈，面對的是相同強度的地震和颱風。林佳澍得適應新環境，這是好機會可以重新創建自己，也許會有不同的幫派，全新的威脅，也許找得到像曹植建那樣的好朋友，無上限的包容以及理解。

過去，用了居然作為句號。

離開前，獵保出現在學校，找了林佳澍。

「我很失望你上次沒有實現你該實現的承諾，完成該有的任務。親愛的，這是很簡單的任務，將曉文帶到我跟你說的地方，我沒有辦法理解有什麼可能你會無法完成。我仍然很喜歡你，仍然覺得你很有格調，我只是很失望很失望。

這幾天我就在想，應該要怎麼辦比較好，是不是有什麼你說不出口的事，才會有這些問題。我明白你家裡最近發生的事，一定讓你很不好受。我看你爸，現在應該有很嚴重的藥物問題，我知道他去哪家診所拿藥，知道他在做怎樣的治療，說到這個，我是可以幫忙的。

我決定再給你機會，我告訴蔡順佳，林佳澍這小子還可以，年輕不懂事而已，我們不用特別教訓什麼，再給你機會就好，你會懂得珍惜的。

我知道是你告訴警察，害童示同被抓，但我不知道的是，這個警察想要拿你當線人。我在說的是，林福德應該跟丞相有往來。丞相是我們和平會迅龍堂堂主，長期跟我們太平堂作對，我們懷疑他其實是臥底。今天警察找你當線人，你就按照他的意思幫他收集資訊，我需要你做的很簡單，告訴我你告訴林福德什麼事就好。」

離開前的一個夜裡，蔡順佳的瓦斯行發生爆炸，像是軍事砲彈攻擊，整個建築被炸成廢墟，附近鄰居的玻璃全被震碎。警方掌握證據這並非意外，而是人為蓄意造成。林福德用自己的方式快速逮到作案的人，一個國中生，梯田，雖然極力否認，但所有證據都導向梯田就是犯案人，德光街雖有派出律師，卻很快結案，梯田將在牢房渡上好一陣子。這個爆炸案是社會大事件，所有新聞報紙都放在頭條，破案後，傳言林福德將會獲得升官。

爆炸事件延伸了瓦斯管線布局計畫，讓現任市長邢維安陷入政治危機，媒體報導了現行瓦斯管線佈設工程曾經發生過工安意外，還未裝設完全的管線被誤灌水泥。在獲得加速完工的保證後，蔡順佳把所有正在進行的工程替換成太平堂的團隊。聖龍宮附近插滿企鵝以及林俊梁的競選旗幟，其中的口號就是佈設安全以及便利的瓦斯管線。聖龍宮旁邊的店面完成裝修後將會是天然瓦斯公司，未來附近居民可以來這邊申請天然瓦斯的相關業務，負責人是蔡順佳，裡面擺放著呂洞賓的神像。

林俊梁將服務處開設在德光街，未來馮計堂會打理這裡所有的大小事。米漿獲得在明星高中籃球教練前展現的機會，現在欠缺的是基本學科需要達到最低標準。三一保留曹植建哥哥為聖龍宮決策者的位置，同時選擇了陳明皇作為新的八家

將帶頭。童示同雖仍為八家將成員，但氣不過當三一詢問每個八家將成員意見時，都選擇了陳明皇，特別是黃漢廷，最讓童示同過不去，一次放學兩人單獨面對面，就這樣失控地把黃漢廷打死。這是悲劇，早上親人看著孩子一般上學，晚上卻接獲警察告知自己的孩子被活活打死。童示同向警方承認自己失手，他將永遠被逐出聖龍宮，且已經有前科，將面臨嚴重刑責。

新的房間有新的秩序，連孤單都是新的樣貌，單色系牆面埋住壁櫃，像是密封實驗空間。林佳澍躺在房間中間，播放呂洞賓的錄音帶，應該打算想要聽那首還未發行的音樂，但意外的是，原本空白的部份，變成有呂洞賓的聲音。

「能量傳遞，此消彼漲，除了妥善保存以外，高效輸送更是重要。能量不是妥善保存就不會消散，就算找到超高密封盒子，能量還是會找到空隙消散，因為不斷傳遞，是能量的特性。所以要保存能量，重點不是在於鎖住能量，而是確保有效傳遞，將消散的能量再轉換回來。

宇宙就是一個能量傳遞平台，容納相當巨大的能量，以不同方式分散儲存在不同星球，爆炸、相撞、誕生、死亡，都是在儲存能量、釋放能量、傳遞能量。

創造了宇宙，接下來就是怎麼控制這些能量傳遞，要有一個聰明的方法，以及一個可以操作的界面。就像一個巨大空調裝置，可以傳遞能量來控制空間溫度。首先需要創造傳遞能量的方法，來有效控制能量傳遞，再來就是需要一個操作界

面，來操作所需溫度。所以創造一個方法，叫做自然法則，而界面，就是自然。

這裡有趣的是，自然法則也是宇宙法則，自然是宇宙的縮影，在極其微觀的量子物理世界，是相互連結反應的，就像是一個物體，你以宇宙的角度來看是個星球，以自然的角度來看是個生命，生命反應星球，生命在自然發生的事，就是星球在宇宙發生的事。宇宙法則就是每個能量都必須獨特，這是碰撞、傳遞的要件，如果每一個星球都相同，質量、引力都相同，那永遠都不會有碰撞，那這樣就沒有能量傳遞。自然法則也是，每個生命個體都是個能量，也都必須獨特，這樣才能相互吸引、碰撞，好傳遞能量。」

新家附近有一間樂器行，林佳澍在外停留，沉著沒半句話，眼神像是陷在不同時間。電吉他、電貝斯，包含金屬、木頭等等材質，在許多人眼裡無論怎麼組合這些材質，可能只是無靈魂物件，但對於林佳澍卻有不同態樣，畢竟林佳澍的哥哥想要成為音樂人。

「要能夠確保每個生命都獨特，我們的作法是從量子的部份來設計。每個量子在崩解前有各種狀態，一旦崩解，狀態便確定，且保證會與其他量子不同，這樣就能作到獨特。獨特是演化的要件，是相互刺激的動力，生物經由演化不斷升級，能量可以不斷提高傳遞的精準度和單位量。

每個生命包含心理和生理都是絕對獨特，感受不同，記憶不同，相同資訊經過處理會有不同結果，個體生命沒辦法處理所有智慧，但由於獨特性，所有智慧仍然會在不同生命被體現並發展。」

走進樂器行，有人正在彈著吉他，這個人在樂器中慢慢現身，林佳澍似乎認得，哥哥提過這個音樂人，是暢又澍。這不是成功的音樂人，默默無名，但他翻唱了金屬製品的〈進入睡魔〉，非常吸引林佳澍。

「我是神，我沒辦法干涉自然界蓄意讓你遇到誰，這會破壞演算法，我沒辦法改變你的基因，這會破壞你的功能，我能做的，是透過溝通讓你改變人生，好在未來進行能量傳遞。」

不過，現在吸引林佳澍的，是正在彈奏的〈Wonderwall〉，這是綠洲的歌，代表林佳澍記憶的歌。有人認為這就是一首流行歌，甚至覺得俗氣，是暢又澍一個人彈奏，連樂器行的員工都沒興趣聽。

副歌的部份，重複著

也許你可以成為拯救我的那個人

林佳澍的英文能力很有限，肯定還聽不懂，所以他不會連結是否有誰可以成為拯救他的那個人，他只是聽著。他看起來有獨特的哀傷，像是渴望自己可以成為有用的人、優秀的人的樣子，同時對自己的無能為力感到無奈，像是並不想妥協承認自己不夠好，但又被迫接受這就是事實。像是被囚禁的人，被困在次等牢獄，不值得好的東西，因為他不夠好，如果有人可以來拯救他，或者是在乎他，就算只有一首歌的時間都好，就算是假象都好，有，都比沒有好。

「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呼，你不僅跟曹植建分開了，還遠離了聖龍宮，真是天助之助啊。如果你對自己有所質疑，聽好，活到不會再質疑自己，如果不是今天，那就會是未來，靠你自己，成為你要的樣子。」

看不出來林佳澍的哀傷夠不夠讓淚水潰堤，他只是站在那，孤單地浸著異國聲音。

環顧頂樓，邊緣攀爬著廉價水泥牆，地板有著零散破碎的磁磚，這裡像是無人之境，時間過得絕對緩慢，在人造之顛，卻毫無生機。頂樓到底是頂樓，任何城市的頂樓都是一般樣，城市景色，無論是否是美景，總之不太有人來，這裡總之，就算是特別的，仍然是不值錢的一個地方。一棟建築，無論幾層樓，總有頂樓，總不能賣錢，總沒人要買。

「如果已經被社會證明沒有價值，那其實就沒有活著的意義，不是嗎？以數學來看，你的所有付出都是低價值，對於這個世界的貢獻趨近於零，最後變成純粹浪費資源的社會物件，也許沒存在反倒可以帶來好處。」

林佳澍獨自站在樓頂，閉著眼睛。

「如果沒有家產可以發揮，現今社會給一個人另外證明價值的方式就只剩學歷，換句話說，一旦沒有辦法用學歷來證明自己，這個人就是沒有價值的人。沒有價值代表沒有尊嚴、沒有基本生活、沒有機會、沒有思想的權利。」

仍舊沉默閉著眼睛沒有說話。

「這是可怕的事實，一個人的價值低於一台自動車床加工機，或者是可以進行對話的機械人，生物的價值低於機械，從來沒有人想過。機械是科技發展的初階，生物才是科技發展的終極，生物事實上可能是一種經由設計的科技結果，但這個終極卻是毫無價值。」

「這說明了社會缺乏衡量價值的手段，並不是生物毫無價值。」

眼睛閉上，也許就看不到對面有人跳樓，所有幻覺被黑色抹乾，直接面對自己，專注對決自己。

「我還真的花了很多時間才明白，原來你就是我。我沒有哥哥，是你讓我以為你是我哥哥，我們其實是同一個人。」

第一次，你嘗試跳樓，卻沒有死，身體的求生機制啟動了我，但強度還不夠取代你。於是你嘗試第二次，在密閉空間開瓦斯試圖自殺，家裡是用瓦斯桶，很快就見底，所以又沒能死，只是暈過去，沒注意的是，母親也在房間內，差點死掉，父親救了兩個人，後來母親住院治療，而你，醒來後便被我取代。」

停頓。

「也許你見到母親後，喚起了記憶。」

「也許吧。」

停頓。

「但你還是想死，所以你不斷嘗試說服我也自殺。」

「我認為我是在陳述事實。」

「我不會說那是事實，我會說那是看法。」

「怎麼說？」

「這是你的看法，並非適用所有人。」

「我認為所有人都適用。」

「價值是交易後才產生，但不是絕對價值。尚未交易前的定價是取得成交的手段，不表示客觀上的絕對價值。所以交易發生前，沒有所謂的沒有價值這件事，交易後的價值也只是取得成交的價值，並非絕對價值。你講的價值，都是透過交易後的價值，相對低的成交價，只是為了獲得成交的價值，這些都不是絕對價值，當然也就不是絕對低價。」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在講什麼，也不知道你的絕對價值是什麼為基礎，實際上價值不可能不透過交易產生，產生後的價值就是結果，這個結果，就是一般人要存活，必須要透過交易行為來換取生活所需的結果，而且所換取的報酬是相當低廉的，就是這個樣子。」

「沒錯，但價格不是一次定生死。大部分的人是因為需要爭取時間便妥協好等待機會，所以接受了比自己預期低的價格

，明白社會衡量價值的機制不夠全面，用時間來換取機會。現階段不滿意價格，重新尋找買家，重新包裝產品或者服務，這是社會上每個人汲汲營營在努力的事。人的一輩子就是在尋求議價空間，為自己爭取更高的價值，可以放棄議價，也可以爭取到底。」

「我假定價格一次定生死，是因為我認為我們沒有再次議價的籌碼，就算有時間可以再次議價，也沒有議價的優勢。先不談時間是不是成本，或者你有成本可以等待，好，那就是有再次議價的機會，但仍然沒有優勢，沒有辦法取更高的價值。或者說，取得了帳面上更高的收入，但實質上是更低的價值，因為通貨膨脹等等因素，更高的收入遠不及所需物品購買成本的增量。會這個樣子，是因為每次議價過程，我們這種人都沒有優勢。自己創業，沒有背景，沒有人脈，銀行不給貸款，同樣也是因為沒有優勢。沒有優勢就代表妥協是必然，被利用是必選項目。」

「妥協很多時候是雙方讓步。」

「你假定妥協不會有一面倒的情況，但我說一方完全沒有優勢的話，這個妥協就是一面倒，沒有兩邊都需要妥協。我不知道衝突是不是一種極致的競爭，不確定進步、演化，是否非得要競爭，但你要知道，所謂的議價，就是衝突。之所以要議價，是對於價值看法不一，這是需要被解決的衝突，而解決要成本，所以有產階級有絕對優勢，有優勢的一方可以決定價格。」

「不會總是一面倒，每個人都有獨有的議價能力。」

「像是什麼？」

停頓。

「我知道，你是下一個版本，你有絕對自我保護機制，這足夠讓你相信許多盲點，找一堆理由合理化。你要說人生是議價過程，可以，我再說一次，議價要成本，才能撐過時間找到願意出高價的買家，但無論有幾次機會，議價是衝突，是優勢比較，沒有優勢就永遠都沒有辦法成為決定價格的一方，永遠法高價銷售。」

你具有很強的主觀意識，如果跟我一樣絕對客觀，你就會死。我想你知道你的盲點，但就像我說的，你是下個版本，你會尋找理由。」

「你是前一個版本，你有絕對毀滅機制。」

「而且你知道為何，因為我沒有忘記的功能，這讓我處理任何資訊都會產生極大壓力，再產生巨大的憂鬱迴響。」

停頓。

「我們有成就事情的動力。」

「什麼？」

「每個人都有獨有的議價能力，你剛問那是什麼，我說，我們有成就事情的動力。」

「講好聽是夢想。」

「是的。」

「講難聽就是個人欲望。」

「也許是。」

「即便如此，不能改變議價時沒有實力的事實，這是動力，僅用來驅動人做事，有欲望沒達成，那就是失望，這樣有何意義。」

「仍然有。」

「你太樂觀了。」

「並非所有事情都是金錢才能做得到，這些事情甚至不見得需要經過議價過程。」

「會有什麼事情不需要經過議價過程而有價值的？你想想你講的話，既然說價值是交易的結果，沒有交易就不會有價值，做沒有價值的事情有什麼意義。」

「價值還沒有產生並不等於沒有價值。」

每個人都以特定的方式在傳遞能量，想法溝通，衣著打扮，工作方式，喜好厭惡，都是傳遞能量。沒有金錢是事實，但周遭的人總還是能感受到個人特質，絕對獨特的特質，或者說，這就是一個人這輩子要盡力為自己爭取的事，用各種方

式傳遞獨特性，這個方式不行，換另外一個方式，這個人用這個方式行不通，會有人承接這樣的精神力。」

「我說了，你是下一個版本，講再多，還是沒有辦法否定議價過程需要成本支撐，沒有成本，什麼都沒有。我們在這個社會不會是精英，沒有學歷，沒有背景，除非真有運氣，否則這輩子僅是具有獨特性的悲劇，你要演活這個悲劇，我尊重，但我不要。」

林佳澍睜開眼睛，面對的是城市高樓大廈，獨一無二的高樓大廈們，在街頭巷角為自己爭取空間。

「所以呢？」

「我知道，再這樣下去，我總是會被你說服的，所以我要活著，就得擺脫你。」

「擺脫是優雅的動詞，死，是直白確切用法，但是，我死，就是你死。」

「不見得。」

停頓。

「不見得？」

「不見得。」

停頓。

「這是什麼邏輯文字遊戲嗎？」

「這可能是邏輯問題，但我不會說這是文字遊戲。」

停頓。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如此，還是說其實不是字面上的意思。」

「我說了，這是邏輯問題，不是文字遊戲。」

停頓。

「坦白說我很意外你沒有計算到有這個可能。」

「也許我計算到了，但排出這個可能。」

「哈哈哈。」

「哈哈哈。」

「講真的，我們很久沒笑了。」

「真心地笑，確實很久沒有了。」

「若沒有辦法真心地笑，人生就不值得活下去？」

「哈哈哈，你要知道，喜劇和悲劇是一體兩面，是極其相似的。」

停頓。

「可能你排除的可能就是我的可能。」

「可能，就像我覺得沒價值的事可能你覺得有價值。」

「可能。」

停頓。

頂樓邊緣由水泥牆界定界線，跨過，便隨著時間以及空間被地球折疊墜落地面。走到水泥牆，林佳澍朝下望了一眼，下方是忙碌城市的底線，假定有上百人來回走動，肯定沒有半隻眼睛往上注意。

「這個可能是，每次自殺失敗，這個身體都會增強你的主宰力，削弱我的存在。」

「沒錯。」

「所以你要再嘗試自殺，重複自殺失敗，也許最後就可以殺死我。」

「沒錯。」

停頓。

「你知道我不在乎，我本來就想死，我不想活著被奴役。」

「我知道。」

「你知道，對我而言，我是絕對贏面，是你在承擔所有風險。」

「沒錯。」

「若真的我死了，你會怎麼活？」

「可能我將不再特別，但我將不孤單，可能我還是特別，但我將存在得有意義。」

「假設你變得特別，與眾不同，你會很孤單，會是一個人，旁人無法理解你，聽不懂你，你也感受不到任何人欣賞你任何部份，甚至誤解別人對你的看法。」

「我活著是為了我的獨特活著。我必須得活著來塑造我的獨特，活越久，越孤單，但越孤單，便越獨特。」

「為什麼，為什麼這樣的人生值得活，這有什麼價值。」

「價值是自己定義的，所有商品或者服務的價值都是提供者定義的，定價之後，嘗試議價，也許是失敗收場，但有嘗試的機會是大於零，不嘗試的機會等於零。」

「即便這個是純粹折磨的過程，也值得？」

「用這個過程來換取成交的機會，值得。」

停頓。

「一個人存在的價值是自己定義的，用這輩子盡全力證明自己，犧牲的多，犧牲的少，都是自己證明自己的方式。」

「我不確定你以為自己在講什麼，我不確定你以為你能犧牲的是什麼。」

林佳澍挨著頂樓邊緣的水泥牆，神情篤定。

「我沒有什麼不能犧牲的。」